秋园

杨本芬 著

1914年，世上有了“秋园”这个人。1918年，汉语有了“她”这个字。秋园来过，挣扎过，绝望过，幸福过。今天，她80岁的女儿，把普普通通的她，讲给世界听。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VISIT…

LANZAROTE Caliente.com

图书在版编目（**CIP**）数据

秋园/杨本芬著.——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20.6

ISBN 978-7-5596-4066-6

Ⅰ.①秋…　Ⅱ.①杨…　Ⅲ.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　Ⅳ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20）第037086号

秋园

作者：杨本芬

策划：乐府文化

责任编辑：李伟

特约编辑：信宁宁

装帧设计：唐旭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（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　100088）

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

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制

110千字　787毫米×1092毫米　1/32　印张8.75

2020年6月第1版　2020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4066-6

定价：38.00元

版权所有　盗版必究

2020年6月第1版　2020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4066-6

定价：38.00元

版权所有　盗版必究

目　录

版权信息
自序 厨房里的写作
第一章 洛阳 南京
第二章 山起台
第三章 花屋里
第四章 黄泥冲
第五章 赐福山
第六章 跑
第七章 归
代后记 解命运的谜

目　录

版权信息
自序 厨房里的写作
第一章 洛阳 南京
第二章 山起台
第三章 花屋里
第四章 黄泥冲
第五章 赐福山
第六章 跑
第七章 归
代后记 解命运的谜

自序　厨房里的写作

厨房大概四平米，水池、灶台和冰箱占据了大部分空间，再也放不下一张桌子。我坐在一张矮凳上，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，在一叠方格稿纸上开始动笔写我们一家人的故事。

那年，我的母亲——也就是书中的秋园，她的真名是梁秋芳——去世了。我被巨大的悲伤冲击，身心几乎难以复原。我意识到：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，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迅速被抹去。在不算遥远的那一天，我自己在这世界上的痕迹也将被抹去，就像一层薄薄的灰尘被岁月吹散。我真的来过这个世界吗？经历过的那些艰辛困苦什么都不算吗？

那一年，我六十来岁，人生似乎已不再需要目标与方向，只需顺天应命。但我开始干一件从未干过的事情：写作。

我一生都渴望读书学习，这个心愿始终没能很好地实现。这一生我都在为生存挣扎、奋斗，做过许多活计：种田、切草药、当工人、做汽车零配件生意……从未与文学有过交集。迄今我也并未摆脱生活的重负：老伴年事已高，有糖尿病和轻微的老年失忆症状，我必须像个护士一样伺候他。

然而，自从写作的念头浮现，就再也没法按压下去。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，灶头炖着肉，在等汤滚沸的间隙，在抽油烟机的轰鸣声中，我随时坐下来，让手中的笔在稿纸上快速移动。在写完这本书之前，我总觉得有件事没完成，再不做怕是来不及了。

常常才写几行，泪水就模糊了眼睛。遥远的记忆被唤起，一些消失了的人与事纷至沓来，原本零星散乱、隐隐约约的回忆，在动笔之后互相串联，又唤醒和连接起更多的故事。我也感到奇怪：只要提起笔，过去那些日子就涌到笔尖，抢着要被诉说出来。我就像是用笔赶路，重新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。

我写了我的母亲梁秋芳女士——一位普通中国女性——一生的故事，写了我们一家人如何像水中的浮木般随波逐流、挣扎求生，也写了中南腹地那些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。这些普通人的经历不写出来，就注定会被深埋。

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写这个故事，稿纸积累了厚厚一摞。出于好奇心，我称过它们的重量——足足八公斤。书写的过程，温暖了我心底深处的悲凉。

人到晚年，我却像一趟踏上征途的列车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力推着我轰隆轰隆向前赶去。我知道自己写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，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。

常常才写几行，泪水就模糊了眼睛。遥远的记忆被唤起，一些消失了的人与事纷至沓来，原本零星散乱、隐隐约约的回忆，在动笔之后互相串联，又唤醒和连接起更多的故事。我也感到奇怪：只要提起笔，过去那些日子就涌到笔尖，抢着要被诉说出来。我就像是用笔赶路，重新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。

我写了我的母亲梁秋芳女士——一位普通中国女性——一生的故事，写了我们一家人如何像水中的浮木般随波逐流、挣扎求生，也写了中南腹地那些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。这些普通人的经历不写出来，就注定会被深埋。

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写这个故事，稿纸积累了厚厚一摞。出于好奇心，我称过它们的重量——足足八公斤。书写的过程，温暖了我心底深处的悲凉。

人到晚年，我却像一趟踏上征途的列车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力推着我轰隆轰隆向前赶去。我知道自己写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，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。

第一章　洛阳　南京

一

下了几天的雨，洛阳市安良街的屋檐下满是积水。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光着脚丫，裤管卷得老高，转着圈踩水玩。水花四处飞溅，女孩一门心思戏水，母亲走近了，她还全然不知。

妇人火冒三丈道：“男不男女不女，打起个赤脚玩水，回去非得给你包脚去！”边骂边拽过女孩的胳膊带回家去。

这是一九一九年，女孩名叫秋园。

她们的家是一个药店。朱红色大圆门上方嵌着斗大的烫金大字“葆和药店”。进得门去，光线骤然一暗，里面是个颇大的店堂：四壁都是酱色木柜，一格格密密麻麻的小抽屉上贴着细辛、白芷、黄芩、辛夷、羌活、麻黄、牛蒡子、夜交藤、紫花地丁等各类中草药名称；一排半人高的柜台正对大门，伙计在柜台后面接待按方抓药的顾客；柜台左边一扇乌金屏风隔出一块地方，里面一方红木大书桌，桌上搁着毛笔、砚台，那是药店掌柜梁先生给病人把脉诊病的地方。

秋园的父亲梁先生是个能干人，四十来岁，医术在当地口碑甚好。店铺墙上挂满了“华佗再世”“妙手回春”之类的匾牌。难得的是，病人不管有钱没钱，他都一视同仁。梁先生还从老家南阳将自己当眼科医生的舅舅接了来。这位舅舅除了给人看眼病外，还自制中药眼药水，如拨雾散、一滴清等。

穿过店堂，又是一朱红大圆门，进去是个大园子，种有各类花卉草木。园中有口深井，井上架着辘轳。花园两旁有数间平房，一间是烧火做饭的厨房，一间专门用来加工中药，还有一间是接待女客处。这些女病人不是大家闺秀就是小家碧玉，有些难以启齿的妇人病就和太太讲，再由太太告诉掌柜的。

这所宅子的第三进才是居家住人的地方。雪白的院墙上画着松鹤延年的图画。墙内住着梁先生、梁太太、秋园和她的两个哥哥秋成、秋平，还有梁先生的舅舅以及四个伙计。算是个大家庭。

梁太太把秋园带进房间，二话没说，一把将她按在椅子上，拿出一块约莫四寸宽、五尺长的白布，立马要给女儿裹脚。秋园又蹦又跳，哭闹着不肯答应。梁太太恶狠狠地朝着她的小屁股啪啪啪几巴掌，边说："不裹脚怎么行？长成一双大脚，嫁都嫁不出去！你会变成梁大脚，没人要，丢我的脸。"

秋园对这番话似懂非懂，但看到母亲那架势，这脚是非裹不可了。周围的女人都是裹脚的，脚越小越美。最标准的小脚可以放进升筒[1]里打转转，谓之三寸金莲。那些小脚女人走路像麻雀、像小鸡，在地上一跃一跃的。

裹脚是件大事，一般都由母亲来完成。女孩裹完脚后，有的母亲会把女儿抱上一张大桌子，让她站好，然后一把推下桌子；有的母亲会拿着鞭子抽打女儿，小女孩疼得厉害了就跑，一跑就摔倒了。这样做是为了让足骨摔碎，变成畸形。也有少数乡下姑娘小时候没裹脚，及至长大去相亲时，就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一双脚不知往哪里放好，只能穿很长的裤子罩着或用曳地长裙盖着。

可怕的裹脚落到了秋园头上。好在梁太太既没有将她推下桌子，也没有追打她。梁太太左手抓住秋园脚前掌，右手抓住脚后跟，双手同时用力朝中间挤……光这工夫就够秋园哭得声嘶力竭，喉咙都哑了。梁太太挤了一阵后，用右手抓住女儿的五个脚趾使劲捏拢，左手将准备好的白布一道道缠上去，缠紧后又用针线密密麻麻地缝上。秋园又哭又叫，梁太太也流泪了，手上却一点没松劲。

第二天，趁着女客来访，梁太太不在跟前，秋园偷偷寻出剪子，把脚上的线拆了。解开白布后，四个往脚心收拢的脚趾一点点弹开……那双脚兀自颤动，抖个不停。

这事当然瞒不过梁太太。当晚秋园便被她喝令跪在地上，挨了顿重板子。梁太太边打、边骂、边哭，可哭归哭，手上的劲却一点不松。

经过一段时间锥心刺骨的疼痛，秋园原本漂亮的脚便失了原来的形状。

过两年，秋园被送到一个私塾发蒙。老师是东街的一个秀才，六十多岁，戴一副老花镜，留着山羊胡子，穿一件深灰色长袍。教室是一个大房间，一头放一张四方桌子，桌上放着笔墨纸砚，还有一块竹板。竹板一面红、一面绿，一头宽、一头窄，窄的一头用来捏握。通常，竹板绿色的一面朝上。如果学生要上厕所，就走到桌前将竹板翻个面，让红色朝上，等从厕所回来，再将竹板翻过来。

如果学生打架、骂人，老师就用这块竹板打屁股。如果学生上课讲话或背不出书来，老师就用竹板打手心。在这里读书的学生个个规规矩矩，走不摇身，行不乱步。

女学生读《三字经》《女儿经》《百家姓》，男学生读的是《孟

子》《幼学》《增广贤文》。老师念一句，学生念一句；学生念熟了，老师便讲解文意。此外，还教毛笔字、教打算盘。学生抄字、背书时，老师便坐在桌边抽烟、喝茶。学生上课期间是不休息的，直到饭点才准回家。

秋园在私塾读了一年，学了点“女儿经，仔细听，早早起，出闺门，烧菜汤，敬双亲”之类，便被梁先生送去了洋学堂。梁先生是个跟得上形势的人。现如今都流行上洋学堂，也不兴裹脚了。秋园裹了一半的脚被放开，那双解放脚以后就跟了她一辈子。

二

隔了些年，大哥秋成十九岁，准备娶亲了。秋成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医，预备子承父业。

天下不太平，张作霖、阎锡山、吴佩孚打来打去。今天北边的军队走了，明天南边的军队来了，日子过得提心吊胆。有大姑娘的人家尤其不得安生，时不时就会传出哪个村的大姑娘被路过的兵奸了，第二天跳进门前水塘淹死的消息。

离洛阳城不远有个余家村，一户人家有五个女儿，家人整天都提着心，就怕闺女的名节毁在兵士手上，到处托人说媒，想把闺女早日嫁出去。不知怎么七弯八绕就说到梁先生这儿来，要将其中一个女儿给秋成做媳妇。

梁先生是爽快人，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一天晚上，一辆牛车偷偷摸摸地从余家村拉来了一个姑娘。那姑娘就成了秋园的大嫂。牛车上堆满了红薯藤，大嫂就躲在薯藤里来到了梁家。

大嫂长得不很漂亮，只那双脚是名副其实的三寸金莲，穿一双绿缎子绣花鞋，鞋面用红丝线绣着牡丹花，走起路来颤颤悠悠。这小脚大嫂极其能干，粗细能做，绣出的花儿就像活的一样，擀出的面条又细又长，很是讨人喜欢。小夫妻俩也十分恩爱。

不久，二哥秋平也娶了亲。

二嫂家在开封封丘乡下。父亲跑码头做生意，赚了些钱。封丘乡下时有土匪出没。一天晚上，家里来了一伙土匪抢钱，碰巧男主人出门在外。二嫂的母亲很有几分姿色，土匪见了哪里肯放过？二嫂的母亲怎么也不肯从，这么折腾一阵，土匪不耐烦了，掏出枪来一枪打在她胸口上，人当场就没了。

当时二嫂十三岁，还有一个八个月大的弟弟。弟弟见母亲躺在地上，哭叫着爬过去，到她胸前找奶喝，吸不出奶就号啕大哭。

梁先生的一位老病号认识二嫂一家，某次闲谈时聊起这家的遭遇。梁先生听罢自是一番感叹，当即表示要将小女孩带到家中来，认作干女儿。

几年后，这女孩长大了，跟秋平很是投缘，便结成了夫妻。

二嫂眉眼修长，嘴巴小巧，皮肤白里透红，除了有点胖，模样着实好看，人也特别善良、厚道。不过，二嫂幼时没包过脚，也没大嫂能干，又因娘家姓李，大嫂就经常喊二嫂“李大脚”，有些瞧不上她。

不久，北伐军进驻洛阳。队伍军纪严明，从大街上经过时从不扰民。秋园跟着两位嫂子及街坊邻居站在大街上看热闹，只见军人头戴大檐帽，身背步枪，腿扎绑腿，迈着整齐的步伐列队经过。

洋学堂的学生举着小旗，夹道欢迎，和战士一起唱着歌：

打倒列强！

打倒列强！

除军阀！

除军阀！

国民革命成功！

国民革命成功！

齐欢唱！

齐欢唱！

三

秋园十二岁那年的春天，来得很是蹊跷。前两日还需穿棉袍夹袄，隔天气温就升至二三十度，太阳底下恨不得着单褂了。天井里的一丛迎春，仿佛不经蓓蕾孕育就直接爆出花朵。葆和药店门前那株垂柳，数月来干枯失色，却似乎一夜之间便抽出细嫩叶芽，阳光照耀下如淡绿的碎金，在早来的春风里无知无觉地飘荡。

那日梁先生诊完一个病人，踱进内室，手里举着两张票子，一脸高兴的神气，对女眷们说：

“刚才来看病的客人在市政厅做官，送了两张游园会的票子答谢我，我看就让清婉和清扬去吧。”

清婉是大嫂，清扬是二嫂。这两个名字是她们嫁进梁家后，梁先生替她们起的。

此次游园会在报上张扬有些时日了，请的都是城中官员、名流或富绅的女眷。这种事在这个保守的古城算是首次。药店虽说生意不错，可说到底梁先生也不过是个郎中，按理说是拿不到票子的。此次意外得票两张，他不由满心欢喜。

二嫂清扬还是小孩心性，活泼爱玩。平日里她除了缝缝绣绣，就是帮着切药、晾药、配药，除了家里那几个人，谁都见不到，闷都闷死了。她马上笑嘻嘻地站起身，从家公手中接过票。

大嫂清婉担心自己那双小脚，神色间不免有些扭捏。清扬马上说："姐姐，这整个洛阳城，还能找得出几双我这样的大脚？去游园的太太小姐，怕不都是小脚……"大嫂立刻被说服了。

游园会那天一大早，清婉、清扬就起来打扮：脸上胭脂水粉一样不缺，身上套着自己最好的织锦缎夹袍，高高的立领把脖子撑得长长的。袍子的腰身特别紧窄，二嫂有点胖，边穿边吸气，嘴里直叫"哎哟"。秋园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她们，羡慕了一番她们的漂亮衣裳，就照常上学去了。

下午三点从学堂回家的路上，秋园感觉城里有点奇怪。店堂里的人都从店里出来了，三五成群地聚在门口议论纷纷。路上行人神色间自带一番仓皇，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。

秋园回到家，发现葆和药店那两扇朱红大门大白天破天荒地紧闭着。门前围着一堆人，隔壁金店的掌柜也不做生意了，布店的掌柜也跑出来了。看见秋园，他们都转过身来。

“船沉了。”在一张张翕动的嘴里，秋园听明白了这三个字。

洛河里那条画舫游船几乎是在一眨眼间沉没的。那些小姐太太拥挤在一处，在人们反应过来之前，游船迅速失衡，一头扎进水中，飞快地消失了。清婉和清扬都在那艘船上。她们裹着她们的织锦缎窄袍，丧生在洛河里面。

办完两位儿媳的丧事，梁先生就病倒了。身体受了早春的风寒，邪毒入侵。身病加心病，终至一病不起，不过短短半个月就病故了。可怜梁先生一生干的都是悬壶济世的事，却没料到自己会英年早逝。

梁先生缠绵病榻的半月间，一直是秋园的大哥秋成陪床。他在父亲身侧搭了个小榻，衣不解带地伺候。办完父亲的丧事，秋成便得了怪病——全身乏力，颤抖个不停。病名无从查考，病因倒可想而知：半个多月里，失妻丧父，连办三场丧事，这年轻人撑不住了。

秋园的童年时代结束于十二岁——那年春天，她失去了三位亲人。

亲手送走自己的亲人，这只是开头。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，秋园生下五个孩子，带活三个，夭折两个。四十六岁，她埋葬了丈夫。秋园自己活到了八十九岁。去世前那几年，她常说的话是：“不是日子不好过，是不耐烦活了。”

四

秋成这一病便是整整三年。

一天，一个早年结盟的朋友从信阳过来看望梁先生，才知他已经走了。朋友好一阵伤心，大哭了一场。又看到梁先生的大公子病成这样，叹息不已。这个朋友本来抽大烟，就让秋成抽了一口，说是提提神采。

秋成接过对方递来的烟枪，连抽了好几口，顿觉精神振奋、飘飘欲仙，浑身一阵轻松，病魔似乎已离他而去。他一下子好了许多，居然能下地走路，也有了食欲。只是把个大烟抽上了瘾。

梁家家底算得殷实，光洋[2]用两个大缸子埋在屋檐脚下的水沟旁。家人只得把这些光洋挖出来，由着秋成抽了一段时间大烟。

这么着坐吃山空，家里只剩了个空壳子。眼见一家人生计都要没了着落，秋成不得不重新挂起葆和药店的招牌，一边替人看病，一边戒烟。托梁先生原先的口碑，病人倒也络绎不绝。秋平不曾学医，便掌管药店杂务。兄弟齐心合力，药店一时间蛮有起色。

梁先生去世后，梁太太就让秋园停了学，留在家里学做针线活。秋园心里不乐意，但当时家中那个景况，她实在不忍忤逆母亲。何况，家里渐渐也拿不出钱来供她上学了。

一九三一年，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日军侵占东北三省。一九三二年，“一·二八”事变直接威胁到南京，国民政府迁都洛阳，洛阳成了战时行都。于是，葆和药店便常有一些身着戎装的军人或戴礼帽、穿长衫的大小官吏前来看病。

一天，安良街上一个姓扣的人家出殡。秋园也跟着梁太太出门去看热闹。扣姓人家很有钱，所有活人在阳世上用的东西，死人也样样不少。这些东西用竹子和纸扎成，摆满了两条街，上山时让叫花子举着、抬着，到了山上再一把火全部烧掉。

秋园在人群中看了一会儿，就朝家中走去，浑然不觉看热闹的人里有个人一直注视着她。

此人是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位校级官员。他患有偏头痛，经常去葆和药店看病，秋成开的方子有缓解之功，一来二往，俩人便成了朋友。见秋园走进药店大门，过了一会儿，他也踱了进去，问别人刚才那个留长辫子的姑娘是少梁先生的什么人。

店里的人回答："是少梁先生的妹妹。"

仅隔了两天，葆和药店就迎来了国民政府参军处秘书长的夫人。这位董太太三十来岁，长相漂亮，衣着华贵，穿金戴银。她不看病，而是直接找到梁太太，把她拉到一边，俩人嘀嘀咕咕了许久。秋园虽不知她们在讲些什么，但见她们说着说着就往自己这边看，便知道她们讲的必定和自己有关。

从那天起，董太太隔三差五就来药店一趟。她给秋园买了两双高级皮鞋，还再三交代梁太太别给秋园裹脚。虽未点破，可秋园心里明白，董太太是来给自己做媒的。

两个月后的一天，梁太太忽然对秋园说：

"小妞呀，董太太是来给你说媒的，说的是国民政府参军处上校参谋杨仁受。他是湖南长沙人，今年二十六岁，家里只有一个老父亲，有田有屋，是个小康之家。"

梁太太问秋园同不同意这门亲事，秋园不答，再问就哭。太太问了三夜，秋园哭了三夜，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哭什么。

一天晚上，当梁太太再问时，秋园突然来了主意，把眼泪一抹，说道：

"让他送我读书，等我中学毕业了再结婚。"

第二天，董太太来了，梁太太转告了秋园的意思。

第三天一大早，董太太就来了，喜形于色地对梁太太说：

“杨参谋不但愿意送小姐读书，还打算将老父接来洛阳，买房子安家。”

梁太太点点头，秋园终于也点了头，这桩婚事就算应允下来了。

五

秋园未及与杨参谋谋面，董太太就领着四个人送来了聘礼，他们每人头顶一张小方桌，鱼贯走入葆和药店。小方桌是从喜店租来的，专门用于送订婚大礼，桌子由竹子编成，边长一尺五寸，中央安一个碗口大的竹圆箍。桌面上铺着红绸布，聘礼就放在红绸上，计有四件旗袍、一对金戒指、一对秋叶金耳环、一双金镯子，还有四双缎面平底布鞋。

秋园出嫁那天，看热闹的人山人海。送亲的和迎亲的分乘八顶蓝色大轿，这叫双娶双送。新娘子坐一顶花轿，吹鼓手在一旁奏乐，这种出嫁场面当时在洛阳算得上高规格了。结婚典礼在河洛饭店举行。主婚人是国民政府参军处的参军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送了贺喜对联。

秋园躲在红绸布后面，对外面的热闹心不在焉，只是迫不及待想看看自己的丈夫到底是怎样一个人，便偷偷地掀起盖头来。新郎一副文官打扮：头戴礼帽，脚蹬圆口皮鞋，胸前戴朵大红花，国字脸白白净净，面相诚笃忠厚。此时此刻，秋园才算放了心。

仁受在洛阳安家的承诺却没有兑现。一九三二年底，国民政府回都南京，秋园也跟着仁受到了南京。

秋园一心想读书。那时正值阴历十月，没什么学校可考，她就参加了妇女职业补习班，学习缝纫、刺绣、编织。周围同学多半是结了婚的妇人，其中最大的有三十岁，秋园年龄最小。

仁受在南京大沙帽巷租了两间住房。他的薪水并不高，每月九十块银元，碰上国难当头，薪水九折，每月实际还领不到九十块。两个人生活很是节俭，每天早上一人一个烧饼、一个鸡蛋，再加一壶开水。饭后就各干各的，仁受上班，秋园去妇女补习班。晚上，仁受教秋园写字、读书、念诗，待她就像个小妹妹。逢仁受休息，两人常去夫子庙玩耍，秋园总会买上一盆小花带回家养。不久，租屋过道里就高高低低摆了一溜儿花，不名贵，倒也煞是好看。

仁受是湖南乡下人，幼时母亲即过世，父亲做点小本生意——挑着货郎担子走村串巷，卖些坛坛罐罐之类的窑货养家糊口。由于四十岁才得仁受这一子，父亲下决心要送儿子读书。

仁受很快显出聪慧资质，吟诗作对都有模有样，还写得一手好字。教书先生叫李经舆，是地方上有名的文人，颇喜欢仁受。李先生有很多学生在外当官，待仁受长成少年，李先生便让一个在国民政府做官的门生将他带了出去，以免乡下地方埋没人才。

十六岁的仁受便离开了家，独自在外闯荡，当了上校参谋，如今又给自己娶了亲。

在南京安家后，仁受就惦记着要把老父接来一起生活。不久，由堂弟杨均良护送，八十四岁的仁受父亲来到了南京。老人家已双目失明，仁受请了个保姆专门侍奉他。尽管仁受百般孝敬，父亲还是想回老家。老人家天天哭，怕自己死在城里，说要死在乡下、要睡棺材、要埋在山

上。仁受万般无奈，只得又写信请堂弟来把父亲接回老家，并让父亲寄住在堂弟家里，每月给堂弟三块大洋作为生活费。算了算，老人家在南京只住了八个月。

一九三七年十二月，日军攻陷南京。

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。日军占领南京前，不时派军用飞机到城市上空侦察。虽然飞机飞得很低，但日军既没遭到防空炮火阻击，也没遭到军用飞机拦截，有时连防空警报都没响。更可笑的是，一些南京市民竟然在街上摆了桌子，拿根长竹竿去戳飞机。

数月之后，南京大屠杀发生了。

六

一九三七年深秋，一艘轮船停泊在汉口码头上等待靠岸。浓雾笼罩着宽阔的江面，看不到江水和天空，也看不到不远处的其他船只，天地之间只剩浓白的雾。远方，一小片浓雾深处闪烁着淡白的光亮，那是太阳在照耀，可灼热锐利的阳光亦穿不透浓雾。间或有汽笛鸣响，那声音孤单、凄清，如盲人般在雾中胡乱摸索、碰撞。

仁受、秋园和他们五岁的儿子子恒正在这条船上，船将开往重庆。自十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，将其作为战时陪都起，国民政府大小官员便陆续撤往重庆，仁受也在其中。

仁受像头困兽，一会儿到甲板上加入同仁对时局的议论，一会儿在舱室里心神不宁地踱来踱去。战事越打越艰难，这一去就很难回头了。他没有别的牵挂，只想再看一眼又当爹又当妈，将他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瞎眼老父。战事发展非人力所能控制，微弱的个人就像一段浮木，

在时代的滔天大浪里载沉载浮，不知会被浪头打往哪一个驳岸。倘若这次见不到父亲，也许就永远见不到了。此地离湘阴甚近，不如带妻儿下船，看眼老父亲再走……一路上他都举棋不定、心事重重。

秋园忙着哄逗五岁小儿子恒，母子俩常常无知无觉地咯咯欢笑。秋园这年二十三岁，她北人南相，长得白皙、窈窕，身上那件深蓝底缀银色梅花的缎子夹袍更衬得她面目清丽。自打结了婚，仁受就是她的天，她依他如父如兄。秋园想得很简单：仁受说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仁受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

仁受看着秋园母子俩，愈发感到身上责任重大。时局如此混乱，一下船恐怕前途未卜；可此番若不见老父一面，今生或许再难相见……他在两种思绪中挣扎无果，索性出了舱室，径直走到甲板上向一位张姓同仁请教，此人素有“张半仙”之称。

“你替我算算，我究竟该下船还是跟着船走？”仁受焦急地问道。

张半仙回到舱室，郑重地替仁受打了一卦。卦象显示，仁受该下船，回湖南乡下看望老父。既然天意如此，不妨遵从。

仁受回到舱室，匆匆对秋园说：“把东西都收拾好，船一靠岸我们就下去。”

船在大雾中等待了三个小时，浓雾在阳光的驱赶下总算渐渐散去。船只鸣响汽笛，小心地向岸边靠去。

这艘船只是中途停靠武汉，下船的只有仁受一家。仁受拎着皮箱走在前面，秋园牵着子恒跟在后面，两名勤务兵挑着四个大箱子尾随其后。

过吊桥时，年轻的秋园抱起子恒，迈着轻捷的步子走了过去。从前的生活，也远远地留在了吊桥那边。

过吊桥时，年轻的秋园抱起子恒，迈着轻捷的步子走了过去。从前的生活，也远远地留在了吊桥那边。

第二章　山起台

一

仁受那么忠厚的人，竟然也会撒谎。求亲时说什么有田有屋的小康人家，其实他在湘阴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。

深秋的乡村很是萧瑟。草色枯黄，沿途都是起伏的丘陵，水田里残留着积水与稻草茬。子恒指着一头身上沾着黄泥巴的水牛问：

“妈妈，这里的马怎么这么脏？”

秋园眼中一片茫然，她也没见过水牛。一行人往仁受的堂弟均良家中而去。听说仁受带着家眷回来，均良家堂屋里早就围满了人。乡党们要看看这个大官带回来多少金银财宝，还要看看他的娇妻。

秋园还是穿着那件深蓝夹袍，烫发，踩圆口黑皮鞋，戴着耳环和金戒指。看客啧啧称赞：“大地方来的太太就是不一样啊！”子恒紧靠秋园站着，对眼前的热闹场面有些害怕：这么多人大声大气说着他听不懂的话。

秋园也被众人盯得心里发慌，慌乱中想起来：这么多小孩，应该拿点糖果分给他们吃。糖果原本准备好了放在箱子里，但她记不得是哪只箱子，只得在众目睽睽下开箱翻找。看客瞪得如铜铃般的双眼只看到两箱书籍、两箱衣服，并未发现什么金银财宝，皆感空欢喜一场。

仁受和秋园暂居在均良家中。渐渐有更多人知道仁受回来了，周边

的文人墨客乃至十几里外的熟人都赶了过来。熟人带熟人，一下子把均良家弄得门庭若市，有时一天要开三四桌席。仁受整日和人吟诗作对、论古谈今，好不热闹。

秋园言语不通，融不进这番热闹。悠扬的湘阴方言在她耳里只是一片叽里呱啦的声音。她也无法适应硬邦邦的米饭粒和辛辣无比的菜肴。别人吃得热火朝天，她却几乎不敢举箸，只能用白开水泡点饭吃。过了好几天，仁受才意识到冷落了秋园，赶紧请堂弟上街买回十斤面条、十斤面粉。

好心的朋友私下提醒仁受买田买屋。有了田就可以收租，衣食无愁。买了屋就有自己的房子住，叫花子都有个顿棍处，和堂弟住在一起毕竟不是长久之计。仁受把这些话都当成耳边风，还说自己不想当财主。

均良一家所有开销都由仁受包了。一日，均良说家里的米快吃完了。仁受一口气买来三十担谷放在楼上，黄灿灿的谷子堆成一座小山。可不到十天，均良就满脸难色地告诉仁受，老鼠闹得太凶，谷子被老鼠吃光了。仁受上楼查看，那三十担谷果然都消失了，只剩下堆成小山的谷壳。

十六岁便离开乡下的仁受对农事不太了解，当真以为是鼠患。后来有人告诉他，那些谷子是均良一个晚上输掉的。均良好赌，且赌技不佳，每赌必输。自仁受来了后，均良更是大大咧咧，对输赢毫不在意，满以为堂哥是个大富翁。于是，他越赌越厉害，竟把三十担谷输了个精光。这如何交代呢？他便连夜担了许多空谷壳放在楼上，谎称老鼠吃空了谷子。

二

仁受住在均良家，两家人都要靠他那点积蓄供养。均良又好赌，钱花出去没个数。过了段日子，仁受感到急需买屋自住。均良听说仁受要搬出去，开始很是不悦。仁受虽是个薄脸皮，但眼见这么坐吃山空，也焦急不已，所以去意坚决。

一日，均良告诉仁受，他打听到一处闲置的好屋，屋主的儿子在外做官，听说杨先生想买屋，愿意折点本出售。均良说，这个机会千载难逢。

仁受犯了难。对方出价三十块银元，这几乎是他眼下所有的积蓄。他跟秋园商量。秋园不大懂这些，但明白均良家是住不下去了，而且她也盼望有个自己的家可以操持。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房子，仁受便倾囊买下了这座大屋。为了感谢均良从中牵线，还给了他一些好处费。

万万没想到，三十块银元换来的竟是一张假地契。大屋主人压根没有卖屋之意，其间上蹿下跳的是主人一个不成器的儿子。那儿子是均良的赌友，因为欠了一屁股赌债，就与均良合伙设了个局。仁受一直把均良当自家兄弟，从未起过疑。仁受几次去看屋，两个赌徒都提前设计好时间，设法避开屋主，统统由那儿子接待。拿了这笔钱，那儿子就远走他乡。均良摆出一副无辜状，表示他毫不知情。

仁受的积蓄至此被榨得干干净净。好在他还有一份由国民政府支付的薪水——每月凭一个绿色小本去银行领九十块银元。重庆也时有信来，催他回去复职。

仁受几次打算启程，均因瞎眼老父年迈多病而作罢。有一次，第二

天就要出发，结果老父亲头天晚上却病倒了，行程便又耽搁下来。这样延宕了两年，仁受最终被除名，再也领不到政府的薪水了。

不过，作为乡间德高望重的绅士，仁受经人举荐，当上了山起台乡的乡长。山起台是个大行政乡，附近的花屋里、黄泥冲、赐福山等村子都隶属于这个乡。仁受全家搬到了乡公所附近的一个场屋居住，房子是别人家的。

三

仁受中等个儿、国字脸，长得白净、周正，性情愚雅、慈悲、和蔼可亲。他平日戴礼帽、穿长袍，架一副金丝边眼镜，拄一根文明棍，脚上的白底千层布鞋总是一尘不染，与乡间氛围有些格格不入。

仁受当乡长那会儿，政府禁止百姓私自做酒。乡公所的自卫队经常下乡检查，那些大小头目便趁机敛财。他们一旦发现谁家做酒，除了将制酒设备全部打烂，还要罚款甚至抓人，这叫“拿糟坊”。

一次，有人向仁受报告，说樟树冲有户人家做酒。这话被乡队副范麻子听到了，他对仁受说：“这么点小事，让我去处理好了。”

范麻子走后，仁受很不放心，犹豫了一下，便亲自赶去查看。到了那里，只见范麻子正指使人砸东西，把装在缸里做酒的稻谷倒在地坪里。仁受气急不已，连忙断喝一声“住手”，随后走到坪里，抓起谷子边看边说：“太可惜了，一粒粮食一滴汗，多不容易啊……”

最后，仁受叫那户人家把稻谷搬回家，闭口不提罚款的事，带着自卫队走了。

抽壮丁更是敛财的好机会。虽说是三丁抽一、五丁抽二，但有钱人

可以出钱不出人，或者出二十担谷买穷人的儿子去顶替。穷苦人家拿不出钱，即使只有独子也难以幸免。

一日，仁受带了几个乡丁去乡下催壮丁，半路上遇到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民，他扑通一下跪倒在轿子前。

范麻子厉声喝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！”

仁受飞快地下了轿，扶起农民道：“有什么事你说。”

那人说：“乡长，我有两个崽，大崽有些傻，做不得什么事。我身体不好，明眼人都看得出。家里几丘薄田全靠二崽种。如今二崽抽了壮丁，叫我们如何是好？”

范麻子说：“出二十担谷买个壮丁。”

农民说：“就算我不吃一粒谷，也出不起二十担谷啊。”

仁受问清了农民和他二崽的名字，说：“明天你送几担劈柴到乡公所来就可以了。”

实际上，仁受当晚就找秋园要钱买了二十担谷，然后托人去买了个壮丁顶替那农民的二崽。

美国飞机有时会空投一些罐头、饼干、衣服之类。

那日秋园去乡公所，正碰上大家在清点东西。几个乡丁借着由头，硬要开瓶罐头招待秋园，仁受选了瓶最小的让乡丁开了。罐里装着麻将块大小的紫色食物，看起来新鲜、艳丽、水嫩，吃起来就像是嚼萝卜，不咸不甜，没一丝味道。一堆衣服里，秋园看中了一件紫红色呢子外

套，一试也十分合身。她爱不释手，没经仁受同意便拿回了家。后来仁受知道了，不管秋园怎样恳求，他硬是把外套拿走了。秋园生气又无奈。

傍晚时分，一个乡丁用独轮车推了个木桶往仁受家这边来，远远一看就知道是装罐头的木桶。子恒开心地喊："爸爸送东西来了！"一边飞奔进屋告诉秋园。难以置信，居然是个空桶，里面啥也没有。乡丁说，杨乡长让拿回来装米。

年三十晚上，爆竹声声辞旧岁，人们酒足饭饱之后都沉浸在过年的氛围中。深夜，仁受一家已进入梦乡，睡梦中却忽然听见嘭的一声。夜深人静，那声音格外刺耳，一家人都惊醒了。莫不是有贼？他们轻手轻脚地走进厨房，只见一个男人趴在水缸边上艰难挣扎——头进了屋，脚还在外面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舀水的竹筒掉在一旁。

乡下每家都有个大水缸，靠墙埋在地下用来盛水。水缸高出地面三十公分左右，缸边钉着一根木棍，棍子上挂一个带把儿的竹筒用来舀水。竹筒里多少会有些水滴下来，久而久之，地上变得很潮湿，连带泥砖墙脚也潮乎乎一片。小偷便专挑这种地方打洞，爬进屋里偷窃。

子恒快上初中了，已是个半大小子，见状立马抓起灶边的一根柴棍。仁受连声阻止："莫打他，让他进来。"

那人约莫四十来岁，进屋后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一副要剐要杀随你的样子。

仁受说："人家大年三十都在家团圆，你还要出来偷，总是冇得办法。"

一句话讲得那人眼泪巴巴。他告诉仁受，堂客久病在床，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，病也不见好。家里几天没米下锅了，三个细伢子饿得东倒西歪。

仁受说：“你带了米袋子吗？”

“带了，带了。”

仁受走到米缸旁，拿起瓜瓢，把米一瓢瓢舀进袋子里，直到装满为止，足有二十多斤。随后，他从另一个缸里提出一块腊肉和一条咸鱼塞给那人，一边说：“快回去过年吧，一家大小都在等你。”

那人对仁受连连叩头道：“都说杨乡长是好人，果真没有错。要是碰上别人，非把我打得半死不可。您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。”

仁受打开大门，外面一片漆黑。“等等。”他说着又回房点了马灯，然后站在门口，一直照着那人走上小路。

那人频频回头，嘴里念叨着：“我再不做贼了，再不做贼了。”

仁受当乡长期间，为了帮人买壮丁或救济穷人，有时连秋园的嫁妆、金银手饰也拿去变卖。本就不多的家当渐渐被贴得精光，他真正成了穷光蛋——穿在身上，吃在嘴里。

在乡公所，副乡长与很多乡丁惯于欺压乡民、作威作福。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仁受单打鼓、独划船，也无法扭转这种局面。日子久了，他干得也不舒坦，遂辞去职务，赋闲在家。

不久，一位乡党介绍仁受去安化担任当地田粮局的局长。

田粮局是个空架子、清水衙门，常常连工资都发不出。仁受有了点钱便去救济别人。可怜秋园朝夕盼望，半年过去也没盼到一分钱。家中积蓄所剩无几，她只好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，眼看也支撑不了几日，心中万分焦急。

四

那年恰逢干旱，两三个月都没有下过一滴雨。一大清早，太阳就像个火球似的高悬在天，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升高，愈发炽热、白亮，不可逼视。那热力仿佛随时可以点燃大地。山丘几乎要冒烟。水田里的泥巴都晒白了，横七竖八地裂着寸把长的口子，如龟背一般。庄稼也都枯死了。农民面黄肌瘦，衣衫褴褛。

仁受无钱寄回，只有信还照常来。秋园坐在床沿看信，边看边流泪。随后，她起身去开床头那只樟木箱子的锁，从里面翻出装钱的皮夹子。这夹子还是从南京带来的——深棕色皮面柔软光滑，开口处是两个闪闪发光的金属小球，一按便打开，再按又合上；里面还有个小皮夹子，用更小的两个金属球作为开关；小皮夹子两边还分布着几个夹层。秋园心情好的时候，偶尔会让两个小女儿玩玩这稀罕的物什。

皮夹子里只剩下四块银元和为数不多的纸币。秋园把它们数了又数，叹口气，又把皮夹放回箱底，重新锁上箱子。

秋园领着子恒、之骅和夕莹三兄妹生活，每日都有四张嘴要填。子恒考取了湘阴一中，暑假一过就要开学了，到时也需要钱。皮夹子里的四块银元是四口人的命根子。

一天上午，家里来了四个穿长袍的绅士模样的人。他们坐定后，秋园泡了芝麻豆子茶、递了烟，心里却好生纳闷，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。

寒暄几句过后，其中一人开口道：

“我们四个人是代表花圃祠的父老乡亲来请梁先生去教书的，不晓得您愿不愿意去？”

秋园先是愣了一下，生怕自己听错了，然后连忙坐到他们旁边，客气地说：

“承蒙各位先生厚爱，只是我不晓得自己能不能胜任，就怕误人子弟啊。”

其中一位着青色马褂、玄色长袍的先生说：“梁先生就不要推辞了，我们知道您在大地方读过师范，学问是不用说的。这次我们是专程来请，还望梁先生肯帮忙。”

秋园心中激动不已，面上依旧平静：“既然这样，我答应你们四位就是。四位跑了十几里路来请我，总不能饿着肚子回去，就在这里吃餐便饭吧。”

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说：“还是不麻烦梁先生了，我们随便到哪里吃点东西就是了。”

秋园说：“这就太见外了，以后我们要经常打交道的。初次见面，一起吃餐饭是应该的。”

四人对望了一眼，道：“好好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就在梁先生这里吃饭。事情办好了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”

其中一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红纸，纸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写着：“兹聘请梁秋园先生为花屋小学先生，每学年稻谷二十担。”

这四人负责管理花圃祠村的小学，学校里人员聘请、收入支出都归他们管。学校有自己的田，也由这四位经营。

秋园飞快地跑进睡房，从皮夹子里取出一块银元，又飞快地出了门。

那餐中饭很丰盛，有红辣椒炒肉片、红烧油豆腐、清蒸河鱼，还有瓶烧酒。秋园和这四个男人边吃边聊，他们告诉秋园，小学只有一个班，但包括四个年级，先生只有一个，还是比较辛苦的。

秋园喝了几口烧酒，脸上红扑扑的。她说："我会尽力当好这个先生的，以后遇到了困难，还望各位多帮助。"

他们说："今后有什么困难，尽管找我们，这一点请梁先生放心好了。快开学了，还请梁先生早些准备。三天后，我们派人来接您。"

秋园说："我的行李很简单，只有两三口皮箱，加上被子铺盖，随时都可以走。开学前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到一个陌生地方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，既然答应了你们，我还是早点过去为好。"

四人中的一位说："梁先生讲得对，迟早都要搬过去，那我们就后天来接，给您一天时间准备。您看轿子是来一顶还是两顶？再来两部土车子推行李。"

秋园说："轿子来一顶就够了。我儿子下半年就是中学生了，十几里路他可以走。"

酒足饭饱之后，四个人欢欢喜喜地告辞了。

秋园站在门口目送，等客人走远便返身进了屋。她一把揽过之骅和

夕莹，激动地说："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如今不愁生活没有着落了。我要尽快搬过去，就是怕夜长梦多，总觉得这好事来得太突然了。"

动身去花屋小学的那天，秋园穿着件深蓝底洒白蝴蝶的布旗袍，脚穿带襻的圆口平底黑布鞋，梳了个清清爽爽的发髻。乡下的太阳没有晒黑她，皮色还是那么白净。

秋园揽着之骅和夕莹坐在轿子里，前面是两部独轮车推着行李。独轮车一路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，子恒一蹦一跳地跟在一旁欢快地走着。

夕莹，激动地说：“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如今不愁生活没有着落了。我要尽快搬过去，就是怕夜长梦多，总觉得这好事来得太突然了。”

动身去花屋小学的那天，秋园穿着件深蓝底洒白蝴蝶的布旗袍，脚穿带襻的圆口平底黑布鞋，梳了个清清爽爽的发髻。乡下的太阳没有晒黑她，皮色还是那么白净。

秋园揽着之骅和夕莹坐在轿子里，前面是两部独轮车推着行李。独轮车一路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，子恒一蹦一跳地跟在一旁欢快地走着。

第三章　花屋里

一

花屋小学原名叫花屋里，是一位有钱的徐老先生的私宅。这栋屋在乡下真是气派得很。外面是高大雪白的墙壁，沿墙一周遍植各种花卉。屋分两进，走进大门是一个好大的堂屋，堂屋两边原本是住房、会客室，现在就做了小学校的教室。

顺着堂屋往里走，有一个很大的天井，天井里用麻石砌出花台，台子上一年四季有花。经过天井往里走，又是一个大堂屋，结构和前面的差不多，只是增加了厨房和饭厅。

一条小路通向堂屋后面的园子。园里有梅子树、桃子树、橘子树、石榴树，还有月季、芙蓉、鸡冠花、凤尾竹，以及一些不知名目的花草。角落里有口水井，圆圆的井面凸出地面尺把高，弯腰便能看到里面黝黑的水和人的影子。井上架着个轴轮，打水时双手摇着把手，伴着咿咿呀呀的声音，一桶水就吊上来了。

园里还用石头砌了个水池，一米五见方。池边搁了根劈成半边的毛竹，长长的毛竹穿过围墙上的洞通到屋后的山上。山上的水经由毛竹流到园中的水池里，长年累月，就那么慢条斯理地流着。池里常年养着三五条蓑衣鱼，那鱼五彩斑斓，煞是好看，因而也叫菩萨鱼——只有菩萨变成的鱼才会这么好看吧？不能吃的，吃了会得罪菩萨。

在花屋里，之骅和夕莹最喜欢的东西非水井和水池莫属。她俩整天不是趴在井边就是趴在池边，一看就是老半天，秋园不叫就不走。

秋园把头发剪成齐耳长，不高不矮、不胖不瘦，还是常穿着那件蓝底洒白蝴蝶的旗袍，站在花屋小学黑板前面，像个城里的女学生。

搬来当晚，秋园就给仁受写信，告诉他自己已经来到花屋小学当老师，要他赶紧从安化回来，与家人团聚，免得一人在外漂泊。

仁受回信说，一个男人总要做点事，不可能要她养活。秋园禁不住满心失望。快开学时，山起台中学聘请仁受去教书，秋园不由喜出望外。学校等不得，秋园便发了一封电报给仁受，称自己病重，叫他速回。仁受当天就赶回来了。看到秋园安然无恙，他长出一口气，也没责怪她。

一家人再次团聚了。

家就安在花屋小学。仁受一周回家一次。每个星期六傍晚，之骅都会牵着五岁的妹妹夕莹去路上接仁受。秋园总是把姐妹俩打扮得干干净净，辫子梳得光滑齐整，发梢还要弄点红绿绸子扎个蝴蝶结。

远远看见身穿长袍、走路斯斯文文的人，那准是仁受。之骅和夕莹飞跑过去，仁受笑着接住她们，一边牵一个。

姐妹俩走路不老实，老去踩路边的小草。仁受便说：“好好走路，你们看，把我的鞋子弄脏了。”

“爸爸，有故事吗？”夕莹仰着脸问仁受。

“有。”

“有多少？”

“一肚子。”

夕莹高兴得又蹦又跳：“回去听故事喽。”

夕莹长得实在好看，皮肤白瓷样。她比之骅小两岁，却和姐姐一般高。别人都以为姐妹俩是双胞胎。

秋园又有喜了，肚子一天天大起来。

二

屋主徐老先生叫徐属文，这花屋是他父亲留下来的。徐老先生有牛皮癣，奇痒，走到哪里抓挠到哪里，抓挠起来发出嚓咔嚓咔的声音，地上落一片白屑。他从来不串门，不到别人家里坐，要坐也是自带板凳坐在门口，晒晒太阳，聊聊天。

他的堂客六十出头，满月般的圆脸，天生一双笑眯眯的眼睛，都说她一脸福相。大家都叫她徐娭毑[3]，不过自嫁到徐家，她并没有享过一天福。

徐家长子叫徐正明，生得瘦长，眼睛天生近视，看起书来脸几乎要贴到纸上。书没读出来，身体又单薄，做不得田里功夫，做一天要睡三天，是个什么事都不能做的空头人。乡里人背后都喊他桐油缸——当地把长得不好看又不会做事的人叫桐油缸，把长得好看但不会做事的叫红漆马桶。

徐正明三十几岁还没讨到堂客，这事成了徐老先生和徐娭毑的心病。老两口一门心思要在有生之年把正明的婚事解决，否则死不瞑目。徐娭毑到处托人说媒，相了很多亲，都是女方看不中徐正明。乡下人老

规矩，“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”，嫁一个肩不能挑、手不能提的男人，一辈子吃亏的是自己。

这样又拖了几年，终于有一个叫向爱梅的三十五岁的老姑娘愿嫁给徐正明。爱梅长得黄皮寡瘦，整天头晕，全身无力，是个药罐子。徐嫔驰说，有些女人结婚前身体不好，一旦结婚生子就会好起来，水色会好，人也会胖，但愿爱梅属这类女人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结婚的头几天，徐正明非常高兴，满面春风地跑进跑出。要是有人问他：“徐先生，要讨堂客了？”他总是忙不迭地点头，一边说：“是的是的。”一副生怕人家不相信的样子。

堂客终于讨进了屋，那年徐正明四十岁。

徐正明为了给爱梅治病，卖掉了一部分田屋。花屋小学就是被卖掉的花屋里的前面一半。

三

花屋旁边有一户人家，家里就两个人——四老倌[4]和孙子兵桃。兵桃叫四老倌爹爹[5]。爷孙俩相依为命。

四老倌六十岁出头，夏天裸露着背脊，日晒雨淋，背上的皮就好像加工过的牛皮，锃亮、黑黄，微驼的背上滴水不沾。两条精瘦腿上的血管好比盘缠的蚯蚓，挑起担来步伐仓促，十分吃力，草鞋上也不知是水还是汗，走在路上一步一个脚印。汗水将眼睛模糊了，才停下来，用手掌一抹，继续挑担赶路。冬天，他下穿短裤，上穿打着补丁的长袍，胸前由于饭菜长期浸润而无比光滑。

兵桃比之骅大一岁，之骅经常进出兵桃家，看爷孙俩做事，看他们吃饭。

一到夏天，之骅就疰夏，整天不吃饭，光吃点豆腐花，还偏要吃一种野芹菜，人瘦得皮包骨。每每看到四老倌和兵桃吃出一片响声，之骅的食欲就被勾了起来。他们的饭里总有各种杂粮：红薯块、红薯丝、蚕豆、碗豆，还有萝卜丝，比那些白米饭香甜得多。

四老倌的嘴巴极歪，饭扒进嘴里，要不停地用筷子往里塞，吃顿饭也是一副手忙脚乱的样子。秋园常让之骅端着饭和他们一起吃或换碗杂粮饭吃。之骅学着他们吃饭的样子，他们扒一口，之骅也扒一口，然后使劲嚼，最后咕咚一声，一口饭就咽到肚子里去了。

四老倌他们炒菜，只须用块猪肉在锅底抹一抹，炒出来的菜偏偏好吃。之骅就喜欢吃他们的菜。特别是用瓦片烤的小咸鱼，两寸多长，不洗，放在一块盖屋用的瓦上，把瓦片放在煮好饭后的余火上，过一阵，小鱼被烤得金黄，嘣脆喷香。兵桃能吃上这种鱼，就算美味佳肴了。他眼睛放光，死死盯着鱼碗，只要爹爹稍有疏忽，一条鱼便飞快塞进嘴里。也有失算的时候，鱼还没夹稳，筷子就被爹爹的筷子压住了："少吃点，太咸。"

其实，爷孙俩有那些田，足够了。四老倌要吃好、用好、穿好也不难，但他一味苦吃、苦做、苦抠。这只是苦了孙子兵桃，跟着爹爹一年四季都是青菜、蚕豆，拌黄瓜、腌茄子，吃顿荤腥要等过年过节。

有人听到他开导兵桃："吃，总是空的，牙齿碰一碰，就过去了。你叫得出菜名，想得出菜式，三天两头念一念，在心里盘一盘味道，不也是一样的吃吗？"

冬天，四老倌开始串门。长齐脚踝的旧棉袍下，一双爬满青筋的瘦脚套着无跟的烂棉鞋，乌黑的脚后跟裸露在外，粗糙得像老槐树皮。一双干瘦的手伸向彼此袖筒取暖，手背就像洗不干净的抹桌布，指甲很长，里面嵌满了污垢，指甲下端呈现出十个白色半圆。有人说他这双手是挖财握宝的手，为此他专门花了一个银元，请一个下瘫的麻衣相师算过命。那相师对他的手大加赞美，说这十个白色半圆比别人的明显、比别人的大，可以搂十个太阳、拢一片金光，好比抱堆金子。

听了麻衣相师的话，四老倌更是神魂颠倒、喜形于色，更频繁地东家进、西家出。

串门聊天时，自然少不了讲起日本鬼子进村的事。他崽和媳妇吃亏就吃在怕脏，不肯躲到粪坑里，硬是要躲到柴堆里。鬼子一进屋好像就知道柴堆里有人，一阵工夫，就把那么大一堆柴掀开了。

鬼子把崽和媳妇捉走时，四老倌抱着兵桃就站在粪坑里，粪水齐了腰子，也不能作声。从粪坑里上来，全身白花花的，爬满了蛆。带着兵桃跳进塘里，蛆就到水里去了。捡了两条命，活到如今。

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灵验，灵验。”他又想起了麻衣相师的话，说不定哪天，自己能成为一个大财主。

四

四老倌家养着头大黄牛，天刚麻麻亮，兵桃便牵着牛出门。牛吃青草，兵桃割青草。牛吃饱了，兵桃背上一捆青草，牵着牛回家，把青草放在牛栏里，把牛关进栏里。

兵桃白天喂牛，晚上和牛睡觉。他的床就做在牛栏上方——用几根

硬树棍顶着牛栏两头的墙壁形成一块床板，铺上稻草，再加一床烂棉絮。牛睡下铺，兵桃睡上铺。

兵桃白天做功夫累了，天色一昏黑就上床睡觉。夏天，牛栏蚊子多得吓人，兵桃一上床，蚊子便一团一团拥来，一手能抓几个。兵桃只能一边抓蚊子，一边睡觉。

冬天睡在牛栏上面太冷，全身冻得筛糠样。兵桃干脆抱来一捆稻草靠牛放着，自己睡在稻草上，身子靠着牛，盖上烂棉絮，觉得很暖和。他就靠着这条牛，平安地度过了一个个冬天。

冬天，兵桃一双赤脚，全靠捡别人的旧鞋子才能过。捡的鞋子大都没了后跟，只能趿拉着，整个冬天脚后跟裸露在外，裂着大口，鲜红的血从里面渗出来。秋园最是同情他，只要一见到他，就喊他进屋烤火，还在靠墙边为他设了个固定座位——旧椅子上垫了一个蒲草垫，坐着暖和。到了吃饭时间，就留他吃饭。

兵桃有个尿床的毛病，被尿湿的稻草也懒得晒，久而久之，中间那块稻草就烂了一个大洞，尿就直接流到牛背上。只要看到牛背上有湿印，准是兵桃尿床了。

一天，兵桃很神秘地找秋园要根麻绳，也不讲做什么用。秋园问他要多粗的，兵桃刚好看到墙上挂了根麻绳，便说：“这根就要得，我先拿去，明天再告诉你听。”

第二天黄昏时分，兵桃像只甲壳虫样来到秋园家，手里拿着那根麻绳，悠悠地对秋园说：“今天又会屙尿在床上，以后还会屙。”

秋园说：“昨晚没屙？”

兵桃说："屙了，昨天的试验没有用。"

秋园问什么试验。兵桃说："就是把那根麻绳用死劲缠在鸡鸡上，真是用了死劲，鸡鸡勒红了，勒痛了，尿照样屙得出来。"

秋园想笑，但没有笑，说："千万莫做蠢事了，兵桃。鸡鸡是缠不紧的，要是把鸡鸡勒断了，看你怎么办。等你长大了，自然不会尿床。"

兵桃听了秋园的话，高兴地还上麻绳回去了。

四老倌有三大丘湖洋田，年年要兵桃用锄头一锄一锄翻转，才能插上秧。兵桃站到湖洋田里，烂泥齐了腰子，脸上溅满了泥巴，简直成了一个泥人，刚能看到那双眼睛还在转动。

兵桃挖湖洋田时是不穿裤子的，穿了裤子等泥巴盖住，可惜了。一天，兵桃挖湖洋田回来，觉得屁眼又痒又痛，用手去摸，摸到了一根软乎乎的东西。他以为是条蛔虫，使劲扯出来一看，原来是条黑黑的又大又长的牛蚂蝗。屁眼不停地流着血，平时敢怒不敢言的兵桃暴怒了：他坐在地上，大哭不止，惹得众人纷纷来看。他说，不给裤子穿就不挖湖洋田了。

众人附和着，都说这么大的人了，不给裤子穿是不像样。四老倌在众人的责备声中，终于向兵桃屈服了一回。

五

徐老先生的吝啬是出了名的，在他家做过佃农的人都知道。幸亏有个徐娭毑为人厚道。佃农一般不上桌吃饭，坐在灶间吃饭，徐老先生给他们盛的饭和菜都很有限，往往吃不饱。徐娭毑便将家里的米、油、盐

偷偷地送给佃农，以作补偿。凡是在徐老先生家做过佃农的人，都得过徐娭驰的好处。

轮到爱梅当家了，爱梅要比徐老先生、徐正明都吝啬。佃农不但吃不饱饭，连青菜萝卜之类的蔬菜也经常没得吃。佃农收工晚了，爱梅就把一匙生盐拌在饭里给人吃。粗盐粒混杂在饭里，嚼起来不停发出咯嘣咯嘣的声音。地方上的人都不喜欢爱梅，背后喊她黄脸婆、吝啬鬼。附近的熟人都不愿给徐家做佃农了。

正月十六上午，秋园带着之骅和夕莹坐在屋檐下晒太阳。头天过的元宵节，晚上下了一场雨，今天就放晴了。远远看到个男人挑一担箩筐径直朝她们走来，后面跟着个女的，女的旁边还有个上十岁的男孩，看样子是一家人。秋园说：“这一家人到哪里去？才过完年就出门了。”

说话间，那家人已经走到面前，停下来问秋园：“这是不是徐属文老先生家？”秋园说：“是呀，你们是他家亲戚？”男人说：“不是，我们是来给他们做长工的。”秋园说：“这就是徐老先生家，你们把东西放到这里，先进去和他们打个招呼吧。”

一家人把箩筐放下，秋园带着他们经过天井到了堂屋。爱梅连坐都没叫客人坐，只说：“来了就好，天气一转晴就要开始做田里功夫了。”这时，徐娭驰出来了，连忙说：“正月间里的，来的都是客，快坐，快坐。”又返回屋里端了些花生、红薯片、爆米花、糖粒子放在八仙桌上，泡了几碗生姜豆子芝麻茶，一个劲叫他们吃。徐娭驰又过来拖秋园。秋园说：“不客气，不客气，我们天天都来的。”说着就领姐妹俩回家了。

只过了一会儿，便看到爱梅带着那一家人走出门，一直去到徐家放

稻草的两间茅屋前。指手划脚了一阵，爱梅自顾自回家了。

这是两间并排的茅屋，除了堆放稻草外，一些破破烂烂的家具也塞在里面。新来的一家人合力把稻草等杂物挪到别的棚子里，把两间茅屋打扫得干干净净——小小的窗户糊上了黄裱纸，屋子角落里用泥砖砌了个小小的灶，灶上放一口小铁锅，又利用屋里的旧家具摊开两张床，一间屋子一张。收拾停当，已是傍晚时分，他们拿出自己带来的米开始煮饭。

这家男主人叫邱子文，堂客姓张名贵芸，儿子叫国臣。

邱子文家就这样成了秋园家的近邻。很快，两家就来往密切。仁受平时不在家，邱子文经常帮忙挑水、劈柴，只要是粗活，就抽空帮秋园做掉。

仁受每次回家，都要找邱子文聊聊天。他告诉秋园，子文这人读了很多书，知道很多事情。邱家原本是个小康之家，只因子文父亲染上了大烟瘾，把家里的田地房屋卖了个精光。两个老人连气带病地先后过世，子文父亲四十多岁时也走了，留下一身债，轮到子文来还。没有办法，子文只好出来替人做长工。秋园说："我也觉得这家人通情达理，对人好，国臣还十分会念书。"

一天，贵婶对秋园说，他们会领一个十岁的细妹子来家做童养媳。秋园说："你们境况这么窘，领什么童养媳呢。"贵婶说："不是我们要领，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我娘家大嫂的一个亲戚，夫妻双双不在了，留下个四岁多的细妹子。我哥哥看到实在可怜，就抱来带在身边。我大嫂会生，不到两岁就是一个，现在是细伢子一大堆，吃饭时齐哭乱叫，锅头边高高低低站一圈。上次回娘家，哥哥要我把那细妹子带走，算是帮他

忙。子文也同意了。”

过了两天，贵婶的哥哥果然领了个细妹子来。贵婶把她带过来，让秋园看看。秋园对贵婶说：“这是个好妹子，皮肤眉眼都长得好，一副聪明相。长大了，会是地方上的美人。”

小泉是个苦命伢子，还在娘肚子里，爹就被抓了壮丁，一走多少年没有音讯，至今是死是活也不知道。

小泉四岁那年，油菜花开得到处一片金黄，只要走出门，满鼻子都是油菜花的香味。成群的野蜂子在油菜田里飞来飞去，发出嗡嗡的叫声。油菜开花时，疯狗最多。据说狗在油菜地里伸出舌头时被野蜂蛰了，就会疯。天晴时，狗最喜欢在油菜田里耍疯、追逐、打架，玩累了就趴在地上伸出长长的舌头喘气，口水直往下淌。

村里有几条疯狗。小泉妈出去做事时，就把四岁的小泉锁在房里，怕她出去碰到疯狗。那天，小泉妈照例把小泉锁在屋里，自己掮把锄头去铲田坎。小泉妈铲累了，直起腰来想休息片刻。就在这时，一条疯狗伸出长长的舌头，夹着尾巴朝她跑过来。小泉妈赶快滑到田里，烂泥齐了小腿，还没来得及蹲下，疯狗就在她大腿上咬了一口。

小泉妈吃了好多草药，可半个月后，还是发了病。先是以为受了凉，低烧、头疼，不想吃东西。慢慢地，越来越厉害，怕水、怕风，一看到水就全身抽筋，嘴边老是淌着带泡泡的口水，床上、被子上到处都是。人像疯了样，烦躁得不得了，后来又变得安静了。大家都以为小泉妈会好起来，结果还是死了。

小泉就这样成了邱家的人。贵婶把她安置在国臣那间茅草屋里，让两个十来岁的伢崽睡一床，准备到十六七岁时就给他们圆房。

六

时间一长，小泉跟之骅兵桃们都混熟了，大家一起上山扒柴、打猪草、割牛草。

一天下午，小泉觉得肚子有些疼，趴在床上哼哼唧唧。贵婶进屋去看小泉，看到她裤子上有血，知道她是头一回做大人，就说：“小泉莫怕，以后每个月都会有些血来的，来了才会肚子痛，这叫做大人。”小泉说：“妈妈，好像有东西屙出来了。”

贵婶递过条干净裤子给小泉，要小泉换下裤子给她看。正是夕阳残照时，窗户小，又用黄裱纸糊着，看不清楚。贵婶拿着裤子走到窗户边，婆媳俩头挨头地看那东西。看着看着，两人着实吃了一惊。小泉当即吓白了脸，脱口说：“我怎么会生只老鼠出来？”随即双手捂脸，倒在床上大哭起来，直把身子哭得一抽一抽的。

贵婶气得像根木头样戳在那里，可这气又不好往哪里出。这事不好怪哪个，要怪就怪自己不该让两个细伢子睡在一张床上。那不是只老鼠，是个只有五寸左右的细妹子，尖尖的头上长着几根稀稀拉拉的黄头发，小眼睛、小鼻子，嘴巴只是一条缝，十根手指头朝里蜷着，手脚还会动。

贵婶走进灶屋去找子文。灶屋里冷火秋烟，子文刚从外面收工回来，正坐在椅子上脱脚上的烂鞋子。贵婶在旧碗橱上拿了张裁剪好的报纸片，又用拇指和食指从竹筒里捻出叶子烟放在报纸上，卷成一根纸烟，这才走到子文面前，一边递过烟去，一边硬堆出笑容来。随后，又从灶洞里拿出火柴划燃，子文就过嘴巴，把烟点上了，深深地吸了一口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贵婶说：“小泉生了个细妹子。”

子文“哦”了声。贵婶又说：“只有五寸来长，像只没尾巴的老鼠。”

好比一声炸雷，子文听得清清楚楚。

贵婶接着说：“你看要莫要？要不丢了算了？”她屏住呼吸，大气都不敢出，只等子文发落这个细妹子。

半天，子文开口了：“丢是不能丢的，这是前世造的孽，活该生个怪东西来丢人现眼。带嘛，就只怕带不活……这事谁也不能怪。”

贵婶松了口气，望着子文的眼神里有了点柔柔的光。她说：“平常家里的事你都不管，随着我。这回是千不该万不该让两个细伢子早早地困在一起。我真蠢哪，该想到的事冇想到。”

贵婶连忙去找小泉，劝她莫哭了，冇得办法的事，哭坏了身子划不来。贵婶找来子文的一只旧棉鞋，把细妹子放在棉鞋里，正合适。又舀了碗米汤，用棉花蘸着米汤，放在细妹子一条缝似的嘴巴边，发现她会吮吸。自此以后，邱家就这样抚养细妹子。

一家人都想通了：没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大人过一天，细妹子跟着过一天就是了。小泉又替细妹子起了个好名字，叫人王。只是这名字只有家里人喊，别人不喊。外人都喊她木菩萨。

小泉在自己的上衣上缝了个大口袋，出去做事就把人王放在口袋里，一点也不误事。日子不知不觉过去了，小泉也长大了。自从人王出生后，贵婶就在自己房里给小泉另外搭了张铺，到小泉十七岁这年，邱家就让国臣正式娶了小泉。

贵婶有个侄子叫正凯，从小被日本人弄成了残废，人总是病恹恹的，不能做田里功夫，也不能结婚，便学了个裁缝，衣服做得不错。四十来岁了，仍是光棍一个。

这天，正凯来找贵婶，说：“姑姑，让小泉跟我学裁缝吧，女人做裁缝总比做田里功夫省劲些。小泉聪明，学得会。乡里人的衣服容易做，没那么多花样。我这身子，看样子也没几年了。”

贵婶看到自己娘家侄子瘦骨嶙峋，心里好难过。连忙出门称了肉，买了豆腐，还煮了三个荷包蛋，让正凯一个人吃。

一家人在饭桌上决定了，让小泉去跟正凯学裁缝。

小泉只学了一年裁缝，正凯就活了这最后一年。乡里人衣服简单，男的对襟衣，女的大襟褂，都着抄头裤，一式的便装，全用手工缝。一年的工夫，足够小泉把便装衣的手艺学到手，就接了正凯留下的裁缝铺，开始靠给乡里人做衣过活。

不知长沙动物园是怎么知道人王的。一天，来了三个人问路，一路找到小泉这里。小泉把人王关在房里，就是不让人看。

那三人买了好些糖果零食，讲了无数好话，小泉才让他们见了人王一面。他们对人王极感兴趣，开口就出五百大洋。

小泉说：“你们就算拿座金山银山来，我也不卖给你们。”

他们又讲了许多好话，说是让人王吃好的、穿好的、住好的，不用做事，只不过让人参观参观，看又看不坏，也不累，几多好！

小泉说：“你们就是说出花骨朵来，我也不会听。我不想让我的女

儿去现世，我要把她带在身边。”说完，便一个劲地催那仨人走。

俗话说：“裁缝不偷，五谷不收。”小泉又是一门心思想赚钱的，她跟别人不一样，她有个人王。小泉二十岁后连生二子，个个正常，还格外端正好看。只有人王，她不得不替这妹子的往后打算着点。小泉为人厉害，一毛不拔，替人做衣服又喜欢偷布。家里乱七八糟，地下、灶台上、椅子上、床前踏板上，到处都是鸡屎。来串门和做衣服的人，连个能坐的干净地方都没有。

小泉自己也知道家里脏，不好意思喊人坐，更不会泡豆子芝麻茶给人喝，只管低头做衣。按湘阴的风俗，不泡茶给客人喝，是最不贤惠的女人。加之小泉平常讲话直来直去，久而久之，地方上的人就有些不喜欢她。她苦做苦抠，几年一过，也有了些积蓄，便买了两亩田。

七

一九四八年中秋，白日里，学生放假，整个学校寂静无声，大门紧关着。

之骅对妹妹夕莹说：“今天是中秋节，我们来吃月饼，吃完月饼就去接爸爸。”

秋园给姐妹俩拿来两个月饼。从集市上买的散装月饼总共四块：之骅一块，夕莹一块，秋园一块，仁受一块。子恒在中学，不回家，便没有月饼吃。秋园又倒了两杯开水来。之骅和夕莹一人占一头，面对面坐在堂屋的竹床上，一口月饼一口水。夕莹说：“月饼真好吃。”之骅说：“妈妈在镇上买的，花掉了五个铜板呢。”夕莹又说：“这开水就是酒，我们喝酒吧。”然后举起杯子来，要和姐姐碰一下。在杯子和杯子要碰到的一刹那，夕莹眼珠子一睃，看到别处去了，嘴里叫着“姐姐

看”。

之骅顺着妹妹的眼神看去，只来得及看见墙角猫洞里一只毛蓝布小脚一闪而过。之骅冲妹妹摇摇手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别作声！肯定是湖北讨饭婆来了，听见屋里有人就要敲门了。”

这时秋园正好进来。夕莹告诉她：“妈妈，别作声，外面有湖北讨饭婆。”

秋园说：“现在禾都收过了，哪里还有湖北讨饭婆？”之骅和妹妹连忙做手势，让秋园莫那么大声，然后附着耳朵告诉她，刚才猫洞里亲眼看到的，有小脚过去！

秋园不作声，立即开门去看。远远近近的，哪有个人影子？更没什么湖北讨饭婆。她觉得事有蹊跷：如今刚打过禾，有饭吃了，哪还会有湖北讨饭婆呢？再则她刚从外面进来，怎么没看见呢？

秋园出门跑到徐老先生家去问有没有湖北讨饭婆来，答说没有。又到贵婶家去问，也说没有。最后到大门口去张望，路上连人影子都没有。秋园有些不安。

农历八月半，天气少雨，阳光的照耀却恰如其分，亮亮暖暖的，很是宜人。日落之后，渐渐辉煌的月亮印在黛色的夜空里，不知不觉变得圆满无缺。

半夜时分，夕莹说肚子有点疼，拉了几次红白相间的稀便，还不停地打哈欠，似乎睡不醒。过一会儿，秋园摸到床褥湿漉漉的，是夕莹撒的尿。秋园瞬间慌了手脚。夕莹从小就不尿床的，莫不是病得大小便失了禁？

从武昌庙赶回家过节的仁受问："今天都给夕莹吃了么里东西？"

秋园说："除了吃个月饼就是饭菜。"

仁受又转向之骅："今天有冇带夕莹到山上摘么里野菜、路边果子吃？"

之骅说："今天一天都冇上山，冇吃外面的东西。"

秋园忽然想起来，她白天曾到后屋挖了一些黄泥用来团盐鸭蛋。莫不是动了土？要不请个道士来关符？

仁受摆了摆手，似要赶走秋园的无稽之谈，赶紧起身到镇上去请医生。

秋园想起夕莹说的猫洞里一闪而过的那双诡异的毛蓝布小脚，不禁打了个寒噤。

医生还没有到，夕莹就一动不动地断气了。从病到死，她一直安安静静的，没喊过一声，没打开过眼睛……她没力气。

仁受把夕莹紧紧抱在怀里，让夕莹的脸贴着自己的脖子，一只手梳理着她依然如黑缎子般的头发，泪水在脸上横流。

秋园挺着个大肚子，全然不顾自己就要生了，哭喊着，捶打着，撕扯着，恨不得要把自己弄死。之骅的喉咙哭痛了，连话都讲不出来，只死死地抱着秋园，一家人哭成一团。

黑夜渐渐退去，天终于亮了。邱家和徐家听到哭声都过来了，谁都不相信活蹦乱跳的夕莹一个夜晚就死了。

子文好容易掰开仁受的手，一边劝说，一边把夕莹放在一块门板上。秋园哭着给夕莹换上了最好的衣裳。门板由两人抬到山上，从此，山上便有了一座小小的新坟，是夕莹的新家。

夕莹死后，秋园不吃不喝，不停地哭，动了胎气，第二天晚上，肚子开始痛，越痛越厉害。秋园在房里不停地走来走去，全然不顾肚里的胎儿，只一声一声呼唤着夕莹的名字，像一头受了伤的母兽。

秋园的第四个孩子子恕是在夕莹死去十个小时后出生的。乡里人都说这娃崽是夕莹转世投胎来的，劝秋园不必太过悲伤。

死去的夕莹是老三，仁受替子恕起的小名就叫赔三。

子文好容易掰开仁受的手，一边劝说，一边把夕莹放在一块门板上。秋园哭着给夕莹换上了最好的衣裳。门板由两人抬到山上，从此，山上便有了一座小小的新坟，是夕莹的新家。

夕莹死后，秋园不吃不喝，不停地哭，动了胎气，第二天晚上，肚子开始痛，越痛越厉害。秋园在房里不停地走来走去，全然不顾肚里的胎儿，只一声一声呼唤着夕莹的名字，像一头受了伤的母兽。

秋园的第四个孩子子恕是在夕莹死去十个小时后出生的。乡里人都说这娃崽是夕莹转世投胎来的，劝秋园不必太过悲伤。

死去的夕莹是老三，仁受替子恕起的小名就叫赔三。

第四章　黄泥冲

一

转眼到了一九四九年，新中国成立了，人民翻身做主人。

接着是土改。打倒地主恶霸，分田地。

土改时，因上无片瓦下无寸土，一家人全靠仁受和秋园教书维生，杨家被划为贫民，分到了田，分到了房子，还分到了四分之一头牛和四分之一套农具。

仁受处在极度兴奋之中，在家里喜笑颜开：“大半辈子，冇得一只田角、一寸土地，托共产党的福，终于有了自己的田土。我就是想过一种农家乐的生活，当个农民好自在，可以少和人打交道。这有几好，几单纯。田是刨金板，住在乡里，山清水秀，鸟语花香，种几丘自家的田，就有了饭吃。民以食为天，没有比吃饭更重要的事了……哎，良田千顷，日食一升；广厦万间，夜眠八尺。我不想发财，更不想当官，只要有口饭吃，有身粗布衣裳穿就行。”

没和秋园商量，仁受便辞了书不教，要重新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农民。

接下来是分房子。仁受的举动也颇为怪异。

徐老先生赶在土改前过世了，徐媖驰和徐正明一家被扫地出门，还是邱子文匀了两间茅草房给他们住。乡政府就将徐家的房子分了两间给

仁受。可是仁受不肯要，背地里对家人说："太熟了，不好意思住徐家的房子。"

这就难了。仁受当乡长的时候，乡里大小财主他都是认得的。凡是熟人的房子，他都不好意思住得，想出种种理由拒绝。土改干部最后索性说："那你自己去物色房子，看中了，就分给你们。"

几经周折，仁受终于在离花屋小学六七里的另一个村子里看中了几间空房。这几间房原是村里一个财主给佃户住的庄屋，仁受很是满意。

秋园实在不情愿，说在花屋小学这边都是熟人，杨姓人家也多，不会欺生，新村子都姓贺，就他们一家姓杨，有事想找个人帮忙都难。

可是仁受偏偏看中了那里，九头牛都拉不转。

一日，仁受领着秋园，之骅驮着赔三，一起去看房子。经田间小路转上傍山小路，山路弯弯曲曲，丘陵连绵起伏，终于到了仁受看中的房子。

还没靠近屋子，一条大黑狗就冲出来，朝他们汪汪直吠。随后出来个五十多岁的娭毑喝住狗。满娭毑个高、小眼，头发朝后梳成一个发髻，戴一个黑布做的绣花箍箍，走起路来铿锵有力，发出一连串咚咚声。

这个屋场叫黄泥冲。近邻就是满娭毑和满老倌。仁受家的屋子与满家紧挨着，仅一墙之隔，有两间卧室、一个堂屋、一间小厨房。屋里很暗，全靠屋顶的明瓦透进来光线。下雨天，屋里定会黑暗且潮湿。

仁受戴着眼镜，穿着长袍，走路笨拙，动作缓慢得像怕踩死蚂蚁一样，碰到人早早就露出谦和的微笑。他平时菜草不分、五谷不辨，完全

是个书呆子，又有了五十岁，从头学种田谈何容易。事实证明，种田真不容易，起码没副强壮的身体就不行。不要说犁田、耙田这些技术活，仁受因有疝气痛，不能站久，一般的手脚功夫都做不了。

秋园曾经包过小脚，子恒在读初中，田是怎么也没办法做的。无奈何，只好将田包给了邻居满老倌种。把自己的田包给别人家种，是最最下策的事。别人不会诚心替你种好，而从播种到收割，讲好给多少谷，一粒也不能少。

从犁田到打禾，满老倌都要等把自家田里的事做完了，再来做仁受家的。结果，每一步都赶不上季节，禾长得像荒山野岭的茅草，稗子倒比别人的多。打了禾以后，该还的要还，该交的要交，真是禾镰上壁，就有饭吃。

幸亏秋园还在教书，花屋小学如今已更名为新民小学。一家五口就靠秋园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，还要送子恒上中学。后来，秋园利用在南京妇女补习班学到的手艺帮人做衣、绣花、打鞋底、做袜底，靠这些缝缝补补的活计来贴补家用。人家给的不一定是钱，也有谷、米、菜、薯、柴……给什么，秋园就要什么。

二

仁受明知自己不行，种田的决心却不改当初。他总是避着秋园，企图下田学做事。一次，他悄悄去田里学耘禾——他们的田已包给满老倌种，无需亲自耘禾。等他回到家，简直成了个泥人，连眼镜上都糊着泥巴。

仁受坐在椅子上，对之骅说："快给我看看，我的大拇趾缝里又痒又痛。"之骅蹲在地上，把他的大拇趾掰开，看到两条黑肥的牛蚂蟥正

缠在一起吸血。之骅好容易把蚂蟥捉出来，仁受脚趾缝里的血还在不停地流。之骅把所有怨恨都发泄在这两条蚂蟥身上，拿块石头把它们砸成了肉酱。

山分到了每家每户，连扒柴都不能随便到别家山上去扒。仁受家的山本就分得不好，杂柴早就被砍得干干净净。

一次，一位好心人让给他们家三十斤劈柴，仁受执意要去担。雨后天晴，路尚未干透，很滑，仁受一下就把脚给崴了。虽然没断骨头，却扭了筋，拖了两个多月才能正常走路。

脚一好，仁受又想着出门做事。一天，一大清早就不见了人影，之骅和秋园正要去找，他喜洋洋地回来了，远远就喊道："秋园哎，秋园哎，我起了个大早床，把后背菜地里的草割干净了。"秋园心想：后背菜地里根本没有草，该不是把那块韭菜割掉了？赶紧跑到菜地去看，地里的韭菜果然让仁受铲得干干净净，一根也不剩。

仁受的疝气病又发作了，阴囊肿得像个葫芦。痛起来人就像暴怒的狮子，呼天喊地，在床上滚来滚去，这头爬到那头，床板跟着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。只要秋园和之骅稍不留神，仁受就往墙上撞，要么就飞快地往门前塘里跑，只想尽快结束这生不如死的痛苦。

之骅和秋园只能在一旁陪着哭，毫无办法。后来听人说，用嘴巴含着一口盐水，对着肚脐眼使劲吸，能减轻一些疼痛。每次仁受感觉自己要疝气痛了，秋园就赶快泡一碗盐开水，对着他的肚脐使劲吸，但也没多大用处。

每痛一次都要脱层皮。秋园总担心仁受有一天会痛死。于是再苦再累，秋园也不让仁受做重活，砍柴、扒柴、挑水、挖土、种菜这等事从

不让他帮忙，尽可能让他多躺在床上，免得气往下坠。

一九五一年，秋园又生了个男孩。仁受替他起了个小名，叫田四，以此纪念他们家有了田。

三

满娭毑喜欢坐人家。自从搬过来，满娭毑每天总要来串一两次门。她一进门，秋园就赶紧烧茶，豆子、芝麻还不敢放少了。满娭毑吃了一碗又一碗，不吃上四五碗，把个肚皮撑得鼓鼓的急着要去屙尿就不走人。

满娭毑告诉秋园，她每天来这里坐是看得起他们家。他们是读书人家，她就是喜欢读书人，一般人家她根本不去坐，看都不看一眼。秋园脸上还得堆着殷勤的笑，唯唯诺诺点着头。

因吃饭都成问题，家里有时没有豆子、芝麻。满娭毑来了，要是没吃上豆子芝麻茶，一副脸瞬间拉得老长，迈出门槛就开始骂人："冇看过咯[6]样不贤惠的堂客，到她屋里坐，连茶都冇一杯喝。冇得豆子芝麻，鬼才相信，还不是舍不得给别人吃。乡里人宁愿不吃饭，豆子芝麻是要买好放起的，来了人客好泡茶。冇看过咯样厉害的堂客！"

秋园听满娭毑骂骂咧咧，只能躲着不作声，然后卖谷卖米也要买点豆子芝麻放到家里。这个满娭毑，实在得罪不起。

满老倌和满娭毑生有二子一女。女儿二菊嫁在离黄泥冲一里地左右的下屋，叫赐福山。二菊白天去赐福山，但每晚都回娘家睡觉，几乎夜夜都有男人来找她。

满家小儿子叫满宝生，满娭毑把他看得十分重。宝生长得唇红齿白，秀气得像个女娃，声音也尖尖细细，人却十分顽劣。他原先在黄泥冲读小学，后来黄泥冲的学堂合并到新民小学里，读五年级的宝生就到了秋园的班上。

一次秋园出了道作文题《我的妈妈》。宝生很快就交了卷，卷子上只写了一句话："我的妈妈皮红肉白角儿尖。"刚刚学过一篇叫《菱角》的课文，其中有句话讲到菱角皮红肉白角儿尖，他就把这话用来形容妈妈。

秋园批评宝生不动脑筋，转天他竟用纸包了一包屎丢在秋园家门口，害得秋园一早起来就踩了一脚屎。

碍着满娭毑厉害霸蛮，秋园不敢作声，只回到屋里急急地把鞋换了，又到塘边去刷鞋。一边刷，一边忍不住埋怨起仁受来："我说还住花屋里那边该有多好！人都处熟了，都是善心人哪……都说远亲不如近邻，这邻居不像个好相与的啊……"

四

到了一九五二年，家里再也送不起子恒读书了，十六岁的子恒被乡政府叫去当了文书。同年，政府征志愿军，子恒报了名。

子恒不但体检过了，还成了县里第一个空军。秋园得知这个消息，第二天一早就跑到乡政府去找子恒。到了那里，正碰上新兵排队，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在队列前讲话。原来新兵就要开走了。

秋园靠在乡政府大门的石狮子旁，一等那军官讲完话，便不管不顾地冲进队伍，拖着子恒就往回走。论力气，秋园当然拖扯不过子恒，但

子恒不敢太违拗。

一路上，秋园哭着对子恒说："你当兵去了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你爸爸身体不好，帮不上什么忙，弟弟妹妹都小。你一走，这个家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得了。"

因为是志愿军，政府并不勉强。子恒的参军梦就此破灭。

下半年，东北重工业部来乡里招工，子恒考取了统计班。秋园用同样的理由又一次让他没走成。

后来县上招考新教师和医生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医生、教师都要重新考试。仁受认为教师和医生是最好的职业，教师可以培养人才，医生可以救死扶伤，不管哪朝哪代，书都是要人教的，病都是要人看的。医生的话，就算考上了也还要继续读书，家里供不起，也不能很快赚钱。所以，仁受就让子恒去考县教师培训班了。

秋园和子恒一同去县城参加教师考试。黄泥冲离县城有八十里，没有车子，得靠走路。秋园是包过的小脚，脚板心很空，脚背很高，除大拇趾外，四个脚趾都挤在一起，走路时大拇趾一个劲往前冲。

晚上终于到了县城，在饭店住下。秋园的大拇趾打了血泡，血泡磨破了，感染发了炎。十指连心，秋园那晚痛得没睡觉。

第二天，好不容易挪进了考场，脚趾还是痛得钻心，秋园根本无心考试。回程时，子恒扶着秋园，整整走了两天才走到家。秋园的脚足足痛了一个月。

考试结果下来，子恒考取了，秋园落了榜。经过一个暑假的培训，子恒被分配到西乡垸子里的西河坝小学当老师。垸子离湘阴县城八十里

路，县城离黄泥冲又有八十里路，子恒只能寒暑假回家。

秋园没有考上公办教师，但新民小学缺老师，她就留下来教书，只是薪水很少。但如果没有秋园这点收入，这个家真不知怎么过下去。

之骅十岁，早就到了读书的年龄。可为了带两个弟弟赔三和田四，读书的事是想也不能想的。除了领两个弟弟，之骅还要洗衣、煮饭、挖土、捡柴、种菜……之骅得让秋园腾出手来干针线活，一家人才能有口饭吃，她必须帮秋园撑起这个家。

晚上和下雨天，仁受会教之骅识字，或念书讲故事给她听。秋园则教之骅搓麻绳、纳鞋底、绣花等活计。

五

秋园当民办教师，拿的也是工分，分得的粮食不够吃半年。全家人仍过着吃了上餐没下顿的日子。秋园白天教书，晚上替人做针线，常常做到深更半夜。

之骅也帮秋园做活：绣鞋面子上的花，绣做嫁妆的枕头套子。枕套上的观音送子、鸳鸯戏水、喜鹊噪梅……都是之骅自己画、自己绣的，活灵活现。村里的妹子都好喜欢，没一个人不夸之骅的。

之骅已经十二岁，还没进过学校门。看到同村的女孩子都快读完小学了，她急得要发疯，跟秋园提了好几次要上学。秋园每次都很耐心地解释，不是不愿意送她读书，只是如今连饭都吃不饱，如果没有之骅在家带弟弟、种菜、搞柴、挑水、洗衣、煮饭，自己就不能去教书，日子就没法过下去。

明知家里是这个样子，之骅读书的欲望还是越来越强烈。

一天傍晚，秋园在坪里架好门板，把衣料放上面替人裁衣。为了节省灯油，天不断黑，秋园是不进屋的。

之骅又斗胆提出要去读书。秋园咔嚓咔嚓剪着布，叹了口气，还来不及开口，仁受突然从灶屋里出来了。他手上拎了把菜刀，扑通一声跪在之骅面前，把菜刀往脖子上一搁，说：“明年再不送你读书，你就用这把菜刀把爸爸杀了！”

之骅看到仁受颤抖的手举着菜刀，头发已经灰白了，棉布褂子上补丁摞补丁，褶头便裤膝盖上的两个大补丁正贴着地面，脚上套着双烂鞋子。之骅一阵心酸，赶紧抬头望天，不让眼泪流出来。当时也呆了，竟不知扶仁受起来。

秋园连忙扶起仁受，说：“何必这样呢？”

谁也不作声。秋园收好东西，一家人进屋吃饭。仁受煮了一锅苋菜粥，鲜红鲜红的，偶尔能看到白花花的饭粒在红汤中闪着光泽。

白天的燥热慢慢散去，屋子侧边塝上的树枝在微风中摇摆着，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头顶上来回飞舞，蟋蟀开始吟唱……但在之骅的记忆中，那个傍晚只有寂静，死一般的寂静。

过去仁受教书时，每个星期回家一次。他很会讲故事，每次回来都要给孩子们讲故事。有时实在没有故事可讲，他就装模作样地想呀想，之骅和夕莹就眼巴巴地望着他的嘴。仁受说：“我要讲了，你们听好——故事者，古来之事也。”听到这句话，姐妹俩就大失所望，知道仁受今天真的没故事可讲了。

之骅和夕莹从外面回家，仁受总会从房里奔出来，拿把背面嵌有镜

子的毛刷子，把姐妹俩从上到下刷一遍，怕她们身上有灰，不干净。

仁受从没打骂过孩子，也没发过脾气。如今落魄至此，竟因送不起女儿读书而向女儿下跪！之骅被读书的强烈愿望折磨得睡不着觉，一面又心疼父亲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过了年不久，秋园把之骅叫到身边，对她说：“你去把屋檐下簸箕里的鸭毛拿到街上卖掉。卖了钱，去买一块写字用的石板，再买一根扎头发的牛筋，要准备读书了。”

之骅好高兴，连忙拿一张旧牛皮纸把鸭毛包好，走上街去。走了十里路，到了一家废品店，想不到鸭毛只卖了五角二分钱。之骅的头发可以编辫子了。她花一分钱买了根牛筋，从中剪开，可以做两根。石板花了两角钱，石笔一分钱。又花两分钱买了个葱油饼，饼有碗口那么大，金黄金黄的，上面粘着葱花，喷香。之骅站在卖饼的老倌子前面，看他把葱油饼放在纸上递过来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，恨不得接到手就咬一口。可她忍住了，把葱油饼仔细包好。饼要留给弟弟们吃，剩下的钱要交给秋园。走在路上，之骅无数次地拿出葱油饼嗅闻，口水使劲往喉咙里吞，简直能听到咕咚咕咚的响声。

六

日也盼夜也盼，终于盼到了这一天。

之骅年纪大了，从一年级读起怕是不行，自己也怕羞。经过商量，决定插班读小学四年级第二学期，然后转入完小[7]读五年级。

刚开始读书就是四年级，语文倒还没什么问题，算术就有点难了。一次，算术老师在课堂上出了道题，让做完的同学举手。之骅做出来

了，可因为没有把握，便迟迟没有举手。

老师说："杨之骅没有做出来吧？"之骅脸上火辣辣的，羞得头都抬不起来。

从此以后，除了上茅房，之骅都在座位上做算术题，不会就问。结果，她的算术成绩突飞猛进，每次考试都是头名。

四年级读完就要转入完小，完小离家十二里路，要翻过一座山。

上完小先要考试。考完了，秋园替之骅去看榜。见到榜上杨之骅的名字，秋园就扯了三尺白底起绿格子的洋布，替之骅做了件褂子。因为急着替人做衣，秋园慌慌张张把之骅的褂子裁错了，穿在身上短了一截，只好用剩余的零碎布接了条边，两边各打了一个褶。此外，之骅还有一条没打过补丁的黑洋布裤。一早，之骅就穿着这身衣服去上学，晚上回到家马上脱下来洗净晾干，第二天又穿着去学校。

九月初，五点多天就亮了。之骅穿着绿格子褂和黑洋布裤，乐颠颠地走在上学路上。天空蓝得耀眼，植物绿得耀眼，山坎上裸露的红土鲜亮得耀眼。提着簸箕捡狗粪的老倌子和看牛的细伢子打着呵欠、抹着眼睛，陆陆续续从家里出来，消失在旷野里。

天气慢慢冷起来了，天亮的时间推迟了。之骅必须天不亮就起床，点燃煤油灯，再把柴火烧燃，随即吹黑油灯。她坐在小矮凳上，仔细往炉火里填进树枝、树叶，柴火不时爆出零星的火花。

锅开了，咕咚咕咚地响着，青青的菜叶和数得清的白饭粒在沸水里上下翻腾。稀饭煮好了，舀出一碗，就着炉火吃起来。为了省油舍不得点灯，炉火将之骅的身影投在墙上，好大好大。

之骅将秋园头天晚上炒好的一碗麦子装进一个小布袋里，放进书包，这是她的中饭。随后背上书包，轻轻地打开门，迈出门去，返身轻轻地带上门，向学校走去。因为没有钟，拿不准时间，有几次走到学校，还没有开门。

为了让秋园腾出更多时间替人做衣，之骅傍晚放学回家，书包一放，换下衣服，就出门去搞柴、挖土、浇菜……直到天黑，再回家炒菜。仁受已煮好了饭。

家里有块肥肉，约莫半块豆腐那么大，每次炒菜前，用它在锅里擦一擦，当是放了油。久而久之，肥肉变成了深黄色，表面薄薄的一层熟了，散发出诱人的香味。每回炒菜，之骅闻着香味都很想吃。一次，她实在馋得不行，就用菜刀切下薄薄的一片，放进嘴里，慢慢地、爱惜地嚼着。本想多嚼一会儿，品尝它的美味，可这片肥肉实在太小太薄，一不留神就滑进了肚子里。

又这样吃了两次，肥肉明显变小了。一天，之骅正在炒菜，秋园进来看到放在灶上的肥肉，说："这肥肉真不经擦，细了好多。"

之骅不敢作声，背对着秋园，装作专心专意地炒菜。

吃过晚饭，之骅和秋园就着一盏煤油灯，替人做针线活：绞衣边、纳鞋底、做袜底。做上一会儿，之骅的呵欠就一个接一个，脑壳朝前栽下去，抬起来，又栽下去……每天都这样和秋园一起做到深更半夜才去睡。

吃不饱加上缺觉，之骅经常头晕眼花、手足疲软、浑身无力，常常一坐下就睡着了。为了不让自己睡着，她自动到教室后面靠墙站着上课。

一天，班主任黎老师走到之骅身边，拍拍她的肩膀。之骅抬起头来，看到是黎老师，一阵紧张，满脸羞愧。

黎老师轻轻地说：“杨之骅，你是不是身体不好，这样没精神？”

黎老师向来对之骅很好，很关心她。之骅便把一切都告诉了黎老师。

黎老师一副好难过的样子，说：“等下替你换个座位，换到靠墙那边去，你靠着墙会舒服些。”

之骅的头慢慢低了下去，喉咙里似乎堵了东西，眼睛里有了雾水。此刻，她才觉得自己好可怜。

很快到了冬天，困难越来越多。早晨起来没有棉袄穿，人冻得瑟瑟发抖，牙齿咯咯响。一天，秋园把之骅叫到身边，从床上拿出块给弟弟们垫尿的烂棉片，安了两根带子，绑在她身上，权当棉袄，外面加件罩衣。

之骅一下子热乎起来了，高兴地说：“好热乎啊！”

秋园说：“想尽了办法，再没别的法子了，只要你觉得热乎就好。”

之骅说：“热乎热乎，今年冬天好过了。”

一天早晨，之骅走到半路上，北风不紧不慢地吹着，忽然下起了好大的雪。远近高低，凡是能接触到雪的地方，瞬间便染成了白色。之骅折了根树枝，不时扑打身上的雪，不让它们停留。若衣服弄湿了，实在没得换。她又脱掉鞋子，塞进书包，光着脚踩在冰冷的雪地上。积雪堆得很快，在她脚底发出嘁喳嘁喳的响声，她的脚很快就冻麻了。

好容易走到学校，正好碰见黎老师。一会儿，黎老师用搪瓷脸盆端了半盆热水，胳膊上搭条毛巾，径直向之骅走来，说：“杨之骅，快把脚洗了，天气好冷。”望着这样好的搪瓷脸盆，之骅不舍得用，也不好意思用。黎老师说：“还发什么呆，赶快洗呀！水会冷掉的。”在黎老师的催促下，之骅慢慢把脚探进盆里，心头暖暖的，眼眶阵阵发热，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

放学回家时，之骅仍打着赤脚，可不能让唯一一双好鞋打湿。回到家，她烧了一盆好热的水，满以为用滚热的水泡泡，脚就不会那么痛了；谁知冰冷的脚突然遇到热水，真好比万箭穿心，之骅立马痛得大哭起来。

冬去春来，万物复苏。

清晨，之骅赤脚踩在缀着露珠的青草上，高高兴兴地去上学。仰望蓝悠悠的天空，精神抖擞。读书是件多么快乐的事啊！

这天，班主任黎老师和教体育的戴老师带着全班去春游——爬山。早有同学预先将红旗插到了山顶上，旗子在风中飘呀飘。走到山脚下，同学们个个争先恐后地向山上冲去，好比战士抢着占领高地。

爬到山腰，之骅整个人虚汗淋漓，肚子饿得阵阵痉挛，简直寸步难行，只好蜷缩着身子躺在路边的草地上。天气真好，太阳暖和和地照在身上，空气甜丝丝的，微风轻轻从身边吹过。

之骅迷迷糊糊、似睡非睡，有个声音在耳边不断重复着：“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真的要死了！”那声音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。

忽然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，很真切、很清楚。之骅一激灵，睁开了

眼睛。只见黎老师站在一旁，正担忧地俯视着她。她本想给黎老师一个微笑，但连微笑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
黎老师从口袋里拿出一小包饼子，递给之骅，说：“赶快把饼子吃了，会好些的。”

之骅顾不上斯文了，二话没说，接过饼就往口里塞，又伸着脖子使劲往肚里吞。黎老师又取下肩上的军用水壶，递给之骅。之骅仰着脖子，双手抱住水壶咕咚咕咚，感到生命重新回到了身上。

之骅挣扎着想站起来，黎老师说：“别急，还躺一会儿。”她抹着嘴巴，望着黎老师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缓过劲来后，之骅告诉黎老师，自己今天没吃什么东西。家里连一点吃的也没有，要不是哥哥节省钱和粮票给家里，一家人真会饿死。

黎老师听着，点点头，说：“你每次考试都是五分，这学期评到了一块钱奖学金，这钱你莫拿回去好吗？存在我这里，万一下学期家里出不起学费，可以靠它继续上学。下学期就毕业了，你千万要坚持读完啊！”之骅答应了，知道老师是为她打算。

回到学校，黎老师要之骅跟他去吃午饭。老师们吃的是钵子饭，最多三两米。黎老师分了一半给她。吃完那一两半米的钵子饭，之骅完全复原了。

转眼到了寒假，地里的菜吃光了，家里好几天都揭不开锅。看着两个饿极的弟弟，之骅又跑了十二里路，找到黎老师，拿回了那一块钱，用它买了几斤米回家。

完小毕业后，之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学校。

七

搬到黄泥冲不久，满娭毑替她的大崽富平讨了一个堂客。

那是农历十一月，天气出奇地冷。一连下了几天冷雨，好容易天晴了，太阳终于从云层里拼命地钻了出来，大地顿时亮堂起来。

这时有顶篾轿子，由两个人抬着，一直走到青石坊坪里才放下。从轿子里走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妹子，手里挽着一个花布包袱，由抬轿子的带进了满娭毑的家门。

这妹子就是新娘子——富平的堂客。她长得蛮高，奇瘦，身子扁扁的。皮肤倒还白，可长条脸上没有一点血色。两根长辫子垂到腰际，却并没给她带来一分两分妩媚，横看竖看都觉得是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。

新娘子没带一点嫁妆，连起码的提桶、脚盆都冇得。单这点就使满老倌、满娭毑很看她不起。打进门那一刻起，就冇得好样子对她。这是个破落地主的妹娌[8]。父亲抽大烟，哥哥不务正业，将好好一份家产挥霍一空。母亲活活气死了。土改时，一家人被划成破落地主。

新娘子本来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王素云。可自从进了满家的门，“王素云”就被“满春桃”取而代之了。

媳妇进了门，满娭毑就摆起了架子，什么事都不做。春桃从早到晚有干不完的活。在家便是洗衣、煮饭、喂猪……还要专心专意给满老倌老两口泡好茶递到手中，再将烟袋送到满老倌手里，点燃纸媒子[9]把烟点着。做完这些，再出门锄草、种菜、砍柴、耘禾……

春桃没有喘息的余地，挨骂是家常便饭，有时还要挨打。富平凡事

跟着父母转，一点都不疼堂客，把她看成个外人。春桃在满家的地位连她养的猪都不如。

春桃的日子真是难挨，但又不能回去，回去也无法安身。她哥哥过得叫花子不如，有一餐冇一餐。

结婚几个月后，春桃怀了孕，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，要是这回能生个崽，兴许日子能好过些。

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。那天，春桃发作了，肚子痛得在床上滚。满娭毑装作不晓得。春桃痛得在床上哎哟哎哟地喊。

满娭毑不但不进屋看看，还拿根竹竿子在春桃房间的木格窗上狠狠地敲，边敲边骂："叫么里？叫么里？谁冇生过崽，就你生崽痛，别人都不痛，怕别人不晓得你在生崽是不是？想把那些男人都叫来看你分开个胯生崽，蛮好看是不是？真不要脸，贱货！平常扫地不撮稀里[10]，如今稀里堵了胯，生不出来，活该！"

满娭毑骂得不堪入耳。秋园听到了，跟仁受说："看样子春桃要生了……"她踌躇一阵，听春桃喊得瘆人，终于忍不下去，走到隔壁，问过满娭毑，然后进了春桃的屋。

春桃满身汗湿，对秋园说："梁老师，这回我死定了，死了也好，难打磨头[11]。"

秋园说："不怕，生人都咯样痛。快把裤子脱掉，让我看看。"

春桃脱下裤子，毛毛的头发都露出来了。秋园洗净手，凭自己生几个娃娃的经验，将手托在那地方，叫春桃使劲。几把劲一使，毛毛就顺

利地生了下来。秋园用旧布缝了个布袋，里面装满草木灰，垫在春桃身下，生产后的血污就流在这个灰袋上。

春桃还冇满月就下了床，屋里屋外地做事。但因为生了个妹子，惹恼了满娭毑，她出门也咒，进门也咒，一天好几遍。

“生伢都不会生，生个赔钱货。晓得我们满家男丁金贵，就偏偏不生崽，生个妹子想把我气死。”讲到这个“死”字，满娭毑的确气得厉害，脖子上的青筋突突地跳。

这个妹子满娭毑冇碰过。春桃替她起了个名字，叫捡大，意思是捡来一条命。

八

一九五三年，土改复查，仁受的历史被翻检出来，由贫民被改划为旧官吏，成了人民的敌人。

八月底的一天，红彤彤的太阳刚从对门山上爬上来，就见大路上浩浩荡荡一群人向秋园家走来。这些人个个横眉怒目，铁青着脸进门，看也不看秋园一眼，只顾着把屋里东西往外搬。一会儿工夫，就把家给搬空了。这种场面，土改时仁受和秋园见过好多次，心里早就有了底，这叫扫地出门。幸运的是，他们只被“扫地”，还没被赶“出门”。满娭毑手里拿着秋园那个旧钱夹子，翻来覆去地摸着里面的夹层，看得出很失望。仁受一家靠墙站着，口都不敢开。唯一没想到的是，最后满家大崽富平拿出一根棕绳，将仁受五花大绑带走了，丢下一句话：“下午送东西到乡政府去。”

等人走光了，秋园带着之骅开始整理房间。睡房里只剩下一床打了

补丁的被子和一些旧衣服，一张像样点的木床被抬走了，只剩下一张很烂的架子床。灶屋里只剩口缺了边的锅子，连像样的碗都拿走了。

中午，一家人都没吃饭，因为吃不下。秋园将仅有的一床被子和仁受的两件旧衣服捆在一起，要之骅去乡政府送给仁受。

仁受被关在一间空房子里，门前有人看守。之骅得到允许，可以把东西送进去。仁受面如土色，瘫坐在屋角，把之骅叫到面前，小声说："这次我可能会被枪毙。历届的乡长都枪毙了，保长也枪毙了几个。我死了，你们不要难过。我虽没做过迫害老百姓的事，但总是替国民政府做过事，罪有应得。国民党确实腐败，我深有体会。共产党看来是真为穷人、为百姓办事，现在穷苦人都分了田、分了房，人人都有饭吃、有衣穿。人民政府好，你们要听政府的话，千万不要做对不起政府的事。你们的妈妈跟着我冇享过一天福，我很对不起她，只有来世报答。我死了，她更可怜。你们要好好地孝敬妈妈，听妈妈的话。"

仁受这一席话，之骅听得泪流满脸，又不敢哭出声。

没收东西的第二天，满娭驰走到秋园家，气哼哼地说："真倒霉，背了大时，原想有个好邻居，冇想到你们是国民党的大官，是么里好人！鬼晓得你们欺压了几多老百姓，剥削了几多老百姓。我们都受了你们的压迫剥削。如今，我们翻了身，不怕你们了，我们要当家做主人，好好地管你们。"又指着秋园说："你一个官僚太太，肯定不是个好人。"

从这天起，之骅和弟弟不敢出门，也不敢到坪里耍。担水、摘菜时宁愿绕圈走山上的野鸡路，除非碰到下雨，山上密密的杂草沾上水珠会打湿衣服，不得已才走和满娭驰家并排的前门。

有一次，秋园出门，满娭毑看到了，大声对她说："旧官吏太太，又要去做么里坏事！看到你我心里都作呕，跟你们这种人住在一起真晦气、真倒霉。"

若是看到之骅姐弟出门，就说："旧官吏的几个崽子又出来了，要去搞么里破坏？"

那阵子，之骅姐弟轻易不出门，把自己关在家里，就像关在笼里的鸡。

九

刚解放那阵，四老倌被划为中农。土改复查，中农上升一级，成了富农。富农也是人民的敌人。宣布那天，众人集中在四老倌的屋门前，等候对他的发落。

不一会儿，四老倌从堂屋里被五花大绑着带了出来，低头站在众人中间。斗争会开始了，第一句话就是问他有多少金子，金子放在哪里。四老倌一口咬定没有，这下激怒了众人。队长叫了声"搜"，就有人从四老倌裤腰上解下由黄变绿的铜锁匙，一窝蜂冲进卧房。

墙边摆了一张旧木床，床上乱七八糟地堆着被子。另一墙边支了块大青石板，上面堆满了大大小小、高高矮矮的坛子、罐子、缸子，装着日用、米面、油盐酱醋等。床角的墙上钉着几枚用竹签做的钉子，钉子上挂着几个包袋，里面是一年四季的换洗衣物。墙角两个大粪桶里的屎尿就快溢出来了，污臭难闻。人们把所有东西挪到堂屋，仔细检查。粪桶叫兵桃倒去了。

哪儿都没有找到金子。有人建议掘地三尺。于是开始挖地，一会儿

就在卧房正中央挖了个大坑。四老倌站在一边，老泪纵横。一伙人累得气喘吁吁、汗流浃背，也没找到一颗金子。

人们离开前往卧室门上贴了封条，爷孙俩被赶到茅屋去住了。

直到大黄牛被人牵着离开时，兵桃才一激灵意识到，黄牛也要充公了。他赶紧走到牛旁边，一次一次摸牛的身子，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。没有牛了，他这冬天怎么过啊！

晚上继续斗争四老倌。天气出奇地冷，四老倌站在堂屋中间，穿堂风掀起他的长袍，露出了里面的短裤，裤裆耷拉到膝盖，两条瘦瘦的腿就像两根柴棍。他眼里流出浑浊的老泪，时不时举起粗糙的手指抹去眼泪，脚抖个不停。

四老倌说："我实在没有金子啊，就是把我打死，我也拿不出金子。"

众人认为四老倌不老实，有金子不肯交，不受点皮肉苦是不行的。有人抬出一只大水缸，缸里放了条泥鳅，命他脱光衣服去捉这条泥鳅。兵桃突然冲到爹爹面前双手抱住他，不让他脱衣服。四老倌拍拍兵桃的肩膀，说："不怕，爹爹抗得住。"说着脱下棉袍，仔细地披在兵桃身上，又轻轻地说："要是能这样冻死，倒蛮好。"

四老倌站在缸里，浑身抖个不停，牙齿咯咯响，不要说捉泥鳅，连站都站不住。有人把四老倌扶出来，叫他好好想想，想通了，交出来不迟。

后来，天气实在太冷，众人各自散去。

兵桃扶着爹爹回到茅屋里，让他睡在稻草上，又给盖上烂棉絮。兵

桃紧靠爹爹躺着："爹爹，有金子就拿出来算了，免得皮肉受苦。"

"兵桃，我哪来的金子，那东西要值多少钱！我只有四大缸粗盐，放在屋背后的薯窖里。"四老倌说着，叹了口气，"都是麻衣相师害的，别人还真以为我有金子呢，才遭此大难。"

干部们三天两头要四老倌交出金子，威胁他说："你再不交出来，不要说我们不讲情面，恐怕又要受皮肉苦了。"

四老倌答："我实在没金子，拿什么东西交。"

某天上午，四老倌被人用麻绳绑住两个大拇指，吊在生产队门前的大樟树下。他呼天喊地，脸上的汗就像下雨样吧嗒吧嗒往下掉，棉袍被汗浸透了，风一吹，浑身打着哆嗦，后来头一歪就昏死过去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兵桃几次冲过去想抱住爹爹，每次都被挡了回去。

兵桃看着爹爹，心想：没有人，还要盐干什么？还是救下爹爹这条命要紧。

"你们把爹爹放下来，我知道屋背后薯窖里有东西。"兵桃喊道。

四老倌被放了下来。

众人拿着工具挖薯窖。这薯窖是径直往山里打进去的，足有丈来深，深而窄，只能容下一个人。大家轮流挖，挖到第六个人时，锄头发出了碰到硬东西的声响。最后，队长钻进去小心地把泥巴扒开，原来是只缸。

众人挤在薯窖两边伸长脖子，踮着脚，那阵势就好比迎接上头干部的到来。

队长喊道：“靠边点。”

人群自觉向后退去。队长调转身子，把缸朝外一推，它便畅通无阻地滚到禾坪里，碰到障碍才停下来，缸面覆盖的稻草纹丝不动。缸直径约两尺，高约两尺五。这一缸如果都是金子，那还得了，怕是要把整个湖南省都买下来！

队长交代一句：“谁也不准动这只缸。”反身进了薯窖，接着挖，一共挖出了四只缸。

这四只缸大小一样、颜色一样，整整齐齐摆在禾坪里。太阳快下山了，由于兴奋和期盼，大家都忘了吃饭。

队长交代大伙回家吃饭，吃了饭赶紧来，人到齐才开缸，又叫来两个社员看住四只缸。

兵桃背着爹爹，一步一步走回茅屋，把爹爹轻轻放在稻草上，盖上烂棉絮，不停喊着“爹爹”，直到爹爹应了一声，才走出去。

不知兵桃从哪里弄来两个鸡蛋煮成荷包蛋，满满一碗，撒上葱花，滴上菜油，油在汤面浮出一片小小的黄圈圈，发出一股香味。兵桃喂着爹爹一口一口吃蛋、一口一口喝汤，一碗荷包蛋很快便下了肚。四老倌伸出舌头仔细地舔着嘴唇。

兵桃肚里发出咕咕的响声。“唉，想不到荷包蛋这么好吃。爹爹，下半年我就买几只小鸡来养，冬鸡下蛋多，明年我们就有蛋吃了。以后你不要下田，在家里烧烧饭、喂喂鸡，我专心出工，多挣些工分……”兵桃轻声细气地和爹爹说着话，他想缠住爹爹，不让他知道众人在挖他的盐。

四老倌用从未有过的温柔眼神看着兵桃说：“唉，我死了不要紧，满了花甲，不算短命鬼，就是还有一件事没完成。”

“爹爹，什么事？”

“就是还没替你把堂客讨进屋。你长相不好，又出了这种事，只怕往后难找堂客。”

“爹爹，不想这么多，我二十岁还不到，不急。就是二十岁到了，我也不去想三四十岁的事。”

“兵桃，爹爹最对不起的就是你，我没把这日子过好，真过得不像人样。你跟着爹爹，从小到大没穿过件好衣，没吃过餐足肉，到头来落得这个下场。”说着说着，四老倌的眼睛模糊了。

兵桃聪明，看得懂人意。他伸出糙树皮一样的手替爹爹擦眼泪，说：“莫哭，莫哭，饭是有吃的。以后，我会尽量孝敬爹爹，您老只管放心。爹爹，没有你，就没我兵桃。我两岁多就没了父母，还不是爹爹像养牛样把我带大。爹爹怕我乱跑，犁田时用根粗绳子把我拴在田头的树荫下。绳子结难打，打紧了，怕勒坏我的腰子，打松了呢，又怕我跑出来掉进水里淹死。我记得，小时候我和爹爹睡一张床、盖一床被，靠着爹爹好热乎。长大倒尿起床来了，害得爹爹睡不好觉，才让我睡到牛栏上去，这也不能怪爹爹。”

兵桃忽然压低声音，附着四老倌的耳朵说：“爹爹，我还有一块钱藏在牛栏的墙缝里，原先打算等爹爹不在家时买餐肉吃，是我偷了爹爹几斤谷卖的钱。明天天一亮，我就去镇上替爹爹买斤肉，炖得烂烂的，给爹爹补补身子。”四老倌身子轻轻抖着，嘴巴发出响声，似乎正吃着兵桃炖的肉。

四老倌又轻轻地对兵桃说："我挂在墙上的烂布包里本来有五十八元，是留着防老的，有一身新衣是留着装老的，还有一身新衣是留给你相亲穿的，如今都被没收了。"说着，呜呜地哭起来。

兵桃看着爹爹如此伤心，连忙劝道："莫哭，莫哭，别人听到可不得了。只要留下条命就够了，有什么比命更金贵的呢？爹爹，以后多种些菜、勤割点草，农闲时稀饭煮薄些，多掺和些东西，省点出来换钱，再替爹爹做件装老，再存点钱防老用……我心里早盘算好了。等爹爹百年之后，我会替爹爹操办得风风光光，让村里人看看，兵桃好能干、好有良心，到时还怕讨不到堂客？"一席话把个四老倌讲得眉开眼笑。

兵桃把话讲到这里，眼睛一闭，催着四老倌："爹爹快困觉，我明天还要起早床去买肉呢。"闭了一会儿嘴，兵桃忽然问："爹爹，买瘦的还是买肥的？"四老倌说："买肥的，买肥的，肥的没骨头，油腻腻、滑溜溜，不用太嚼就到肚里去了，留都留不住。"说罢，他嘴巴微微抽动，好像已尝到肉的味道了。

买肉的事商量停当，四老倌闭上眼睛，打算睡个好觉，忽又坐起来，对兵桃说："薯窖里那四缸盐，不管他们怎么整我，你都不要讲出来。等我死了，你就不用花钱买盐了，盐是长期要吃的，一餐都少不了，不吃盐，人没有力气。"

兵桃说："晓得，晓得。爹爹，盐是便宜东西，毛把钱[12]一斤，只怕人家不稀奇。盐又不像肉，可以多吃，吃多了咸死人。我想好了，只要养几只母鸡，一天有两个蛋，就能换到几天的盐，愁什么？喂鸡不花本，有草、有虫，还有田里掉的白捡的谷。"

四老倌明白，兵桃这样子比自己强，什么都想得周到。他赶紧

说："兵桃，以后的日子，爹爹不管了，由着你去安排，落得爹爹过个清闲日子。"

"爹爹，盐我是不会讲出去的，只怕众人不死心，要挖薯窖找金子。挖出来就算了，莫放在心上，急坏了身子。没挖出来更好。明早买肉时，我去薯窖边看看。"说完，兵桃又催道，"快困觉，快困觉。"

四老倌很快进入了梦乡，脸上露出笑容，嘴巴微张，估计正做着吃肉的梦吧。

吃过饭，人们陆续来到禾坪里，不少人带了马灯和手电筒，气氛异常紧张。缸面上的稻草被慢慢撕掉，露出了白花花的东西，上面还粘着好多稻草末子。将稻草末子拣掉，看清了，是盐；用舌头舔舔，咸的，真是盐。也许金子就包在盐里面。这盐不知放了多久，成了盐的化石，铁棍撬不开，铁铲铲不动，于是将缸打烂，白花花的盐成了缸的模型，在地上滚来滚去，光滑得连灰都不粘。有人拿来了晒谷的竹垫，把盐模型放上去，用榔头把盐打得粉碎，里面没有黄色的东西。

盐堆在晒垫上，成了一座白白的盐山。大家的兴致荡然无存，盐毕竟是便宜东西。

队长叫人把盐挑到队部，烂缸片挑到背后山上倒掉。做完这一切，只听公鸡报晓，天麻麻亮了。

兵桃起了个大早，先爬到牛栏上，从墙缝里拿出那一块钱，又绕到薯窖边查看。千真万确，盐挖走了。他决心要把这事瞒到底，不让爹爹再伤心，顺手捡起一些烂柴杂草，将薯窖边的新泥盖住，再去镇上买肉。走到山上，看见倒在山边的烂瓦片，他又拖了几捆杂柴，把瓦片盖了个严严实实。

肉买回来了，四老倌边看边摸，赞不绝口："猪壮、肉肥、皮薄，真是块好肉，会买会买。"

兵桃决心要炖锅好肉孝敬爹爹，自己也搭便喝口汤、吃块肉，只要吃一块。把肉洗净、切好，不大不小、方方正正，放进瓦罐里，先用大火烧开，再用温火慢炖。千万不能烧干汤，汤烧干了再掺水，汤就没了原汁原味。他要格外小心，时不时揭开盖子看看，能闻到一股肉香，这真是件再好不过的事。兵桃几乎忘了他今生今世还是头一次做这事。

十

从仁受划了旧官吏，秋园家被没收东西那天起，满娭毑就再不来喝芝麻豆子茶了。

一天，满娭毑忽然来了，阴着一张脸，对秋园说："你们进屋的那张门和我们挨得太拢，要改到边上去。要改得窄窄的，不能和我们的大门并排。你们如今成分高，和我们不是一路人，莫害得我们背时。泥木工不要你们请，出一担谷就行。"

秋园说："满娭毑，我们才抄家几天，饭都冇得吃，哪来的一担谷？改张门怎么要一担谷喽！"

满娭毑说："我说一担就一担，一粒都不能少，冇得么里价还！"

秋园说："你把那门钉死好了，往后我们就走后门。"

满娭毑说："门是非改不可。别人不晓得门钉死了，你们走后门，别人看到的还是门挨门，以为我们关系好，跟你们冇划清界限。咯事冇得么里商量！准备好一担谷，过几天泥木匠要来！"

满娭驰丢下这个话，秋园不敢不理会，可是到哪儿去弄这一担谷呢？仁受还关着，家里快要揭不开锅了，又要平白地拿出一担谷来改门！

那晚，秋园在床上辗转未眠，轻轻地叹气。后来她下了床，走到之骅的竹床边。

秋园说：“之骅，你睡着没？”

“冇睡着。”

“跟你讲件事。”她似乎难以启齿。

“么里事？”

“家里的米都没收了，只剩下斗把米。你哥哥不可能那么快寄钱来，他也负担不起一家子吃空饭的。现在，满娭驰又要一担谷……我想着，除了去找人讨也没别的路可走……”

之骅一骨碌坐起来，说：“我同你一起去，帮你拿东西。”

“你不怕丢人？”

“不怕。去讨又不是去偷。徐娭驰划了地主，也带着正明讨饭。”

秋园连夜从仁受的旧裤子上剪下裤腿，缝成两个布袋，袋口穿了一根带子，以便锁紧袋子。

天未亮，秋园就起来煮好了赔三和田四的饭，又趴在他们床前，小声地交代了几句。她拿一个布袋系在之骅的裤腰上，自己也系一个。天刚蒙蒙亮，俩人就上路了。

九月初的早晨，秋高气爽，天空一片湛蓝。连绵起伏的山峦翠绿翠绿。山坡边、田埂上的野菊蓬蓬勃勃地开着金黄色小花。一群群蜜蜂嗡嗡叫着，忙忙碌碌地在野菊花上采花蜜，时而停下，时而飞起。时不时有小鸟扑棱棱地从树林中飞出来，叽叽喳喳地叫着。

秋园心事很重，默默地走着。之骅走在前面，心里沉甸甸的，好似灌了铅，昨晚的勇气一扫而光。她在心里对自己说："今天不是去走人家，不是去喝喜酒，是去讨饭。"似乎已经看到好多细伢子在追着她们，用瓦片打她们，边打边喊："叫花子来了，打她们！快捡瓦片打她们！"

走了大概三四里路，秋园带着之骅拐上一条山路。有个叫朱杏梅的女学生住在那里，先去她家探一探。远远就看到朱杏梅家屋顶上炊烟袅袅，之骅想杏梅母亲大概正在灶屋里做饭。

刚走进坪里，一条大黑狗就蹿了出来，汪汪地叫着，样子好凶狠。之骅顺手从地上捡起一根棍子去打狗。她打它退，她停它进。瞬间，之骅觉得自己真正是个小叫花子，因为叫花子都会拖根打狗棍。

听到狗叫声，杏梅母亲从灶屋里急急地走了出来。看到她们，她一边在围腰上使劲擦着手，一边小跑着来迎接，喊声"梁老师"，抓着秋园的手便往屋里走。

无论是仁受被划成旧官吏、没收东西，还是满娭毑喋喋不休地咒骂，秋园从没哭过。她总是对细伢子们说："我们不哭，懒得哭，哭也有用。"可是此时此刻，秋园泪如泉涌，连忙用手去抹。

杏梅母亲说："你们的事，我们都晓得了。莫急，莫急，总要过下去的。"

那天没看到杏梅，她去外婆家了。杏梅母亲从田里喊回了正在做事的杏梅父亲，他看到秋园，也劝慰了好一阵，然后去了灶屋里。

不一会儿，之骅和秋园听到了捉鸡的声音。杏梅母亲坚决不让她们走，硬要吃了中饭，让杏梅父亲送她们回家。菜很快就摆上了桌。好大一钵清炖鸡，还有咸鱼、香葱煎鸡蛋、萝卜菜、豆豉炒青辣椒。

菜肴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，之骅用贪婪的眼神瞄着桌子。自从仁受不教书后，家里的生活一落千丈，好久好久没看过这么多好菜，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。

秋园看到之骅的表情，把她叫到身边，小声说："妈妈晓得你好想吃，好想吃也不能做出一副饿相。这不是在自己家里，吃饭时定要斯文一些，先不要夹好菜，好菜要等别人喊我们才能吃。特别是那钵鸡，不要用筷子去捞……"

之骅好委屈，准备大吃一顿的念头落空了，剩下的只有斯文。

总算到了吃饭的时候，之骅和秋园先夹萝卜菜吃。之骅感到萝卜菜的味道十分鲜美。家里经常吃没有油的"红锅菜"，忽然吃到放了油的炒菜，味道果然不同。我不要吃鸡了，这萝卜菜蛮好吃，她心里想。

秋园对杏梅母亲说："这萝卜菜是冬天种的，夏天刚过完，怎么就有萝卜菜呢？味道好甜。"

杏梅母亲说："这叫热水萝卜菜，一旦长出就要赶紧吃，若是生了虫就不能吃了。"

原来秋园也觉得这萝卜菜好吃。鸡肉的香味不停地散发着。杏梅父母不停地喊之骅她们吃鸡肉。秋园嘴上答应，就是不当真吃。之骅一碗

饭都快吃完了，还没吃鸡，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吃。当第一碗饭剩下最后一口时，秋园用调羹舀了一块鸡肉，连汤一起倒在之骅的饭碗里，也替自己舀了一调羹。之骅咬了一口鸡肉慢慢嚼着、品尝着。鸡肉真好吃，比萝卜菜还好吃。

吃第二碗饭时，杏梅母亲舀了满满两调羹鸡肉倒在秋园碗里，又替之骅舀了两调羹。秋园将饭和鸡肉吃完，放下筷子，说："我们吃饱了，你们慢慢吃。"又用脚在桌子底下碰了一下之骅，要她莫吃了。

杏梅母亲立刻站起来说："冇吃饱，冇吃饱。再吃一碗饭。"

秋园和之骅一个劲地说："吃饱了，吃饱了。不会客气的。"

之骅偷偷看看桌上，菜还剩了一半多，好可惜。其实她没吃饱。

杏梅父母匆匆地吃完了饭。杏梅母亲走进灶屋，端了一簸箕米出来，问秋园："带了袋吗？"

秋园一下子脸红了，忙从裤腰上解下布袋，双手撑开。杏梅母亲双手端起簸箕，将米倒进袋里，又说："还有袋吗？"之骅立马从腰上解下布袋，秋园帮之骅撑开。满满的两袋米，足有三十来斤。

杏梅母亲给之骅和秋园各泡了杯茶，说："梁老师，我们不久留你们，等下要杏梅爸爸送你们回去。怕你们还要去别的地方，不耽误你们。"

秋园又是一阵脸红，说："不到别处去了。有咯多米，能吃蛮久。只是实在不好意思，多得了你们的。不晓得以后有不有机会报答你们。"

杏梅母亲说："梁老师，千万莫咯样想，人难免有个落难的时候。你千万要耐烦过，细伢子一大堆，就全靠你。以后有么里事再来，不要不好意思啊！"

秋园的眼泪又流了出来。

杏梅的父亲右肩扛袋米，左边腋下夹袋米，飞快地在前面走，和她们保持一段距离。母女俩跟在后面。杏梅父亲一直送到秋园家后门，将米放下走了。他也怕别人看见，说他跟旧官吏家来往。

就这样好不容易搞来了米，交给满娭毑。满娭毑按照她的意思把门改了过来。

过了几天，满娭毑又到家里来了，告诉他们还是不要走前头那张门。后来，秋园和之骅姐弟就不从前门进出了，宁愿走后门，免得撞见满娭毑一家。之骅把背后山上野鸡路两边的杂柴和乱草砍的砍、铲的铲，把路拓宽了一点，让它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小路。

十一

仁受被抓走后的第六天傍晚，一个跛子挑着货郎担从小路上走来，一直走到秋园家。秋园吓了一跳，不晓得出了什么事。自从仁受被抓走后，她和孩子们都成了惊弓之鸟。

跛子把担子往房里一放，也不作声。那是一担篾箩子，盖得严严实实。跛子把盖子揭开，露出了针线、顶针、花夹子、糖粒子、哨子等女人和细伢子喜欢的东西。他又把篾箩的隔拿开，下面有一个灰布袋。

跛子把布袋拎出来给秋园，小声说："梁老师，快拿进去，莫等别人看见了。"又从另一个箩里拿出一只装得鼓鼓囊囊的袋子，说："快拿

进去收好，都是米。”

然后，他才如释重负，把担子移到后门边，一屁股坐在门槛上，累得直喘气。

秋园直道谢，给他倒了一杯白开水，搬块泥砖坐在门边，细声跟他讲着话。

跛子说：“杨乡长是我家的救命恩人，他的恩情，我一辈子都报答不完。”

秋园小声说：“快不要咯样讲，他如今是个旧官吏。”

跛子说：“我不管他旧不旧官吏。我只记得那年三十晚上，别人家里都在放鞭炮、吃年饭，我堂客得病后来又死了，欠了一身账，到了年三十晚上，还冇得米下锅。看到一家老的老、小的小，我把心一横，偷都要去偷点东西来让一家人过个年。不晓得杨乡长正住在山起台，我是乱走走到那里去的。看到外面有块墙壁湿乎乎的，我想那里好挖洞，用随身带的短把锄头几下就把墙壁挖穿了。洞不大，刚好能容下个身子，我使劲往里爬，爬进半个身子后，头一抬就碰掉了挂在水缸边的竹筒，嘭一声，好比响了个炸雷……”

秋园捂着嘴巴，生怕自己惊叫出声：“我晓得这回事咯！老天爷……”

那人点点头说：“我当时就说以后再不偷了……后来，七拼八凑了一点钱做起这个小生意，混碗饭吃。如今，总算苦日子熬到头了，解放了，分了田，崽也长大了，有人做田，再也不怕冇饭吃了。我挑着担子天天在外面转，昨天才听说杨乡长划了旧官吏、抄了家，晓得你们有困

难，就赶紧来了。”

秋园说：“我们如今确实困难，连饭都冇得吃。今天得了你这么多东西，也不晓得今后还得起不。”

跛子说：“快不要讲还的事。梁老师，你要想开些，谁都晓得杨乡长是个大好人，过几天就会回来的，包你冇得么里事。我住的地方离这儿十几里路，以后还会来的。”说完，他慢慢站起来，拿起扁担，挑着货郎担，一跛一跛地走了。

秋园站在门口，久久地望着他，喃喃说：“真是个好人啊！但愿承他吉言……”

第七天上午，之骅正在屋对门挖土种菜，一抬头，看到仁受背着行李从下面路上慢慢走上来。她使劲揉揉眼睛，没看错，真是仁受。之骅拼命跑过去，麻利地接过仁受肩上的东西，喊了声“爸爸”，心想：果真跛子说对了，老天爷保佑，爸爸这就回来了。

之骅告诉仁受，满娭驰不让走前门了，要从后门进。然后疯了似的向家里跑去，到了家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对秋园说：“爸爸回来了！爸爸回来了！”

秋园和两个小的随即往门口跑去。不一会儿，仁受就进了屋，坐在一把烂椅子上。

秋园嘴巴一瘪，轻轻哭起来：“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你了。”

之骅和弟弟们也跟着眼泪巴巴，不知是欢喜还是伤心。

仁受说：“我的事基本搞清了，都晓得我在地方上没做么里坏事，

更没有血债，就把我放出来了。”

十二

一天，满娭毑走到家里，对秋园说：“我们家的大黄狗太凶了，会咬人，别人晚上都不敢到我们家里来坐。我要人家走你家的后门，要是有人敲门，你要去开门。”

秋园还未来得及回话，满娭毑转身就走了。秋园站在屋子中间愣了半天，搞不清满娭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好一阵害怕，不知又有什么祸事临头。

晚上，刚上床便听到了敲门声，秋园连忙从床上弹了起来，跑去开门。原来是二菊的野男人。他经过穿堂间，径直推开门，走进了二菊的睡房。

从这天起，秋园几乎每晚都要违心去开门，敲门声给一家人带来了莫大的耻辱和痛苦。

日子就在屈辱与痛苦中一天天过去。转眼秋去冬来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，五口之家仅有一床打了补丁的破被御寒，秋园一筹莫展。

一天，仁受跟秋园商量，要秋园去他外甥宜民家一趟。宜民是仁受亲姐姐的崽，做荒货[13]生意。从前，宜民向仁受借过三百块银元，说是做生意，结果亏掉了。仁受也没要宜民还钱。

秋园带着之骅去了宜民家里，到那儿有整整三十里路。秋园见到宜民，没提从前的事，只说看看他收的荒货里有没有旧棉絮、旧衣服、旧鞋子之类，想要点回去。

宜民说："等吃了中饭，你们自己到荒货里去找，只要你们用得上，都可以拿走。"

那天中午，宜民的堂客炒了一大碗萝卜丝炒牛肉，煎了鸡蛋，还做了几样小菜和一大锅白米饭。母女俩没装斯文，饱吃了一顿。

饭碗一放，秋园和之骅就钻进了堆放废品的棚子里。棚子很大，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各种废物，气味刺鼻。阳光从瓦片的缝隙中照了进来，绿头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。母女俩在废物里翻江倒海地找着，泛起的灰尘被阳光一照，棚子里就像下着毛毛雨。

那天收获不小，翻到了一床旧棉絮，看上去还有点白、有点软，还挑了几件旧衣服，捆成一捆。宜民又给了些米和一个小烟筒。母女俩简直如获至宝，拿着这些东西欢天喜地地回到家里。

第二天，秋园和之骅将旧棉絮挂在草地上晒了整整一天，又用棍子抽打了好久，然后就铺在席上。晚上，之骅和弟弟睡在光棉絮上，感觉比睡在稻草上暖和得多。

半夜，孩子们被一阵奇痒搞醒了。秋园爬起来点亮油灯。之骅一看，光棉絮上好像撒满了一层黑芝麻，密密麻麻的跳蚤个个吃得胀鼓鼓的，头钻进棉絮里，屁股露在外面。再看自己身上，已经布满红点、体无完肤，仿佛出了一身麻疹。

秋园一手拿着灯盏，一手拿个缺口的碗。之骅用两个拇指指甲对着跳蚤的屁股一挤，噗的一声，跳蚤就死了，再拣出死跳蚤丢到缺碗里。一阵工夫，碗底就盖满了死跳蚤，两个指甲也染得通红。

每晚都要起来捉一两次跳蚤。有一次，之骅发现两条白虫子从棉絮

里钻了出来，虫子大约有一粒大米长，棉线粗细，两头尖尖，在棉絮上扭个不停。之骅心里一阵发麻，怎么也不敢捉。最后秋园拿来两根小棍子将其夹进碗里，虫子还在不停扭动。

老天似乎也有意和他们作对，整个冬天雨下个不停，雨点仿佛将铁板一样黑沉的天幕穿了个洞，风也从洞里钻了出来。细流般的冷风透过门缝吹进屋里，寒气逼人，一家人真是饥寒交迫。

年关逼近，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过年，秋园一家却经常冇米下锅。

万般无奈，秋园又带之骅悄悄出了门。出去过几次，就有秋园过去的学生晚上偷偷摸摸地送米来，陆陆续续竟收到了满满一箩筐米。秋园把米藏在门背后，上面盖几块烂木板，再堆些破衣烂衫。

离过年还有七八天，子恒从学校里放假回来了。他带回两只鸭子，用报纸包着，还有一些糖粒子和糕点，准备过年吃。

哪知他刚进屋，门吱呀一声，满娭毑就进来了，虎视眈眈。

秋园清楚，若是不送点东西给满娭毑，以后的日子就更没法过了。于是选了一只大的鸭子送给她，糖粒子和糕点也分了一半给她。

富也好，穷也好，日子都是照样过。最难熬的冬天终于过去了。

里钻了出来，虫子大约有一粒大米长，棉线粗细，两头尖尖，在棉絮上扭个不停。之骅心里一阵发麻，怎么也不敢捉。最后秋园拿来两根小棍子将其夹进碗里，虫子还在不停扭动。

老天似乎也有意和他们作对，整个冬天雨下个不停，雨点仿佛将铁板一样黑沉的天幕穿了个洞，风也从洞里钻了出来。细流般的冷风透过门缝吹进屋里，寒气逼人，一家人真是饥寒交迫。

年关逼近，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过年，秋园一家却经常冇米下锅。

万般无奈，秋园又带之骅悄悄出了门。出去过几次，就有秋园过去的学生晚上偷偷摸摸地送米来，陆陆续续竟收到了满满一箩筐米。秋园把米藏在门背后，上面盖几块烂木板，再堆些破衣烂衫。

离过年还有七八天，子恒从学校里放假回来了。他带回两只鸭子，用报纸包着，还有一些糖粒子和糕点，准备过年吃。

哪知他刚进屋，门吱呀一声，满娭毑就进来了，虎视眈眈。

秋园清楚，若是不送点东西给满娭毑，以后的日子就更没法过了。于是选了一只大的鸭子送给她，糖粒子和糕点也分了一半给她。

富也好，穷也好，日子都是照样过。最难熬的冬天终于过去了。

第五章　赐福山

一

一天，满家的二菊走来家里，样子挺友好。

秋园连忙递上水烟筒和纸媒子。只见二菊左手端着水烟筒，右手拿着纸媒子噗地一吹，纸媒子燃了，冒着火星，点着了烟斗。二菊呼噜噜长吸一口，一双小眼睛飞快地眨着，眼看十分陶醉。

秋园站在一旁悬着心，不晓得又要出什么事，焦急地等着她开口。

一锅烟吸完，二菊才张口说："我娘身体不好，我住在赐福山，照看娘蛮不方便。我想跟你们换换房子。"

秋园一听换房子，好一阵惊喜：真是想都想不来的好事。她忙对二菊说："你真是孝顺，不晓得你打算什么时候换？"

二菊说："你还不晓得我是个急性子，当然是越快越好。"

秋园说："反正我家也没什么东西，既是越快越好，我们下午就搬过去，你搬上来住，好照顾你娘。"

秋园家有四间房，二菊在赐福山的房子只有三间。不花一分钱就多了一间房，还能毫不顾忌地和野男人鬼混，二菊心满意足地走了。

在黄泥冲虽只住了一年，秋园却觉得像过了一个世纪。新年刚过几天，一家人便毫不犹豫地搬到了赐福山。

赐福山是一座小小的寺庙，离黄泥冲只过三条田塍，仍在群山之中。一栋泥巴屋子，三面环山，屋子正前方是个禾坪。一只大公鸡带着一群母鸡在坪里追跑，扒拉着浮土，一见人来，咯咯叫声便响成一片。离禾坪百米开外有口泥塘，几只鸭子在塘里戏水，塘水被鸭子搅得浑黄。

走过禾坪就是田垄，田垄夹在群山之间，中间有弯弯曲曲的小路。山虽不高，却也连绵起伏。山上的杂柴几乎砍得一根不剩。那些为数不多不准砍的树，充其量也就一人多高，树上的枝杈被劈得很毒，棵棵都是伤痕累累、可怜兮兮。

二菊的房子原是寺庙西边的三间杂屋，泥砖墙裂着宽缝，一副年久失修、摇摇欲坠的模样。三间房并排，其中一间大一点的做困房，用泥砖砌四个墩，搁上木板，就算两张床；中间那间做灶房，用泥砖砌个灶，再砌个四方墩，上面放几块旧木板，算是张吃饭桌子，然后摆上几把用禾绳缠了又缠、绑了又绑的破椅子。

最后那间只有一米来宽，小得可怜，便做了茅房。

二

庙里只剩一个老和尚。在黄泥冲住时，一家人就认得老和尚，只是冇得太多来往，如今成了近邻。

老和尚俗名叫甘瑞玉，法号叫静明。他年轻时是个好篾匠，做上门手艺。那时他就信佛，到别人家做手艺，随身带个瓦罐子煮饭，只吃自己的光饭，不吃别人的菜，怕沾了荤腥。慢慢地，他佛缘越结越深，便跑到大庙里受了戒，半路出家做了和尚。

一家人同老和尚处得很融洽，之骅经常带着弟弟去庙里玩，不像在黄泥冲，连门都不敢出。庙里摆着观音、如来、十八罗汉，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菩萨。

老和尚黄皮寡瘦，灰白的光脑壳上，九个白点十分显眼。他生活清苦，炒菜时，一只手抓着油瓶，颤颤巍巍地滴上一滴，生怕失手倒多了。加上老眼昏花，脑壳简直栽到了锅里，整个脸都贴了上去，看着就像是用鼻子嗅闻。

有时也能看到他提个篮子去买豆腐，回来时总是气鼓鼓的。原来菜篮里被人塞进了活蹦乱跳的黄鳝、泥鳅，也有死的。活的要赶紧放生，死的要挖洞埋掉，搞得他手忙脚乱。这都是细伢子们的恶作剧。

熟起来后，老和尚除了念经拜佛，就是来家串门，目的只有一个：开导秋园他们信佛、修来生。

“人活在世上有么里味？饿也饿得死，胀也胀得死，淹也淹得死，烧也烧得死，病也病得死，跌也跌得死。人有么里味？只怪世上人脑壳不清醒，要争名夺利、争长论短，想不到要修来生，脱离这个五浊恶世。造孽啊造孽！”

一次中午过后，老和尚来家，问他们吃了饭没有。

之骅就反问：“你吃了吗？”

“还有么里，早吃了。我是过午不食，未必你们还不晓得！”他脸上那种自豪感，好像做了什么了不得的大好事。

老和尚大部分时间都处在饥饿中。一旦吃饭便饥不择食、狼吞虎咽，咀嚼饭菜时发出好大的吧唧吧唧声，别人见了，还以为他吃的是什

么山珍海味。

端阳节那天，卖黄鳝的来了。秋园没买，正好老和尚也在场。他好高兴，眼睛都笑成了一条缝，说：“黄鳝、泥鳅肚里有好多蛋，吃一次，不晓得要伤几多性命，数都数不清。你们有吃，咯好，咯好，菩萨保佑你们，阿弥陀佛。”

第二天，有人送了斤黄鳝给秋园家，偏偏让老和尚看见了。他喘着粗气，阴沉着脸，气鼓鼓地在秋园家冲进冲出。

之骅学着老和尚的口气问：“老和尚，今天么里事得罪了你老人家，气冲冲的？”

老和尚说：“杀条黄鳝，一刀下去，血直滴。血滴滴、血滴滴，来世冤孽，何得脱绊？你们就是脑壳不清醒，硬要吃它。”

好心人看到老和尚视力好差，劝他吃点猪油增加营养。老和尚说：“斋口吃不得荤，荤口念不得经，咯不是好耍的。”

三

子恒一连四个多月都没寄钱回家，家里就要揭不开锅了。有消息传来，洞庭湖区涨大水，倒了很多垸子，淹死了不少人。而子恒正是在湖区教书。给他写了许多信，都石沉大海。秋园越想越怕，整天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坐立不安。

考虑再三，秋园决定去垸子里找子恒。可她连件不打补丁的衣服都没有，就决定向小泉借几块钱做件衣。

仁受划了旧官吏后，秋园就失去了新民小学的教职，跟花屋那边的

来往也少了。这天一大早，她就上路，去花屋找小泉借钱做衣。

花屋里物是人非。

徐家因为有田有屋，被划成了大地主，花屋被收走了，一家人蜗居在从前邱子文家的茅屋里。徐老先生一直病恹恹的，没几年就死了，倒没受什么罪。徐正明原本就是个桐油缸，肩不能扛、手不能提，眼神又不好，没了田租，一家人就失去了生活来源。正明的妻子爱梅实在过不下这个日子，回了娘家，算是逃条生路。这么一来，就剩下徐嫔驰和徐正明母子相依为命。

得亏邱子文和小泉常常接济徐家母子。邱家是佃农，解放后分到了田。国臣种田，小泉继续摸黑打滚地给人做衣，日子还过得去。

秋园在路上碰到过徐嫔驰一次，大吃了一惊。徐嫔驰富态的圆脸瘦脱了形，人只剩下一把骨头，风吹都会倒。她左胸缠着一大团破布，整个人向右面倾倒，仿佛失去平衡的不倒翁，跟个老乞婆一模一样。

"徐嫔驰，你何里变成咯种模样……"秋园一把抓住她的手，哽咽得说不下去。

徐嫔驰苦笑，语调平静："唉，也不知前世造了什么孽，这左边奶子上先是长了个疮，敷了些草药也不见好，后来这疮就开始烂，越烂越大，现在总有碗口大了……"

徐嫔驰得的其实是乳腺癌。那时人们没这个常识，也没钱看病，徐嫔驰只能让奶子烂下去……整个人散发着扑鼻恶臭，去要饭都没人敢拢近。

只有邱家人继续看顾她。子文常常上山采草药，熬成膏，让贵嫂或

小泉帮她敷在烂处，再用破布缠住。左边奶子快烂完了，无论是什么草药也起不了什么作用。子文知道，徐娭驰挨不了多少日子了。

徐娭驰自己也知道。她虽然臭不可闻，走路歪倒，竟也保持着一种奇特的尊严——奶子烂成那样，不晓得有多疼，她硬是忍得住，吭都不吭一声，从不在人前喊疼，只是平静地等待死去。

一脸福相的徐娭驰，这辈子实在冇享到什么福。过了不长的日子，她果真死去了。

秋园找到小泉，说想借几块钱做件衣。小泉说："梁老师，从前多承你看顾我，就不要说借不借的话了。我这里有块洋布，是从前一个客人抵工钱放在这里的，你看要得就拿去。"

那是六尺乳白色的洋布，秋园喜欢得不得了，当即再三再四地道谢。秋园一贯穿大襟衣，这回小泉帮她裁了一件开胸衣。秋园在边上看，只见小泉在衣服两边腰子上各打了两个褶，裁了领子，做了扣袖，钉上白色钮扣。秋园第一次穿这种衣，真是洋气得很哩。此后，秋园不但学会了做大襟衣，也会做开胸衣和中山装。

秋园还在小泉那里借了条黑洋布裤子，凑成了一身像样的衣服。又凑了些旧棉花，弹了一床极薄的棉絮，捆好，用一根小扁担穿着，撬在肩上，天不亮就出发了。

四

秋园那天实在走得快，下午两点左右就走完了八十里路，到了湘阴县城，找了个小饭铺住下。买了一小碗稀饭，几口就喝掉了，真是牙齿缝都没塞满。人已精疲力尽，早早就躺下了，想要好好困一夜，第二天

还有八十里路要走。

第二天天不亮，秋园就起来，空着肚子上了路。一双包过的小脚又红又肿，一挨地就钻心痛。她咬紧牙关，慢慢地走着。

从湘阴县城到垸子里，过河之后，只有一条没有尽头的河堤。秋园一直走到月亮从云层里钻了出来。清冷的月光照得大地一片惨白，星星越来越多，密密麻麻的，好像蚂蚁在打架。秋园茫然四顾，万籁俱寂，看不到尽头的河堤上没有房屋，没有人烟，只有点点时隐时现的磷火。

孤零零地走呀走，终于看到河堤的坡下有个小茅棚。秋园弯着腰，小心翼翼地挪到坡下棚子边上。就着月光，她看到棚子里铺着稻草，上面坐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倌子，旁边放着一个小炉锅、一双筷子、一只碗。

秋园向老倌子打听西河坝小学还有多远。老倌子说："还有七里路，不过小学已经被大水冲掉了。"

此时，秋园感到寸步难行，肩上的薄棉絮似有千斤重。但听见老倌子说小学已被水冲走，她实在担心子恒的安危，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到西河坝。

夜深人静，秋园不辨方向，便请老倌子带路。老倌子提出要两万块[14]，秋园答应送到就给钱。老倌子便接过棉絮，带头爬上河堤，沿着河堤一路向前。路上，老倌子告诉秋园，他的老伴、三个崽、两个媳妇，在此次大水中都淹死了，只剩下他一条老命。

走到西河坝小学所在地，学校已无影无踪，眼前是一个足有六七亩大的水塘。

幸亏老倌子地形人头熟，带着秋园几经周折，终于找到了子恒。他又黑又瘦，整个人都变了个模样。秋园见到他那一刹那，几乎没认出来。子恒见到秋园也愣了半天，做梦也没想到母亲会来找他。

秋园叫子恒给了老倌子两万块，老倌子回去了。

秋园对子恒说："四个多月没收到你的信，实在放心不下，才决定来寻你的。"

子恒说自己根本忘记了时间，不晓得有四个多月没给家里写信。他告诉秋园，倒垸子之前一点预兆也没有，只看到堤外的水越涨越高，政府就组织大家日夜防洪抢险。

干部、老师、群众苦战十天十夜，都以为隐患皆已排除。刚转到一处高地上，只听得轰隆一声，眨眼间，大堤被冲开一个口子，紧接着，大堤就像撕布一样，几分钟就倒了好长一段……

眨眼间，整个大垸被淹没。无边的绿油油的庄稼不见了，只剩一片汪洋，气势极其壮观。到处都是门板、木箱、木柜、桌椅、板凳……洪水戏弄着它们，时而轻轻托起，忽而重重摔下。猪、狗、牛、羊在水里挣扎，偶而发出哭一般的叫声。

好在多数垸内居民已转移到安全地点，不然不知道要淹死几多人。

子恒安排秋园在一个女学生家里住下。秋园那件乳白色衣服受到了所有女同胞的青睐，好多人来试穿衣服，想以后请裁缝照做。

秋园整整住了二十天，才能下地走路。子恒买了一张到湘阴的船票，把秋园送上了船。

在此次防洪抢险中，子恒被评为模范，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。下半年，子恒调回了家乡，在离家十几里路的一所山村小学任教。

五

秋园走的这二十多天，家里终于一粒米都没了，一家人眼看就要饿肚子。

这天，正喝着稀溜溜的菜粥，之骅对仁受说："我要出去讨饭，这样饿下去生不如死。出去多少能讨点回来。"

"你一个细妹子出去让人好不放心，万一出个什么差错，真是不得了。还是我去，如今顾不得什么面子了，我有些熟人，多少会打发点。"

"爸爸，不行不行！要是你在路上摔倒了怎么办？发病了怎么办？还是我去。我去邀兵桃，有个伴胆子大些。"

第二天一早，兵桃就来了。之骅背上打了两个补丁的布袋，里面放了一只碗、一双筷子。四老倌给他们一人准备了一根棍子，说讨饭棍讨饭棍，不拿根棍子就不像讨饭的样子，还可以赶狗防身。

之骅走到坪里的时候，仁受手里拿把刷子，从房里追了出来。他操起刷子，把之骅从上到下刷了一遍。

"爸爸，今天不是出去玩，也不是出门做客，是去讨饭，要那么干净做什么？"

"叫花子也要干净点。早点回来呀，莫让家里人担心。"听仁受声音不对，之骅抬头一看，爸爸眼里满含着泪，一副无奈的表情。

“爸爸，不要紧，有人好大年纪都讨饭，我一个细妹子要什么紧！只要有讨就好，或许能讨蛮多东西回来，能吃餐把子饱饭。”

一路上，之骅和兵桃没有目的，哪里有屋就往哪里走。可往往还没走到坪里，就有三四条凶猛的狗跑出来吠个不停，手里的打狗棍根本没用。狗一叫，就有细伢子出来看，一看是讨饭的，就支使狗来咬，狗吠叫得更加凶猛，还作势欲扑。之骅和兵桃只能且战且退，别说讨东西，胆子都吓破了。

好不容易走进一个没有狗的屋场，有个女人坐在门口。之骅和兵桃连忙走过去说：“婶婶，讨点子，讨点子。”她把手一挥：“自己都冇得吃，还有把你！到别处去，多走一家。”

之骅和兵桃赖着不走，讲了很多好话。女人有点不耐烦：“冇得把，冇得把，走走。留着口水变尿，好肥菜。”

之骅们又到了另外一家。门口有个五十多岁的妇女，慈眉善目。之骅两眼放光，大声对她说：“婶婶，讨点子，讨点子。随便什么东西把点子我们。”

之骅的衣服虽说打了补丁，但拾掇得很干净，人也长得眉清目秀。那大婶对着之骅上下打量一番，说：“看样子你家是大地主，剥削了好多人吧，活该受罪。”转身走进灶屋，拿了一个菜饼子给兵桃，却没给之骅。

之骅顿时羞得要哭起来了，转身就走。兵桃赶过来，牵着之骅的衣角，一个劲说：“要么里紧，要么里紧！随她去讲！”

最后一家是个男人，他坐在屋檐下，面前放了一篮黄瓜。之骅

说：“大叔，讨点子，讨点子，我们一整天都冇吃东西。”

那男的狐疑地问：“你们都是地主阶级吧？”之骅连忙说：“不是地主，不是地主，我们家冇田也冇钱，是贫民。爸爸生病，哥哥要读书，还有两个弟弟，家里吃饭的多，实在冇饭吃，只好出来讨。”之骅伶牙俐齿地讲话，只想讨好他。

那男人从篮里拿出一条老黄瓜，金黄金黄的，一剖两瓣，抠下籽来，放进一只破碗，说得留着做种，然后给之骅和兵桃各人半边黄瓜。两人连连说：“劳慰[15]，劳慰。”

讨得半边黄瓜，之骅又问大叔这是什么地方，得知是平江栗山里。之骅又问离湘阴还有多远，听说有二三十里。之骅赶紧把黄瓜放入布袋，转身就走。

边走边问路，月亮已高高升起，洒下柔和的光辉，照着两个匆忙赶路的小小身影。月亮不离不弃跟着他们，他们走，月亮也走。

好不容易回到了家，之骅将那半条黄瓜交给仁受。可怜她一天粒米未沾，全身巴热巴热，脚板发胀。之骅走近水缸，舀了一瓢冷水，咕咚咕咚喝了个够，然后用手抹着嘴巴，勉强对赔三和田四挤出个笑容。这时，仁受从灶屋里端出一碗稀溜溜的菜粥，之骅接在手里，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下来，整天的委屈尽在其中。

仁受说：“莫哭莫哭，赶紧吃完，洗洗睡觉吧。”

六

一天晚上，一家人躺在床上，被附近山上奇怪的声音吵醒了。那是

一种落雨般密集的声音，但明明没有下雨。一早起来，发现屋檐下、台阶上是成堆的绿毛虫。这成千上万的毛虫让人全身直起鸡皮疙瘩。仁受赶紧把它们扫进撮箕。之骅挖好洞，把它们一撮箕一撮箕地倒进去埋掉。

跑上山一看，松树一夜之间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枝。没了松针可吃，毛虫成坨成坨地从树上滚下来，掉到地上的毛虫慌慌张张地到处爬，寻找松针。只两天时间，附近山上的松针就吃光了。第三天早上，毛虫一只也不见了，似乎是上天降的孽障害完了人又回天上去了。

此地属丘陵地带，山上除了杂柴，就是松树。每年快入冬时，北风猛吹，松针被风吹落，地上铺着厚厚一层，黄灿灿、滑溜溜的，是很好的燃料。各家各户都要扒许多松针，准备过冬。之骅总是很早起来，用扒子挑着畚箕上山，抢个第一，不要好久就能扒上一担。

虫灾造成了严重的柴荒，有米却没柴煮。山上的杂柴就像剃头师傅剃光头一样，被剃得一根不剩。连田埂和路边的杂草都被割光了。

一天，秋园替人做了一身新衣，换到两升米，决定煮餐干饭吃。可家里冇得一根柴。之骅和弟弟上山去捡，只捡了筷子粗的一段树枝。为了煮饭，秋园只好把家里仅有的一张旧竹床打烂烧了。

七

此地水田多，旱地少。秋园那包过的脚不能打赤脚，只能做点旱地上的事。因此，一年到头家里的工分少得可怜，分的粮食也少得可怜。

一天，家里来了个本家，叫杨桂生。他住在平江，离赐福山二十多里路。杨桂生四十出头，长得高高大大，五官也端正。他是个木匠，在

武汉一家木器厂做过几年木工，是见过世的精明人。因父母年纪大了，就回了家乡。

杨桂生进门后就不停地打量赔三和田四，还不停地夸兄弟俩长得好。又坐了一阵，他和仁受小声地说起话来：“你们生活这么困难，吃了上餐冇得下餐，细伢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连饭都吃不饱，我看了真觉得作孽。要是信得过我，就让我带一个过去，给我做崽，保管有吃有穿，绝不亏待他，以后也会尽量送他读书。”

仁受听着，没有作声。

过几天，杨桂生又把他的堂客带来了。和杨桂生长得正相反，堂客矮小、干瘦、黑不溜秋。夫妻俩很不般配。这堂客没生育过，家里吃饭的少，日子倒是过得不错。夫妻俩又提出要带赔三或田四做崽，好话都讲尽了。

仁受和秋园当时没答应，直到他们走了，才慎重商量起来。商量来，商量去，秋园也松了口。俩人都认为，杨桂生夫妇都四十出头了，应该是真心想带个崽传宗接代，要是不把崽当人看，又何必要带呢？孩子留在自己身边，也实在可怜。要是带过去，吃得饱、穿得暖，又有书读，倒是件好事。

仁受说：“如果真心要带，肯定还会来，再来就答应他们好了。他们也是一片好心。”

过了五六天，杨桂生夫妇果真又来了，看样子是真心诚意要带个崽。秋园对他们说：“两兄弟，随你们选一个。”

田四还不到两周岁，会走路了，特别爱笑，一笑起来两眼弯弯，十

分好看。杨桂生夫妇说："小的带得亲，大的怕带不亲。"就选中了田四。

他们回去时，秋园小声说："一笔写不出两个'杨'字，都是一家人了，田四过去了，请你们好好待他，以后送他读书。过几天我自己送过去。如今你们就带走，怕他哭，一哭我又心软，舍不得了。"

几天后，秋园用一块旧布包了田四仅有的几件换洗衣物，要之骅驮着田四，说是去杨桂生家里。

二十几里路，之骅和秋园轮流驮着田四。之骅不时从路边摘些野花逗他，田四笑个不停。秋园心事重重，一路上时不时地重复着："田四，乖乖崽，妈妈是冇得办法才走了这步棋。"

中午，杨桂生的堂客炒了一桌好菜，有鱼有肉。之骅仔细地喂着田四，心里好高兴：以后田四有饱饭吃了，有好菜吃了，不用再打饿肚了。秋园动了几下筷子就放了碗。之骅一看，她眼里全是泪。见之骅看，秋园赶紧别过脸去。

吃罢饭，之骅带着田四玩了一阵子，然后抱他坐在椅子上。田四乖乖地在之骅怀里睡着了，睡着了也一副笑微微的样子。

之骅把田四放在床上。秋园站在床边看了半天，心一横，牵着之骅的手去向杨桂生夫妇告辞："托拜你们了。"说完一转身，逃也似的出了门。

之骅走在前面，秋园悄无声息地跟在后面。之骅一回头，看到秋园正在揩眼泪，那条白底带花边的小手帕揩得湿漉漉的。她连忙对秋园说："妈妈莫伤心，隔一个月，我们就来看田四。一个月，一天也不能

多。”

回到家里，赔三可怜兮兮地坐在门槛上等她们。秋园走进房里，仁受问：“送走了？”

秋园说：“送走了。”

没有了田四的家好冷清！一家人就像失了魂，不说话，不做事，呆呆地坐着。

五岁多的赔三坐在地上，把父母和之骅平时给他讲的故事画在一张纸上，因为他不会写字。

吃晚饭时，一家人都不说话。平时，赔三、田四都是之骅带，饭也是之骅喂。没了田四，之骅端起饭碗，喉咙就堵住了，只想哭。

八

一个月好长啊！真是度日如年。

好不容易熬到了那天，之骅天不亮就起来做好了饭菜。吃罢饭，之骅就催着秋园上路，只想早点看到田四。之骅精神抖擞、两脚如飞，走一段就停下来等一会儿秋园。她还沿路摘了一大把野菊花抓在手里，想讨田四喜欢。

快到杨桂生家时，之骅心想：不知田四在干什么，会不会在椅子上放了些玩意，正在那里玩？杨桂生的堂客是不是正抱着田四，哄他睡觉？也许牵着田四的小手，正打算出去坐人家？等田四看到秋园和自己，一定会咯咯笑个不停，把一双眼睛笑得弯弯的。

杨桂生家是独屋，大门虚掩着，之骅的心突突跳个不停。秋园轻轻推开大门，眼前这一幕顿时让她们惊呆了。之骅手里的野菊花一下掉在了地上。

堂屋里八仙桌的桌脚上绑着一把竹椅子，一根布绳子将田四拦腰绑在椅子上。田四闭着眼睛，头一栽一栽地打瞌睡。他头上大概生了疮，敬菩萨的香灰撒了一头，灰在头上结了壳，好像戴了一顶灰帽子。小脸脏兮兮的，前襟湿湿的，粘了些饭渣子。一双白白的小手变得黑乎乎的，指甲里也嵌满了黑东西。小鸡鸡露在裤子外面，紫红肿胀。苍蝇围着他，飞的飞，趴的趴。

不过一个月，田四就面目全非，变了个样。秋园连忙解下田四身上的带子，轻轻地抱起他。田四被弄醒了，一个激灵，睁开惊恐的眼睛。当他看清是秋园时，哇地一声大哭起来，钻在秋园怀里，紧紧抓住秋园的衣服不放手。

三人哭成一堆。

哭了一阵，秋园才抱起田四去找杨桂生夫妇。前前后后找遍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秋园想找点吃的喂饱田四再走，可屋里什么也没有，只在一张桌上看到半瓶芝麻。秋园倒了一点放在之骅口袋里，要她在路上喂给田四吃。

秋园对田四说："田四，我们回家，再不来了，再不把你送人了，要死也死在一起。"

秋园怕杨桂生夫妇寻人，就去跟附近的邻居打个招呼。一个老娭毑蹒跚地赶过来，忿忿地对秋园说："你们这家人也是，崽送给谁也不能送给这种人家。再不抱回去，你的崽就会拖死。你看他的小鸡鸡，被鸭

子当成尿火虫[16]啄成个么里样子。作孽啊！真作孽！抱来时，一个咯好看的细伢子……你们得了他家多少东西？”

秋园说：“没有得东西。他看我们家困难，冇饭吃，好心把细伢子带过来做崽，说有吃有穿，还送他读书。”

老娭毑说：“杨桂生堂客说，你们得了他们三担谷，花了大价钱。”

回到家里，秋园连忙烧了一壶开水，泡了些艾叶，把田四头上的香灰洗尽，露出了白白的头皮。头顶几个小疮有些流脓，秋园每天用棉花蘸盐水，洗去流出来的脓水，一分钱没花，不到一个星期就好了。田四很快又长出了黑油油的头发。

此后一直没见过杨桂生一家，他们似乎从这世上蒸发了。

九

满娭毑的细崽满宝生好容易熬到了小学毕业，回到村里，田不想种，事不想做，书也读不进。父母拿他冇法子，只能任他游手好闲在村里浪。

到二十岁，满宝生长成了个高高瘦瘦的后生，一张尖脸，背有些驼。为了讨女人喜欢，讲起话来有意女声女气，看起女人来色迷迷的。人见人嫌。

满宝生走运是从村里办食堂那会儿开始的。为了支援大炼钢铁，村里办起了食堂，各家的柴米油盐都归了公。

队长带着几个后生满处找铁。满宝生跟着东家进西家出，比谁都积极。见到第一口好端端的锅时，队长还在举棋不定，宝生一锄头下去，一

口铮亮铁锅立刻四分五裂，成了几块废铁。宝生说："冇得锅子好，免得大家找借口，回家搞饭磨洋工。我们要全心全意往共产主义跑。"

一天早晨，队长安排全队用粪水给油菜淋肥。那日有大霜。有个社员说："队长，今天霜太大，早晨泼不得油菜，下午融了霜才能泼。"队长觉得有道理，就决定改为下午泼。满宝生立马跑到乡里，添油加醋地反映情况："社员拖后腿，做事不积极，不愿出早工。队长不但不批评，还依着他们，早晨油菜就冇泼得成。"

公社从这两回看上了满宝生，觉得他有文化，觉悟高，工作积极，是块好料。于是着意培养他当了积极分子，入了党。二十几岁的后生就当上了生产队长，从此成了村里的风云人物，一天到晚在村里吆喝，队上的事情都要他说了算，就连家里闹矛盾也要请他到场解决。

打完早禾不久，队部接到通知，有检查团来村里检查积肥运动。

高音喇叭连夜响起来："社员同志请注意，社员同志请注意……"要求社员带好锄头、柴刀，到各个山里去铲草皮、烧火土灰[17]。各人带个火把，先到队部集合。

四老倌轻手轻脚起来，先扎好两个火把，才把兵桃喊醒。兵桃瞌睡蒙眬地擦着眼睛，对四老倌说："爹爹，我好累，肚子又饿，一双脚硬是冇一点力气。要是你等下冇看到我，莫着急，我是找地方睡觉去了。"四老倌说："千万小心，捉到了是要挨斗的。"

祖孙俩一前一后朝队部走去。

到了队部，满宝生要大家把火把点燃，说："你们不要在一个山凹里磨洋工，沙坡里、丝茅冲、蛇嘴岭……凡是本队的山都可以去，分开

行动。

火把燃着红红的火，连成一串，好比几条火龙，向各个山里游去。山里漆黑而神秘，夜来风无头无序地吹，把人们的瞌睡搅得稀薄透明。

四老倌和几个人走到沙坡里。这个黄泥巴山上实在没得草皮可铲，要有也早就铲光了。几个人拄着锄头站在那儿，唉声叹气。

过了一阵，满宝生巡查到这儿，一看大家还没动手，气就上来了，说："真是个木脑壳，没草皮，砍树枝、斫杂柴，都可以烧灰。"

四老倌说："有得你的指挥，我们哪里敢砍，讲我们破坏森林，这顶帽子戴不起呀。"

宝生不耐烦地说："砍砍砍！"

四老倌又说："光是杂柴，哪里能煨出火土灰呀？"

宝生说："真蠢，什么火土灰不火土灰，只要冒烟就行，烟越大越好。检查的同志还真会跑到各个山里来看吗？"说罢，他眼珠在人群中一扫，说："兵桃呢，怎么不见他？"

四老倌顿时慌了手脚，支吾道："咦，兵桃刚刚还在后面，许是到林子里解溲去了？"

几个人在林子里一顿乱砍，再将砍下的树枝、杂柴搬到空地上，用火把点燃。只听生柴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，浓烟滚滚而上，慢慢和别处的浓烟合在一起，袅袅地升向天空，越升越高，直到和云融合，变得缥缈无痕。

星子渐渐疏落，天色渐亮，鸟雀飞舞。树木、庄稼沾上了露珠，新鲜欲滴。一群人拖着疲惫的身体，摇摇摆摆下了山。

唯有兵桃，那晚他最划得来。当时，兵桃偷偷离开人群，走到晒谷坪上。他看见一床破烂晒垫滚成筒丢在地上，就爬了进去，稳稳当当睡了一晚好觉，连蚊子都找不到他，更别提满宝生了。

十

好容易熬到冬天，各种农活都做完了。不过，修烟家冲水库的战斗却打响了。

修水库之前，满宝生召开了一次全队动员大会。四十多平米的队部大屋摆满了高高矮矮的凳子，男女老幼挤坐成黑乎乎一片。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和喀喀喀的咳嗽声此起彼落。男人们用旧报纸卷成纸烟，一下一下地吸着，点点红光在黑暗中连成一条曲折的光带。

满宝生坐在长桌前深思了一会儿，一开口就把大伙吓了一跳。他说："这次动员会要开七天七夜，目的呢，只有一个，就是消灭瞌睡。"

会场一阵骚动。

"这瞌睡何里消灭喽？我长到六十三岁，还是头一回听到。"一向胆小怕事的长生老倌居然第一个开了口，他是跟坐在侧边的二痞子说的。

"长生老倌，你莫逞能，有本事就问满宝生。"二痞子回答。

长生老倌禁不起他激，干咳了几声，就对着满宝生大声说："满宝生，这个瞌睡何里消灭？瞌睡长在眼睛里，不困够觉眼睛就打不开，总不会把眼睛挖出来吧。"

大家哄地笑起来。

满宝生不睬长生老倌，只管说自己的：“我这次打算开七天七夜的会，除了带嫩伢细崽的堂客们回去，正劳力一律不回家。队上开几天伙食，饭也不用回家吃。这里冇得床，谁也困不成，瞌睡自然就冇得了。不困觉，可以省出好多时间，修水库时好大干快上。”

二痞子看到满宝生未对长生老倌发脾气，胆子大了些，问道：“坐在椅子上可以睡觉啵？”

满宝生说：“坐着闭下眼睛可以，会还是要继续开。要使大家有个思想准备，不要修起水库来，只想回家困觉。我们要抢时间，提前完成任务。”

二痞子没讲两句，痞话就上来了，自言自语说：“七天七夜不跟堂客困觉，咯何得了？”

声音虽细，大家都听得一清二楚，齐刷刷望着二痞子，笑个不停。二痞子一本正经地用眼睛扫着大家，说：“笑么里？有么里好笑？未必你们心里不是咯样想的，只怕比我想得还痞。”

又一阵哄笑。

会议坚持了三天三夜，队部大屋被男人们的卷烟熏得乌烟瘴气。第三天一开始，还冇讲完三句话，满宝生的脑壳就在长桌前栽个不停。趁这机会，有人扑在椅背上，有人趴在别人背脊上，偷偷地困觉。满宝生硬撑着，结果越撑越不行，脑壳终于像个黑鸡婆样，停在桌上不动了。

众人见满宝生睡着了，于是放心大胆地呼呼大睡起来，一时鼾声大作，蔚为壮观。

宝生一觉醒过来，样子凶得像只老虎，桌子一拍，说：“开会开会！大家打起精神来，不要再困啦！你们为什么对消灭瞌睡有严重的抵触情绪？只知道困、困、困，不发言，不为修水库献计，一副与自己冇得关系的样子……你、你，还有你，讲讲看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

二痞子说：“满队长，是你先带头睡觉的呀。你不睡，我们何里敢睡？你趴在桌子上困了半天，还咧着嘴笑，是不是梦见和堂客困觉啦？”

满宝生说：“二痞子，你不要耍嘴皮子，我就眯了下眼睛，何里要不得？你这样对抗生产运动，会吃亏的！”

一时间，除了烟雾呛出的咳嗽声，再无人声。

到了第七天晚上，满宝生宣布散会。大家如逢大赦，一个个东倒西歪、踉踉跄跄地回家了。

十一

这年的雪落得早，离腊月还差一天，就下了一场大雪。早晨，之骅开门一看，地上已铺了厚厚一层雪。对门山上，雪裹着松枝，好似开了一朵一朵大白花。野外非常安静，只有雪纷纷扬扬地下着，一连下了两天。

第三天早上，之骅从床上爬起来，发现天晴了。早晨的阳光并不暖和，懒洋洋地照进堂屋。阳光洒在雪上，非常耀眼。之骅眯着眼睛打量，四周仍是一片寂静。

晴了几天，雪开始融化。雪水从屋檐上流淌下来，发出滴滴答答的

声音。屋檐上倒挂的冰凌晶莹透明，长的长、短的短，尖尖的好像梭林。细伢们看到这些倒挂凌，好不开心，拿着晒衣的竹竿一阵横扫。冰凌发出一连串清脆的声音，从屋檐上掉下来，跌成几段。细伢们拣着长的含在嘴里，小手冻得通红。

满地的泥泞晒干了，烟家冲水库也正式开工了。

秋园家离烟家冲水库工地有三里多路，除了过一条垄，其余都是傍山小路。满宝生要求大家天一亮就到工地，迟到的要扣口粮。

之骅往往天不亮就得动身。冬夜里漆黑一片，之骅怕鬼，怎么也不敢独自摸黑上路。但她也怕迟到而被满宝生克扣她家的口粮。幸好兵桃天不亮就来叫她一同去水库工地。

平日村里人凑在一起，最喜欢说鬼故事。一次，全队去锄红薯苗。忽然天降大雨，大家跑到一个堆放稻草的茅棚里躲雨，一屁股在稻草上坐下来。

有个叫根华的人，三十多岁，他的堂客生毛毛死了有一个月，他又和大家讲起这件事：“要说世上有鬼，我觉得硬是有，我就看到了。我堂客生老三时，我一个通宵冇困觉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堂客说，‘我看你实在想困了，到隔壁房里去躺一下吧，有事我叫你。’我跨过门槛到了隔壁房里，坐到床边眯了下眼睛，迷迷糊糊好像看到少川的堂客手里提了个红布袋经过我面前，对我龇牙咧嘴地一笑，就进了我堂客的房间。就在这时，我堂客大叫一声，我一个激灵，觉得不对头，少川的堂客上半年生毛毛就生死了。我吓得一步跳进房里，还是晚了，我堂客已经死了。”

根华绘声绘色地讲着，听得人毛骨悚然。大雨变成了淅淅沥沥的小

雨，鬼故事让本就有些寂寂的茅棚显得鬼气森森。大家都拿眼睛往后看，生怕有什么鬼魅附在身上。

突然，有人尖叫一声："看，讲鬼鬼就来了！"

大家一看，原来是满宝生正从远处向茅棚走来。呼啦一声，大家冲出茅棚，冲向雨中的红薯地。

水库开工那天，锣鼓喧天。山坡上插着红旗，竖着一块块标语牌，上头写着"战天斗地，改造自然；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；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"等口号。

红旗在寒风中发出噼啪噼啪的响声。满宝生手拿喇叭筒，在工地上巡视，喇叭里不断传出表扬这个、批评那个的声音。好多人的肩头磨破了皮、渗出了血，扁担一上肩，人就一哆嗦。挖土的人站在冰碴子里冻得直打战。

饭送到工地来吃，是每人每顿不到三两米的革新饭[18]。几天下来，大家饿得前胸贴后背，怎么鼓足干劲都无济于事。

之骅和兵桃是老搭档：兵桃担泥巴，之骅上泥巴。黄泥巴粘在锄头上，要费好大力气才能弄下来。畚箕是满地乱丢的，为了让兵桃轻松些，之骅每次都有意拣烂畚箕上泥巴。兵桃一边跑，泥巴一边从烂洞里往下漏，还没跑到工地，泥巴差不多就漏光了。

不久，上面来人检查修水库的进度。

天上飘着毛毛雪，大家站在齐小腿肚的泥巴里。寒风呼呼吹过，挖土的、担土的、打夯的全被吹得不成人形，头发乱七八糟，脸冻成了灰

白色，嘴巴哆嗦得连句话都讲不出。

为了显示干劲足、不怕冷，满宝生派两个人站在路上，一发现检查团的影子，就赶紧叫大家脱掉褂子、打上赤膊。女的穿件洗得稀薄的汗衫，担着泥巴一路快跑，两个奶子吊在胸前，就像藏着两只蹦跳的兔子。

为了抵御严寒，大家不要命地干。坚持了两个多小时后，检查团的同志终于走了。

十二

“大人望栽田，细人望过年。”之骅只能算个半大人，还是想过年。到时，秋园会想方设法煮餐白米饭吃，要是能吃上肉就更好，还能耍几天。只是之骅已经不好意思在三十晚上和细伢子们唱着“三十夜里火，元霄夜里灯”的歌谣，挨家挨户去送恭喜，讨回豆子、薯片、花生、糖粒子之类的吃食了。

过了年，之骅加入了共青团。队上成立了突击队，之骅又参加了突击队。

满宝生要求突击队员走在群众前面，起模范带头作用。他说：“你们可以先挖禾草，去年禾草留得长，就是为了沤肥用。”

此时，田里结着厚厚的冰，像面晶莹透亮的大镜子。禾草足有五六寸长，就像无数插着筷子的竹筒摆在一张巨大的餐桌上。

突击队员掮着锄头走到田边，用锄头将冰打碎，再踩下去，冷自不必说。那些大大小小的冰块有棱有角，一脚踩下去，就像有万千把尖刀从四面八方刺向脚丫子。脚虽已冻得麻木，仍能感到阵阵刺痛。有时，

水中还会沁出殷红的血来。

之骅的脚划了一道一寸多长的口子，她忍着痛，一锄头一锄头将禾草挖起、翻转、埋进泥里。有水的禾草真是难挖，尽管裤脚卷得老高，仍免不了溅上水。只好把锄头轻轻放下去，两手抓住锄头把，用暗劲把禾草翻转。

收工了，从田里上来，腿脚上粘满烂泥，拖着一双无跟的烂鞋子，呵着一双冻僵了的手。寒风一吹，腿脚上仿佛有无数刀子划过。

秋园被安排在食堂里蒸饭、抹桌子。满婆婆满娭毑管伙食。

柴、米、油、盐在一间房里，米缸侧边放了好几种大小不同的竹筒，从半两到三两。满娭毑每天将各家的米量好，放在一个个搪瓷钵里，钵子上写着名字。各人将自家米分成三餐的量，洗好放到蒸笼里。秋园只管烧火。

满娭毑腰上系条围裙，给每家量米时，随手抓上一把放进围裙口袋里，偷偷带回家去，神不知鬼不觉。

大家端饭时都两眼放光，只想菩萨保佑，饭蒸得又硬又多。饭端在手里，掂了又掂，看有几重；食指按了又按，看是硬还是烂。慢慢地，大伙都觉得这饭不对劲：蒸得少且烂。

“有人偷米。”人们议论纷纷。

满娭毑站在堂屋中间，两手叉腰，大声大气地说：“你们莫乱讲，食堂就两个人，不是我偷了，就是她偷了。你们干脆把人讲出来，要不干脆去找宝生把我换掉。你们咯样乱讲真是不好。”

大家一肚子的气，心里明明白白，只是不能讲，真是哑巴吃黄莲。没人怀疑秋园。她顶着个旧官吏太太的名分，吃了豹子胆也不敢犯众怒。

仁受由于饥饿，变得干瘦干瘦，脸上现出菜绿色，大部分时间都闷坐着，讲话的力气也没有，简直成了个人影子。

吃饭时，仁受却一反往日的温文尔雅，变得恶形恶状：不怕丑地发出惊人的咀嚼声，眼睛一红，脖子一伸，喉咙里又是一声惊人的咕咚声，吃完还贪婪地望着饭钵，伸出舌头舔了又舔。

青黄不接的时候最是难熬。稻谷开始泛黄，远远望去，好像锦旗上的流苏。

多数人家几天都见不到一粒米。村里人慢慢开始在晚上摸到偏僻的田里去偷谷子。之骅几次要去，仁受就是不让，说不能和人家比，人家成分好。一家人饿得眼冒金星，还要做事，赔三和田四还要上学。真正尝到了饥饿等于活埋的滋味。

之骅下定决心去偷。晚上等仁受、秋园睡熟了，之骅推醒赔三，拿个撮箕就出了门，直奔小水冲里。

那里已是一片黑压压的人头。姐弟俩赶紧走到田里，赔三端着撮箕，之骅对准老禾线双手死劲勒，一勒一把谷，勒了满满一撮箕。别人一袋一袋地勒回家，可惜他们没带布袋。

回到家里，仁受问道：“这谷哪里来的？”之骅如实告诉了仁受。仁受摸着之骅的头说：“爸爸不怪你，可下不为例，还是名声要紧啊！”

将谷倒进锅里，点燃灶火，把谷焙干、焙燥，随后才能脱壳。谷在

锅里发出的热气充满了整个灶屋，那股清香似乎手都抓得到。家里没有脱粒工具，磨子也没有，只好把谷倒在桌上，拿升筒在谷子上碾来碾去，碾一阵，簸一阵，总算把谷壳基本上除掉了，只剩下嫩谷子和不够干燥的谷子搞不掉。

早晨，秋园用这米煮了一炉锅饭。家里仅有一些生姜，就把生姜放在碗里捣烂，拌上盐，算是菜。他们正吃得津津有味，子恒回来了。之骅连忙起身，替子恒盛了一碗。子恒将饭碗端在手里，低着头没吃。一看，子恒眼睛红红的，之骅吓到了。

秋园忙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饭里这么多谷，你们都吃得下去。天晓得你们饿得好厉害。”子恒哽咽道，说罢大哭起来。

子恒是回家送粮票和钱的。他每天可以分到八两米，每月有三十三块钱工资，每月最少也要节约出十斤粮票给家里。临走时，他把身上所有的钱和粮票都留在家里。

秋园说：“你总要留一个月伙食费出来，总不能饿一个月吧！”

子恒说：“我不怕，我问同事借得到。这点钱还买不到十碗煮南瓜呢。”

勒了谷的手掌，第二天又红又肿，之骅想拧条毛巾洗脸都拧不得，火辣辣地痛。

有了一点米吃，仁受的精神和脸色都好多了。一家人的心情也好了蛮多。

十三

一天晚上，全家人都在禾坪里乘凉。月亮静静地出现在山头上，门前的樟树将阴影洒在地上和之骅姐弟身上，斑驳一片。田野的风很凉爽，萤火虫闪着亮光在头顶穿梭飞舞。

身上慢慢觉得凉快了。之骅跟仁受带着两个弟弟先进屋，安顿他们睡觉。秋园太累，在竹床上睡着了。之骅想等弟弟们睡了再叫醒她。

把兄弟俩哄睡后，仁受对之骅说：“你去场院把椅子搬进来，顺带把你妈妈喊醒，让她回屋睡。”

之骅走到禾坪里，秋园正睡得香甜。之骅把椅子送进房里，返身刚跨过门槛，就见一个黑影子蹿上来，猛扑在秋园身上。秋园惊醒了，拼命挣扎着坐起来，抬手给了那人一个耳光。那人还不放手，撕扯着秋园的衣服。

之骅似懂非懂，不知为什么他们打起架来了，吓得大叫：“爸爸！”仁受听见动静，摸着墙出来了。那人这才爬起身，飞快地跑了。

之骅牵着秋园进屋。秋园脸色苍白，使劲咬住嘴唇，她不能哭，怕吵醒两个小的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喃喃开腔道：“是富平。”

原来黑影子是满娭毑的大崽富平。他比秋园小几岁，如今是队上的保管员。

仁受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，悄无声息地走进灶屋，出来时手拿菜刀和绳子，往秋园面前一丢，吼道：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。绳子也好，菜刀也好，你去死吧！没死之前，我不想戴绿帽子！”

那一瞬间，之骅对仁受有种陌生感，心中升起了恨意。

秋园一愣，几步退到墙边，背靠着墙定定站着，嘴巴瘪了半天，终于挤出一句话：“你真恶！”无声的眼泪汩汩而下。

之骅气急败坏地向仁受说了事情的经过。仁受呆呆站了一阵，只听啪的一声，他重重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。随后，他慢慢走向桌子，拿起竹草做的烟斗和纸媒子，放上叶子烟，把纸媒子靠近煤油灯。他双手抖得厉害，好久才点上火，噗嗤一吹，纸媒子的明火灭了，冒出点火星，点着了烟草。仁受猛吸一口，腮帮子深陷下去，吐烟时，他起身在房里踱步，一边喃喃地说：“这日子冇法过了！这日子冇法过了！”

突然，仁受的怒火又像火山一样爆发了，从不骂人的他居然用粗话骂起人来，然后定定地看着地上的菜刀，吼道：“我要宰了他！”

仁受额头冒汗，嘴唇颤抖，样子吓死人。之骅战战兢兢地从地上捡起菜刀放进灶屋。回过身来，看到秋园在帮仁受揩汗，之骅赶紧溜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
十四

食堂里专门安排了一个人砍柴、供灶。冇得柴烧，唯他是问。

砍柴的人姓范，小时候出天花落下一脸麻子，外号就叫范麻子。他嘴唇又厚又宽，笑起来嘴巴有一簸箕宽，牙齿倒是蛮白，头发又黑又粗又硬，剃成齐刷刷的平头。解放前，他在乡公所当过自卫队长，解放后改过自新，一直小心翼翼、老老实实地做人。

食堂的柴烧得快，特别是煮革新饭，一餐饭要烧两餐饭的柴。砍下不久的柴是生柴，要等干了才能烧。食堂闹柴慌，往往是柴还没干或连

半干都没有就要烧，烟熏得人睁不开眼，整个食堂里乌烟瘴气。社员们意见很大，骂骂咧咧，一肚子怨气都发泄在范麻子身上。范麻子只是不作声。

一天，范麻子想去跟满宝生反映下情况，看能不能再增加个人砍柴。走到门口，看到满家的狗正在门口吃白米饭，好大一钵饭，比一个正劳力吃得还多。这钵狗饭吊起了范麻子的食欲，他恨不得上去跟狗抢。想想也只能装作没看见，免得惹火烧身，就轻手轻脚地溜走了。

范麻子一天到晚守在山上砍柴，也难保证供灶。山上的杂柴越来越少，凑上一捆都要砍好久。鸡婆树[19]长得倒还可以，树枝很密，两三棵树就能凑一捆。他一下来了主意：何不先砍些鸡婆树对付对付，解决燃眉之急？于是，他砍了四棵鸡婆树，捆成两捆，分别将扁担两头戳进去，掮在肩上，身子一闪，两捆柴就平衡了，然后忽闪忽闪地朝食堂走去。

半路上，迎面碰到了满宝生，他对着柴担看了又看，说：“放下解开。”

范麻子老老实实照做了。

“你砍了鸡婆树。”

范麻子一脸苦相，支支吾吾道：“满队长，我也是冇办法。这几天柴烧得接不上了，冇得柴进灶，只好先砍几棵鸡婆树应应急。”

满宝生皱了皱眉头，叫范麻子担柴走。范麻子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：满宝生没骂他，看样子砍鸡婆树不要紧。哪知他刚走，满宝生就在喇叭里通知晚上开批斗会，说是有人冇改造好，破坏森林，务必把砍鸡

婆树的歪风压下去。

晚上，两个民兵用棕绳把范麻子五花大绑，押往队部。半路上钻出一个张跛子，他悄悄地紧跟着范麻子，时不时用那只好脚踢范麻子的膝盖窝。范麻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爬起来又走，张跛子又踢，一路跪跪走走地到了队部。

张跛子不是本地人。他过去住在垸子里，三十好几才来队上落户。他说他不喜欢垸子里，那里经常遭大水。好在他没儿没女，冇得牵挂。

张跛子六岁时得了小儿麻痹症，左腿肌肉萎缩，又细又短，走起路来一跳一跳，屁股翘得老高。他有张洼脸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都往脸中央凑，挤在一起，两只眼里布满血丝，一天到晚眨个不停。要说丑，他可算队上第一丑。

这个丑人有洁癖。洗衣时，先烧一堆稻草灰，把稻草灰放进桶里用热水泡，再把稻草水倒在一块布上，滤出的净水才拿来泡衣服。这水洗起来有泡泡，滑溜溜的，像擦了肥皂。对张跛子来说，稻草一天都少不得。他用稻草擦桌子、洗碗、洗锅，还把一根稻草缠在手指上当牙刷使。

张跛子的田里功夫也做得细致。他犁一天田，身上从不沾一点泥水；他整好的菜土就像一本书，有棱有角。大家对此叹为观止，不知他怎么会有这样的绝招。

张跛子就是有些下流。夏天他穿一条其大无比的抄头短裤，歇气时，一只脚搁得老高，裤裆里那物件一览无余。堂客们见他就走。乡里的细伢子们喜欢三五成群在一起耍。张跛子碰到了，就把细伢子的裤子飞快地朝下一脱，一只手装模作样地在口袋里摸刀，一边说：“把你的

鸡鸡割掉。”他不厌其烦地开这类玩笑，细伢子们嫌死了他，远远望见他就躲。

一天，大家正在队部等满宝生派工。几个四五岁的细伢子在坪里玩，张跛子又故伎重演。这时，从一堆柴后面钻出几个上十岁的细伢子，趁张跛子不注意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放倒在地，扯下他的短裤做绣球抛，一边说：“你喜欢看别人打光胯，看人家鸡鸡，今天让我们看看你的。呸！你那个东西真丑，像个烂棕树蔸。”几句话引得在场的人笑痛了肚皮。

张跛子趴在地上，双手捂着胯，狼狈不堪。一直拖到大家出工，细伢子们才把裤子还给他。

虽说有点讨人嫌，张跛子也算个老实巴交的人，站得不长，跌得不响，还有点蠢。那次消灭瞌睡的会议，张跛子正好回了垸子里，没赶上参加，觉得好可惜。歇气时，他免不了就要跟大家讲：“七夜不睡觉要么里紧，我可以十天十夜不困觉。我看这瞌睡就是该消灭，人不困觉，不就可以多做一半事吗？真不知是哪个朝、哪个代、哪个懒人开的头。这瞌睡消灭得好。”

队上的人都到齐了，坐了一屋子。范麻子站在前面，张跛子又是一脚，范麻子就对着群众老老实实跪下了，额上的汗一个劲地流，把一脸麻子都填满了。

满宝生说：“范麻子，你晓得你犯了法吗？”

范麻子说：“晓得晓得，我砍了四棵鸡婆树，破坏森林，犯了法。我思想不好，发懒筋。我对不起政府，对不起社员，我以后保证好好做人。”

满宝生说："看样子，你们这些冇改造好的人，不吃点皮肉之苦是不会记事的。"

说话间，一个民兵从门旮旯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狗钢刺[20]。稍有迟疑之际，张跛子一跛一跛蹿到前面说："你们这些后生家，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，还心慈手软，等我来。"

张跛子一把拿过狗钢刺，高高举起，一鞭一鞭、稳稳当当落在范麻子背上，就像平时犁田打牛那样。每打一下，范麻子就咬一次牙，慢慢地，他背上沁出一层湿漉漉、黏糊糊的东西。

张跛子又一跛一跛跳到门外，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张湿漉漉的黄草纸。他叫人将范麻子的褂子掀起来，满背的红点点正朝外渗着血。张跛子把黄草纸往背上一贴，范麻子哎哟大叫一声，豆大的汗珠一颗颗往下掉。原来黄草纸是用盐水浸过的。

谁都没想到，张跛子做起这类事也像在做田里功夫，始终不慌不忙、有板有眼。范麻子疼痛难忍，不停地求饶："老模范，求求你放过我一次，我下次再砍鸡婆树，你杀了我、剐了我……"

十五

办食堂那段时间，自家屋顶上不能冒烟，干部们挨家检查，连晚上也会突击检查。

稻谷成熟时，深更半夜，人们到田里偷点谷，回家后用石头砸掉谷壳，想做餐饭吃，又怕干部来查，就躲在茅坑里，搁几块砖头，放上锞子，煮成半生不熟的饭，拼命吃掉，再将东西转移。

生产队里育红薯秧，红薯上面只盖层薄薄的泥巴，再浇上人粪。有人顾不得粪脏，趁着夜深人静，从土里挖出红薯就往口里塞。结果，育秧的红薯被吃掉很多。

满宝生带着张跛子挨家挨户地查，不查个水落石出就决不罢休。范麻子的斗争会过后，张跛子就被重用了。可是红薯吃进了肚里，再厉害也查不到，只能是无功而返。晚上又开全队大会，满宝生软硬兼施，说谁检举出来，就奖粮食给谁；要是不承认却被查到，就要受罚。他讲了一套又一套，唾沫星子满屋飞，张跛子在一旁忙着敲边鼓。大家还是纹丝不动、闭口不语，满屋人像木头样。

秋园和八嫔驰去给队上的白菜施肥。八嫔驰五十多岁，长得五大三粗，一辈子没生育过，丈夫几年前去世，如今是个孤寡人。

八嫔驰对秋园说：“梁老师，我们各人搞点白菜回去吃。”

秋园说：“我成分不好，不敢搞，要搞你搞，我不会讲出去的。”

八嫔驰麻利地拔了一把白菜放在地上。秋园心想：八嫔驰胆子还蛮大，只是怎么带得回去呢？

收工时，只见八嫔驰飞快地解开抄头裤，将白菜往裤裆里一塞，又飞快地系好裤子，将裤裆拍拍平，挑起尿桶就走。她昂着头，本想大步流星朝前走，无奈裤裆里有把白菜，必须收敛步子，否则白菜会从裤脚管里掉出来。她先将大步改为小步，后来大概白菜有些下滑，又将小步改成碎步，很是艰难地走回了家。

这一幕真把秋园看呆了、看傻了。

十几天后，八嫔驰疯了。她疯得算斯文，不哭不闹，衣服还干净，

头发也梳得整齐，只是遇到人就重复两句话："我好饿，给我碗饭吃吧！我好饿，给我碗饭吃吧！"那双渴求的眼睛让人看了心里发颤。

八娭毑疯虽疯，倒没饿死。数年后，饥饿缓解了，八娭毑进了五保，有饭吃，有衣穿，病也好了不少，再不乱跑了。但时不时仍会说："我好饿，给我碗饭吃吧！"

打了禾以后，队上的细伢子如开了笼的鸡，争先恐后跑到地里去捡稻穗。捡了稻穗，再捡两块石头，把稻穗放在一块石头上，用另一块将谷壳砸掉，又用嘴将谷壳吹飞，接着立马将生米塞进嘴里，直咬得腮帮子发痛，嘴角流出白水水，最后使劲咽进肚里。

细伢子们个个低着头，直勾勾地盯着田里，生怕错过根稻穗，捡到一根就面露喜色，稚嫩的眼睛闪闪发亮。他们可以在田里待上大半天，捡了砸，砸了吃，孜孜不倦、持之以恒。

一天，全队人在田里做事，忽然听到一个角落里传来不管不顾的呻吟声，十分刺耳。人们循声找去，原来是长根老倌在那里屙屎。他拱着屁股，双手撑地，黄豆大的汗珠不断从脸上滚落，将泥地都弄湿了一片。

二痞子说："长根叔，你怎么啦？"

"我屙不出屎啊！我不舍得把谷办成米，就连谷壳一起磨成粉，煮成糊糊吃。可肠子消化不了啊！现在堵住了屁眼，就是屙不出……"

大家面面相觑：这次分的一点谷，人人都是连壳磨成粉吃的，谁都逃不过这一劫啊！二痞子连忙找了根棍子，一下一下帮长根老倌把屎从屁眼里拨出来。

后来几天，人们连躲都不躲了，就在田边上拱起屁股，你帮我拨，我帮你拨，连羞耻都顾不得了。有些人连血都拨了出来。人们脸色惨白，面无表情，唯有哎哟哎哟声不断传入耳中。

好一点的草都被吃光了，往往转悠上半天都找不到一丁点能吃的，人却拖得精疲力竭、步履艰难。谁都不愿等死，为了活命，有人开始吃黄芩籽[21]和蓖麻籽。黄芩籽极苦，蓖麻籽又有毒，两样都难以下咽。要是能挖到点腐烂的菜蔸煮熟，都能吃得津津有味。

后来，就连黄芩籽和蓖麻籽都弄不到了。

食堂实在没东西煮了，只得解散。最后一餐饭是将稻草洗净，铡成寸把长，放进锅里煮。锅里不断冒着热气，灶屋里充满了苦涩的味道。稻草煮烂后，用竹箕过滤，将过滤出来的稻草水再放进锅里煮，煮得有点浓稠了，就分给大家。男劳力一饭碗，妇女、老人、小孩只分到半碗。那东西就像黄绿色的鼻涕一样难看，味道也又苦又涩，不是饿极了是吃不下肚的。

十六

水肿使仁受渐渐成了一个“阔佬”，棉布对襟褂子扣不拢，脸上泛着青白色的光，挺着个大肚子。

有人暗地里对秋园说：“杨老师不是病，是饿成这样的。要是能买只鸡给他补补，增加些营养，保管会好起来。”

事情也凑巧。有一天，秋园带上家里仅余的钱，预备去集镇上给仁受买消肿药。走在一条傍山的小路上，后面来了个老倌子，手里提只黑鸡婆。

秋园心想：要是能买到这只黑鸡婆就好了，黑鸡婆最补。她便试探着问：“老人家提只鸡，是去走亲戚吗？”

“不是，想到集镇上去换几个油盐钱。”

“就卖给我好吗？”

“自然可以。你是买鸡吃吗？黑鸡大补，还是有钱人好啊！”

秋园说：“连饭都吃不饱，哪里真有钱买鸡。是家里病了人，要救命。”

讲好了价钱，秋园掏出钱一数，还差一块二。秋园说：“你老人家行行好，就少要点吧，我已经净水摸鱼了。”

老人说：“好事也是要人做的。你买我的鸡，我可以少跑几里路，就算抵消了。”

秋园没了钱买药，大大方方提着鸡回家了。半路上碰到队上的妇女主任，她问秋园：“从哪里提只鸡来？”秋园告诉她，路上从一个老倌子手里买的。

秋园回到家，决定让仁受一个人吃下这只鸡。她麻利地将鸡杀了，切成块，放进锅里，添了不少水，想让仁受多喝口鸡汤。先烧旺火，锅开了再用文火煮。鸡肉的香味从锅里飘出来，细伢子们使劲将那香味吸进鼻子。

鸡煮烂了，秋园连汤带肉盛了一大碗端给仁受。仁受看着这碗鸡肉，心里好激动，颤抖着接过去，搛出一块吹了吹，正想往口里塞，筷子忽然停在嘴边。他把全家人叫到身边，非要每人吃一块鸡肉不可。秋

园向之骅使了个眼色，之骅就带着两个弟弟捂着嘴巴、咽着口水，逃也似的跑了。

秋园说："这鸡你一个人吃了有用，大家吃了，对谁都没得用。何必呢？你身体好了，我们家就好了，以后再买只鸡大家吃就是，有什么稀奇啰。只是你不能一次吃完，得分成两餐吃，如今五脏六腑都亏空了，一次吃完怕受不了，反倒坏了事。"

这只鸡成了灵丹妙药。过去因为肿得厉害，仁受总觉得胸膛憋闷、腹部胀痛，现在只感到荡气回肠，胸膛和腹部好像空出了好大一块地方。

吃鸡后的第三天晚上，张跛子来通知秋园去队部开会。

秋园走到队部，平常开会的屋里坐满了人。她刚跨过门槛，满宝生就厉声叫道："站到堂屋中间来。"

秋园愣了，一时反应不过来，断断想不到今天是要开她的批斗会。正迟疑着，张跛子在身后重重一推，秋园一个趔趄，差点绊倒。

满宝生说："晓得叫你来干什么吗？"

秋园说："不晓得。"

"你偷了妹莲的鸡婆，是何里偷的？老实交代！"

秋园说："我冇偷鸡。我去街上买药，路上碰到一个老倌子提只黑鸡婆，我就买了。"随即把买鸡的经过讲了一遍，还讲了老倌子的样子，并要求去找老倌子对质。

“你少花言巧语，谁不晓得你，一贯不老实！”满宝生呵斥道。

秋园气得浑身发抖。

张跛子阴阳怪气地说：“你好阔啊！人家冇饭吃，你还有钱买鸡吃。”

说着，他对秋园当胸一推，秋园就从堂屋这头跌撞到了那头。到了那头，有人使力一推，她又回到这头。整个晚上，秋园像个皮球样被人推来搡去，没有停下来片刻。

“一个旧官吏太太，解放咯久了，还冇改造好，偷了鸡还要赖。不承认就天天抓你来斗，还怕你不承认！”这晚的批斗就以满宝生这番话作为结束。

秋园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，头发都汗湿了，湿漉漉地贴在脸上。

仁受见了，连忙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秋园说：“我买的那只鸡，硬说我是偷的。”

连续几个晚上，秋园都被叫去批斗，但她死也不承认鸡是偷的。于是，她就从屋子这头被推到那头，循环往复。那些天，秋园正好来月经，血顺着裤管滴滴答答往下淌。

斗了六个晚上，那伙人终于觉得腻了，这才罢休。

仁受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渐渐由原来的干瘦变为水肿，肿肿消消，消消肿肿，就这样拖着。

“一肿一消，黄土一堆。”一家人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，好怕那一天

到来。没多久，仁受浑身肿得一按一个手印，还有水渗出来，人已是奄奄一息。

月光从仁受睡房小小的木格窗里透进来，形成一道细细的光柱。随着月亮的移动，光柱也在房里移动，照在仁受白中泛青的脸上。子恒已从学校赶回，一家人围坐在仁受身边。油灯幽幽地亮着，仁受时而睁眼看看孩子们，时而闭眼好似睡着了般安静。也许他已不再留恋这个世界。

痛苦的时刻分秒难挨，时间像蜗牛一样向前蠕动。好不容易盼到了天明，白霜似的日光终于从云层里钻了出来。

仁受脸色泛红，眉目舒展，面带笑容，似乎陶醉在明亮和温暖里。他让子恒扶他起身，示意给他纸笔。笔在纸上艰难地移动着，他写道："别了！别了！永别了！你们要活下去，不……"

阳光从窗子里照进来，斜射在仁受脸上，将他的脸分成阴阳两半。那"不"字还差最后一点，笔突然从他手里滑落。那一瞬间，仁受的灵魂已离去，只有身体还留在眼前。一抹阳光慢慢掠过房顶，那该是仁受眷恋的灵魂吧。

最最慈祥、从不打骂孩子的爸爸真正走了，真正走了，今生今世阴阳相隔，永不再见。之骅想着这些，心一阵阵地绞痛。

以后的几天，一家人都灰白着一张脸，沉默着，谁都没哭。

这几天，队上共死了九人，茂生父子俩同时饿死了。钉棺材的声音响成一片，加上号哭声，奏响了一首独特的生离死别的交响曲。

仁受被抬到后山上埋了。秋园一下子老了许多，犹如遭了天祸的老

树，不断念叨着："你就这样走了，你是真正脱了身，丢下我们孤儿寡母怎么得了？今后的日子不知怎么过啊！"

树，不断念叨着：“你就这样走了，你是真正脱了身，丢下我们孤儿寡母怎么得了？今后的日子不知怎么过啊！”

第六章　跑

一

仁受死了，尽管他早已做不了什么，但仍是尊威严的守护神，守护着秋园和这个家。没有仁受的家更显凄惨，空落落的三间破瓦房仅留下片摇摇欲坠的门板。

一天，秋园深思熟虑后对之骅说：“两个弟弟都大了，家里不用你帮忙带人了。你去考学校吧，若能考取，就出去读书。这么小的年纪，做这么重的田里功夫，也挣不到几个工分。留下一条命最要紧，家里有我撑着。”

读书是之骅心心念念却好像永远也盼不到的事情，天晓得她多想去念书啊！但家里这种情况又怎能一走了之？她连忙说：“不行不行，我在家里可以做很多事，妈妈可以少吃些苦。”

秋园说：“不必争啦，我早已想好了，就是怕你考不取。”

之骅考取了岳阳工业学校。她既高兴又难过：高兴的是又有书读了，这是做梦也想不来的好事！难过的是接下来家里诸事全要靠妈妈一个人撑着，不忍心啊！

报到前的半个月，之骅常常天不亮就起床，要么出工，要么挖土，要么上山搞柴火，直做到月亮出来才回家……恨不得把家里的事全做完。

终于到了开学那天，秋园早早替之骅做了件白洋布褂子，从头上套下去，不开扣，这样更省布。再穿条黑裤子，清清爽爽一个人。入学通知上说，学校是新办的，为了建设好学校，正式上课前须劳动十天，要自带畚箕、锄头、扁担等工具。之骅带了一担畚箕，把为数不多的行李用布包好，放在畚箕里挑着。

秋园把之骅送到山坳的高坡上。一路上，之骅几乎没开过口。秋园嘱咐什么，她只是不断点头。母女俩走到坡上一棵树下，秋园停住脚步，说就送到这儿。

之骅转过身，眼泪哗哗地流，但还是往前走，走几步就回头，直到看不见那棵树和树下的秋园。

二

之骅去了岳阳，赔三和田四白天上学，秋园出工。包过的小脚不能打赤脚，有人开口闭口便是“没有改造好的旧官吏太太”，屈辱的日子沉重得有如泰山压顶。

日子实在难熬，秋园决定回趟洛阳娘家。如今，娘家只剩下大哥秋成，她想去看看大哥过得怎么样。要是能在洛阳找到事做，哪怕是替人做保姆，秋园都愿意。

秋园把去洛阳的打算告诉子恒。子恒教书，住在学校。他说：“妈妈啊，这事只好您自己拿主意了。您的处境实在太难，这日子苦得好似没个头。只是一路上带着两个弟弟，我又不能请假送您去，真不知该怎么办。”说罢，黯然泪下。

秋园说：“快莫哭，快莫哭，你一哭我更难受。这又不是死别，我

是回娘家，情况不好就赶紧回来。”说罢，她竭力装出轻松的样子，嘴巴动了动，硬是没能笑出来。

子恒把为数不多的粮票和钱都给了秋园，秋园执意要子恒留点，母子俩推来搡去。子恒哭着说：“妈妈，我给您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，这点钱和粮票能让您在路上少受点苦，我心里也好受些！”

三

走了九十多里路，之骅来到了岳阳工业学校。

报完到便四处转转。离学校不远处有个食品加工厂，生产各种酱菜，也酿酒，长期需要雇人洗菜。加工厂有个很大的厂房，里面隔出数个约莫一米五见方的池子，排列得整齐有致。池里淹渍着萝卜、白菜、雪里蕻等，腌好的菜用个长耙齿勾上来，放在篾箩里沥水，最后装坛和封坛。一年四季都有事做，之骅便与厂子联系好，每个星期去洗菜。

有了这份事，之骅不需要家里寄生活费了，还买来白棉布，给自己缝了换洗衣服，甚至有余钱买了只小巧美观的棕色人造革皮箱。

学校有个图书馆，除了上课，之骅总是去看小说。有时她把小说借出来，躲到学校后面一棵歪脖子树那儿，靠着树干，直到上课铃响才进教室。一日中午，她看完了《寒夜》，眼睛也哭红了。走进教室，同学和老师都以为她遇上了什么麻烦事或伤心事，一个个上前询问。

快乐的日子一年像一天。转眼之骅就上了三年级，和另外五个女生分在酿酒车间的化验室实习。

化验室里有两个老师。王老师三十来岁，能说会道，拉得一手好二胡。他没一点老师的架子，一有空就拿出他的二胡拉起来，周围老围着

一圈同学。徐老师二十多岁，人很腼腆，听到女同学笑都会脸红。相比王老师，同学们不太接近他。

大家轮流在化验室值班。值班室的门板只有四分之三高，顶上四十来公分是空的。一日，之骅在值班室的床上睡得迷迷糊糊，只听嘭一声，有什么东西丢了进来。她弹起身，一看地上有本书，连忙捡起来。书名叫《牛虻》，一翻开，里面夹了一封信。

信是爱脸红的小徐老师写来的。他说想和之骅交朋友，“也想帮助你，使你幸福。盼望你的佳音”。之骅拿着信张皇地坐在床沿上。他那么清秀文雅，许多女孩子都会喜欢他吧……之骅根本没有奢望过他会喜欢自己。

第二天，找了个没人的机会，小徐老师红着脸问之骅看到信没。

之骅红着脸点点头，用极小的声音说：“我的情况，你一点也不了解。我父亲是旧官吏，我是旧官吏的子女。家里很穷，哥哥原先是小学教师，这学期才调到初中。妈妈原是民办教师，现在在家务农。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在读书。我眼下的任务是读好书，还有一年就毕业了，到时就能参加工作，帮助家里走出困境，现在还不能……”

之骅没说不能做什么。徐老师明白她的意思，说：“我等你，我们都年轻，先把这件事藏在各自心里。”

《牛虻》是之骅看的第一本外国小说，真是爱不释手，就像河边的羔羊发现了青草而流连往返。她把图书馆里的外国小说一本本借出来，喜欢的还要多看上两遍才过瘾。

转眼到了暑假。离校那天，徐老师送了之骅二十多里路。他们都相

信很快又会见面的。

暑假过完回到学校，坏消息接踵而来。食品加工厂搬到北门去了，学校在南门，相隔四五十里。学校明文规定学生不准谈恋爱，若不顾校规后果是开除学籍。之骅万万不敢冒此风险和小徐老师通信。

最坏的消息来了：学校要停办！学生一律回原籍。

之骅每个学年都拿头名，结果全无用处。想了几天几夜，她终于作出一个决定：跑！不能再回乡下了，她要到外面去找工作。

一天早饭后，之骅背上平时用的书包，里面装了一身换洗衣服和牙膏牙刷，若无其事地走出校门，直奔火车站。

到了火车站，之骅看看周围，没几个像样的人，也许他们都和她一样准备“外流”吧。可去哪儿呢？湖南和江西是近邻，之骅听说江西要比湖南好。何况她身上只有三块钱，只够买张到宜春的火车票，别无选择。

四

天一亮，秋园就带着赔三和田四，连同少得可怜的几件换洗衣服上路了。

露珠未干的清晨，天高地阔，云淡风轻，微风中荡漾着夏天的气息。母子三人一连饿了几天，肚子空空，身体虚弱，走起路来头重脚轻，直到明晃晃的太阳悬在头顶，才走到湘阴火车站。

火车站里人如潮水，男女老少都有。有的大腹便便，一脸浮肿；有的枯瘦干瘪，肋条棱棱可数。饥饿使他们变得不像人样，驱使他们离乡

背井，到异地去讨生活。秋园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。

火车发出一声长鸣，缓缓开动了。子恒上站台送他们，挥着手跟着火车跑。随着一阵急促的咣当咣当声，火车加速了。子恒的身影越来越小，终于被无情的火车抛弃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路上的艰辛自不必说，每天只能靠一碗煮南瓜充饥。到武汉转车时，没有钱住旅馆，母子仨就在火车站附近堆放的枕木上睡了一晚。

葆和药店早就公私合营了。秋成在医院里上班，成了公家人。他后来又结了婚，有一儿一女。粮食每月定量，一下增加三张嘴当然不够吃。秋成妻子秀萍一向是个好当家，一日两餐的高粱糊糊清溜溜的，每人两小碗。秋成每餐另有一碗清溜溜的面条。

秀萍整天嚷着查户口的要来，外人不准住久了。秋园心里清楚，秀萍在赶她走。

秋成每晚带着秋园出门，说是去找事做。一到街上，他就赶紧买两个熟鸡蛋、一斤蒸红薯给秋园他们吃。刚出炉的蒸红薯滚烫滚烫的，秋园和赔三、田四拿在手里，哈哈气，三口两口就吃光了。

事情自然没找着。十天后，秋园不愿为难大哥，执意要回家。秋成买好车票送他们上车，分手时给了秋园五个高粱窝窝头。这是秋园和秋成最后一次见面。

五

到了宜春火车站，身上还剩一角六分钱，之骅给家里写了封信，花八分钱寄了出去。

妈妈、弟弟：

你们好。学校停办了，我有一定的文化基础，想外出找工作。如今我已到了江西，请原谅我不告而别，只是到底在哪里落脚，我自己也不晓得……走时我什么都没有带，请妈妈到学校去帮我拿一下被子和箱子……

至于小徐老师，之骅再没和他联系过，这辈子也没再见过他。

宜春并不繁华。明晃晃的太阳悬在头上，之骅两顿没吃饭了，饥肠辘辘。她顾不得那么多，匆匆在街上走着，痛苦而幸福地流浪。幸福是因为心中有希望，每到一个单位或工厂，她总是以企盼的心情走进去，又以失望的心情走出来。所见到的人都用千篇一律的话回答她："如今到处减人，好多工厂、学校都停办了，哪里还会要人啊！"

之骅无话可说。事实证明，她对前景太乐观了，要在一个举目无亲的陌生之地安身立命，谈何容易？

傍晚时分，之骅用仅剩的八分钱买了一碗糯米稀饭吃了，然后拖着疲惫的身体，沮丧地走到火车站，靠墙壁坐下，准备在那里过夜。向周围一看，天啊，都是人，讲着不同口音的话，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。有些人脸呈菜绿色，像遭了虫害的扁豆般弯着身子；有些人脸膛肿得发亮。之骅竟成了这群外流人员中的一个。

正彷徨绝望着，人群中忽然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向之骅走来："你是杨乡长的妹娌吗？"

之骅心一炸、脸一红：逃到江西还有人认得她是杨乡长的女儿，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啊！

他看之骅穿的白短袖上印有校名，便问：“你在这里读书？”

之骅点点头，说学校停办了，自己跑出来找工作。

他问：“你这里有亲戚还是熟人？”

之骅眼圈一红，道：“什么人都没有，就我一个。”

他说：“你父亲是个大好人啊，想不到落到这个地步，连累了子女。在山起台时，我还抱过你呢。”

这人叫朱义生，之骅喊他朱叔叔。朱叔叔在宜春下属一个县城的建筑队做工，他让之骅跟他走，起码有个落脚的地方。

六

回去又经武汉转车。在候车室，秋园遇到了个湖南老乡，她五十多岁，圆脸，黑皮肤，大眼睛，个不高，结结实实一副豪爽模样。两人攀谈起来。

老乡说她姓陈，问秋园姓什么。

秋园说：“我姓梁。那你就是陈大姐咯。”

陈大姐问秋园去哪里，秋园说回湖南湘阴。

陈大姐忽然瞪着大眼睛，看着秋园说：“你还要回湘阴？回不得，你们湘阴比我们衡阳还要差，饿死几多人！”秋园说：“湘阴是我老家，不回去又回哪里！”

陈大姐说：“看你带着细崽，好作孽，不如一路跟我去湖北。我在

湖北落了户，那地方人心好，不讲吃得有多好，粗茶淡饭是有的。我劝你莫带着两个细崽回去送死。”

秋园说：“我人生地不熟，到哪里去找饭吃，莫不是去讨？”

陈大姐说可以找事做，那湖北地多人少，特别是收棉花时缺人手。

秋园说：“我倒是会做衣，我身上的衣是自己做的，你看要得不？”她身上正穿着那件对襟的乳白色褂子。

陈大姐仔细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做得蛮好，凭这个手艺就能赚得饭吃。我们那地方都穿大襟衣，没人会做这样的衣服。”

陈大姐快要上车了，秋园还在犹豫。田四扯着秋园的衣角边，劝妈妈不要回家，说是不管到哪里都比回家好。

秋园说：“要是找不到事做，又没路费回家，怎么得了！”

陈大姐说：“要是找不到事做，回家的路费归我，总可以吧？”

秋园心想：莫不是命不该绝，遇上了好人。

就这样，秋园跟着陈大姐到了湖北汉川县马口镇的王家台生产队，暂住陈大姐家。

陈大姐是个热心肠，出工时就大肆宣传：“我表妹是个裁缝，做的衣服洋气，我们这里还没人穿过。”歇工后，她一下带了七八个妇女来看秋园穿的衣服，还抢着试穿。这些女人一个个粗手大脚，皮肤黝黑，衣着破旧，看得出是终日劳作、心眼实在的人。

第二天就有人请秋园做衣。秋园开始做上门手艺，不要工钱，对方

只管母子仨的饭。人家都乐意。

秋园做事从不偷懒，一天到晚不停做活，做一天可抵别人一天半。慢慢地，人熟了，秋园在队上借到一间小房子，晚上就在家里帮人做衣。有了点现钱后，秋园又求人将赔三、田四送到附近的小学读书。

没多久，方圆几十里传得沸沸扬扬，说是王家台来了个好裁缝，不但衣服做得好，人也长得漂亮。秋园四十多岁了，仍是那么耐看。

秋园每星期都写信给子恒，信的末尾总有这么一句："五年之后，我们全家团圆。"

子恒有一次回信说，赐福山的屋子已经不像个家了，一点点家具全被人搬光了，连碗筷都没了，好一点的门框也被撬掉了。他还说，秋园若回湖南，不住老屋了，就和他住在学校里。

从此，秋园干活更加卖力，白天黑夜地替人做衣，想赚点钱回家。为了这个家，她没让子恒去参军，也没让他去东北。秋园对此一直很内疚，她不想再拖累子恒，要是拖累得他连书都没得教了，那这孩子岂不是太可怜了！

七

在火车站过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，之骅和一伙人上了汽车。汽车塞得满满的，热气蒸人。有人脱掉上衣，裸着上身，随着汽车行进的节奏，他们把皮肤上的汗液毫无保留地蹭在别人身上。劣质的烟草味交织着汗臭味，熏得人只想呕吐。之骅闭紧眼睛，抿着嘴巴，任由车子开去。

总算到了永宁县，下了汽车，她一路打听，终于找到了建筑队。一

下子也找不到什么事，之骅便要求跟朱叔叔去挑沙，挑沙是计件工资，挑多少，算多少。

之骅就去了工地，领了畚箕和扁担，又搞清楚去哪里挑沙以及沙倒在哪里。每天收工时，会有技术员来量方结账。

挑沙和倒沙的地方有半里远。之骅想多赚钱，硬是拼着条小命，挑得重又走得快，扁担放在肩上，往往要好一阵子才能伸直腰，一伸直腰就赶紧挑着跑。俗话说："挑担不走，压死条狗。"

第一天结束前，之骅用铲子把挑的沙铲得四四方方，技术员来量沙，她赚了一块二毛钱。之骅高兴得不得了：一天一块二，十天十二块，三十天就有三十六块。这么多钱，不会算错吧？又算了一遍，确实没错。这么说很快就有钱寄给家里了。

收工时，人几乎散了架，好不容易走到寄住的朱叔叔亲戚家，坐到椅子上就站不起来，双脚锥心般疼痛，双肩更是不能碰触。关在屋里脱下衣服想揩揩身体，才发现肩膀破皮流血，血痂结住了衣服。用水浸泡了好久，才将衣服脱下。

第二天，之骅的肩膀肿得好像垫了两块厚海绵，不要说挑担子，衣服碰着都疼得不得了。她找了好多破布把扁担包得厚厚的，还是不行，肩疼得不能承受任何东西。

朱叔叔说："这力气活一下子也练不出来，今天歇一天，明天肩膀好点再去。"

之骅说："这肩膀一时半会好不了。苦不苦，看看红军二万五，我这算不了什么。坚持就是胜利，今天还是去挑沙。"

可这不争气的肩，手都不能碰一下，更不要说放扁担挑东西。之骅只好用手来回提沙，一天下来，提的沙少得可怜。

一天能赚一块二的梦就此破灭。

有一队学生模样的人经过之骅担沙的地方，个个谈笑风生。之骅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羡慕的表情挂在脸上。

这时，昨天替之骅验收沙方的技术员来到她身边，说："看样子，你还是个学生。"

之骅脸红了，说："是。"

技术员说："一个小女孩怎么能干这种重活？吃不消的。"

之骅说："我也不想干这活。我有文化，读了三年中专，但学校停办了。听别人说江西好找工作，就到江西来了，一时找不到别的事，只好来挑沙……"

技术员说："离这不远有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，半工半读，除了吃饭不要钱，每月还有四块零用钱。"

之骅想：江西就是比湖南好，有这样好的大学。"大学"二字就像吸铁石一样，紧紧把她吸住了。半工半读要什么紧？她又不是没做过事，只要有书读就行。

之骅喜形于色，对技术员说："我要去读书，这就去，只是这扁担、畚箕还要送到建筑队去。"

技术员说："我帮你带去，替你把借条撕掉就行。你早些去，学校

已招过生，早开学了。”

八

辛苦而平静的日子过了一年多，王家台也开始清理外来人口，大会小会动员不断。工作组的同志三令五申，说要是查到队上有外来人口，必定一追到底，后果自负。在如此政策攻势下，谁又敢胆大包天，擅自收留外来人口呢？

秋园刚刚对生活有了一线希望，哪怕整天累得直不起腰来也总是笑盈盈的，如今听说又要回湖南，有如惊弓之鸟，回想起那可怕的日子，真是喘不过气来。

陈大姐找到秋园，替她出了个主意。“梁家妹妹，你听我一句话，不要不好意思，我劝你在这里找个人家算了。”

秋园猛一听到这样的话，心中一炸，随即说：“我大儿子都当老师了，我还改嫁，岂不丢人！”

陈大姐说：“如今不是丢人不丢人的问题，最重要的是留条命在。现在不是回乡的时候，要回也要等以后。先在这里安下身来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”

秋园何尝不清楚：回去等于送死，自己没请假就跑出来（她这种四类分子是不会准假的），不饿死也得被斗死。

陈大姐又说：“王家台的书记，老婆死了好多年了，一直想找个合适的人。有个八十三岁的娘，还有个十岁的儿子。他当了十年书记，是个大好人，我劝你莫错过了机会。”

秋园将这事和赔三、田四说了。他们都同意，说只要不回湖南，在哪里都可以。由于时间紧迫，秋园无法先告诉子恒，这也成了她的一块心病：子恒毕竟是老大啊！

就这样，秋园带着赔三、田四成了王家的成员。

事后，秋园写信给子恒："我实在没办法，才走了这条路。我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你三弟和四弟，想让他们长大成人。你若认为为娘不好、丢了人，可以不认我这个娘，我不怨你、不怪你。要是你能体谅我的处境，仍记得我这个娘，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娘……"

子恒接到信，号啕大哭："……难为了妈妈啊，我可怜的妈妈！"

九

之骅一路问过去，只想快点到学校，可是她的脚好痛啊，每走一步都要咬下牙关。走了四五里路，经人指点拐上一座六七米长的木桥。木桥有一米多宽，是用很粗的木头拼起来的，桥墩也由粗大的树木做成，走在上面非常安全。河水清澈透明，阳光在上面洒下一层碎金，光芒刺目。过了桥，走上一段不长的斜坡，就到了学校。

"共产主义劳动大学"几个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走进学校大门，之骅激动得面红耳赤，听到自己的心在咚咚响，几乎要从胸腔里跳出来。

迎面碰到一个四十来岁、手里拿着本子的老师模样的人。之骅连忙拦住他，说："老师，你好，我想到这个学校来读书。听说报名时间已过，请老师破例收下我吧！"

那人说："我是这里的老师，也是负责招生的。"

之骅差点跳起来："唉呀，运气真好！一下就找对了。老师，你收下我吧，我会好好读书和劳动的。"

老师说："你跟我来，我还得了解一下情况。"

老师把之骅带到一个教室里，课桌干净而整齐，却没有一个人。

之骅说："老师，这教室怎么没学生上课呢？"

老师说："这个班本月上山劳动去了。你把手伸给我看看。"

之骅把手平直地伸出来。老师没说什么，他是看之骅的手有没有做过事。

学校有师范班、林业班、农业班、机械班和预科班。师范班学制一年，预科班五年，其他都是四年。

之骅说："老师，我要到师范班。我家庭困难，想尽快参加工作，请老师帮忙。"她暗暗算了算：学制一年，毕业时才十九岁，就能当个中学老师赚钱养家了，这多么好啊！真是苍天对她的厚爱。

王老师说："你下午就可以将行李拿来，尽快上课。"

之骅说自己没有行李，只有一身换洗衣服。王老师说："那还得去总务办替你借床被子。"

之骅兴高采烈地跟在王老师后面，借好被子，还领了四块钱。王老师把她带到师范班的女生宿舍，一切安排停当，当天就算入学了。

十

谢天谢地，秋园碰上的是个好人。

王成恩比秋园小三岁，中等身材，皮肤微黑，性情开朗，心地十分善良。结婚后，家中大小事情都交给秋园管理。

秋园除了做衣服，也喜欢出工，尤其喜欢收棉花和摘西红柿。

收棉花时，妇女们个个背个竹篓子，摘下棉花就随手丢到篓子里，边摘边畅快地聊天、开玩笑、拉家常。棉花统一堆放在队部的保管室里，像一座雪山，白得耀眼。

西红柿成熟的季节，成片的西红柿红彤彤地吊在枝上，被绿叶衬托着，真是妙不可言。一小会儿就能摘一大篮子，休息时就坐在地头大吃特吃西红柿，只是不能带走，结果一个个吃得肚皮鼓鼓的。

刚开始，秋园不那么喜欢西红柿，连一个都吃不完。可看大家吃得津津有味，她觉得不吃划不来，就霸蛮吃，还真吃上了瘾，越吃越好吃。

炎热的夏天，秋园吃罢晚饭就开始洗衣服。王成恩就拿张小凳子，坐在身边替她打扇，怕她热，也怕她被蚊子咬。

一次，秋园拆洗棉衣，王成恩也来帮忙。秋园留了五块钱缝在棉衣口袋里，口袋一拆，钱便掉了出来。她一时好像做了亏心事，支吾道：“这不是什么私房钱啊，不记得什么时候放的。”王成恩说：“你尽管留点私房钱，留得越多越好，我只要有饭吃、有衣穿就够了。”

八十三岁的王家婞驰对秋园也呵护有加。秋园做饭，婞驰就帮忙烧火。婞驰平时也不闲坐，有空就纺纱，纺出的纱又细又匀。她请人织成布，让秋园做成被套、床单、内衣，还一个劲地要秋园寄给子恒和之

骅。地道的家织棉布越洗越白，越洗越柔软。

王嫔驰和秋园一起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。后来，一场小病夺去了老人的性命，秋园伤心了好长一段时间。

王成恩的儿子叫王爱民，是个既调皮又可爱的孩子。他管秋园叫大大，进进出出一口一个“大大”，喊得很亲热。爱民和田四同岁，在一个班上读书，兄弟俩亲如手足。学习上，田四老拿第一，爱民也是第一——倒数第一。

秋园有时会拍拍爱民的屁股，以示警告：“不好好读书，只晓得玩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”他一点也不生气，还嬉皮笑脸地大喊大叫：“救命救命，大大打我了。”秋园满眼柔情地看着他，好生欢喜。

秋园做衣做鞋，爱民和田四总是一样的。兄弟俩打扮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，别人都说他们是双胞胎。

十一

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所半工半读的大学，上课一个月，劳动一个月。

之骅所在的师范班共二十个人，有高中生，有当过老师的，也有当过干部的……不知他们为什么跑到这里来读书。

学校门前有条河，每当太阳像个大蛋黄倚在山巅时，共大的学生便去河里洗澡，女生在上游浅水区，男生在下游较深处。

女生们手牵着手，穿着衣服，一步一步踏进河里，选好合适的地方就蹲下去。之骅从河底捞起细细的粉沙，擦着身子。当夕阳最后也最柔

弱的光芒被暮色遮住时，女生们双手抱在胸前，边笑边跑，冲进芦苇丛。芦苇在初秋的晚风中摇来晃去，她们从芦苇丛里出来时已穿戴整齐，手里拿着湿衣服，向学校走去。

上完了一个月的课，开始上山劳动，到青铜岭林场砍毛竹。沿着河往上游走，两岸的毛竹密密匝匝，随着每一阵微风的吹动，洒下无数金针般的光芒。五颜六色的小花羞羞答答地从毛竹的缝隙中伸出头来。走了足有上百里路，才找到大队部，队部主任热情地迎接学生们。

大家就在大队部安营扎寨，楼上住人，楼下做饭。之骅和一个女同学负责做饭、洗衣。早上四点钟就要起床做饭。她俩还有一个任务：下午五点去位于河尽头的货场替同学们验收毛竹。

砍毛竹的同学天不亮就要上山，上山根本没有路，要边走边砍出条路来。砍好的毛竹从山上拖到河边，扎成竹排，再放进河里。人站在竹排上，手中撑根竹子，使点劲，一阵隆隆的流水声，竹排顺流而下，气势倒是壮观。

山上的蚊虫小咬十分多，不出一个星期，大家就被咬得体无完肤，个个成了烂脚棍。江浙的同学一进山就水土不服，发冷、发烧、打摆子……几乎人人都会生病，每天都有五六个请假的。之骅这才明白王老师说的："好多同学干不了几天就会逃跑。"

十二

赔三在王家只住了半年。因为一下增加了三口人，王成恩负担很重，秋园考虑再三，就让赔三回了湖南，住在子恒教书的学校，在那儿读书。

秋园既是媳妇也是后妈，这个家被她调理得和睦融洽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，连年被评为模范家庭。于是就有许多公社开着拖拉机来请秋园介绍经验。别人请，她必去，说是不能辜负了人家的好意。

秋园当过老师，善言，讲话无需稿子。她总是说："我不是来介绍经验的，是来和姐妹们聊天的。"那一口带着北方口音的湖南话，真格好听。

渐渐地，秋园心情好多了，也许真是柳暗花明！

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，天气异常闷热，草木纹丝不动，躺在树荫下的狗吐出长舌头，喘着粗气。

田四这年十五岁，长得高挑、白净，漆黑柔软的头发剪得整整齐齐，唇红齿白，算得上是个美少年。

田四初中毕业了，这天要去学校拿毕业证书。他就读的马口中学离家七里多路，沿着笔直的河堤走去就是。河面不是很宽，河水碧绿碧绿的，微风吹过，波光粼粼。

田四有点激动，早上七点半就穿戴整齐了：白棉布衬衣，西装短裤，脚上是秋园亲手做的布鞋。吃罢早饭，他背着黄色帆布书包就要往学校去，才跨过门槛，秋园快步赶来说："把午饭带去。"然后将四个早晨蒸好的包子放进书包里。

田四说："要不了四个，有两个就够了。"

秋园说："肯定有没带饭的同学，你给他们吃吧。"

田四一脸兴奋，打了声招呼就走了。

下午三点左右，一个学生带着田四的书包找到秋园说："有个叫杨子平的初三同学在河里玩水一直没上来，只怕出了事，是一个在河边车水的老人讲的。"

秋园听了如五雷轰顶，边哭边喊："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四儿从来不玩水！"

但摆在面前的书包分明是田四的，"三好学生"奖状上写着他的名字，作文比赛的奖品上也明明白白写着他的名字，白棉布衬衣还是秋园亲手缝制的……哪会有错？

秋园呼天抢地地向河边跑去，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，膝盖上的血都渗到裤子外面来了。最后几步，秋园是爬过去的。她好似疯了一样，力大无比，没人拉得住她。

王成恩立马请了三条船打捞。船夫们弯腰曲背，拿着带铁钩的长竹竿一下一下在水中寻找，从三点多到六点多，仍未打捞上来。船夫们累得气喘吁吁、汗流浃背，坚决不干了。

秋园全身软得站不起来，趴在地上说："我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请你们行行好，再打捞一次。"

就这一下，一个船夫感觉钩到了东西，大家帮忙提上来一看，铁钩正钩着田四的裤子口袋。田四眼睛闭着，浑身滴着水，裸露的上身和腿脚被水浸泡了几个小时，白得耀眼。

秋园匍匐着向前扑倒在田四身上，叫道："儿啊，我的儿啊！"然后就昏过去了。

有懂点医的赶紧给她掐人中。好一阵，秋园才苏醒过来，又是一阵

捶胸顿足、号啕大哭。哭累了，便发出呜呜声，那声音在乡村的夏夜里使人不寒而栗。

过往行人和队上的人把秋园团团围住，个个眼泪巴巴，想出各种话来劝慰她："你儿子从来不玩水，是鬼把你儿子找去了。前几天也死了个十多岁的男娃子。你看他的腿还是跪着的，他不肯去，向鬼求情，但鬼就是不放过他。命该如此！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想开些。"

秋园哭道："阳间有恶人，阴间有恶鬼，逃过一劫又一劫，不知我前世造了什么孽，今生今世要受这么多苦难！"

月亮冰冷地挂在天上。月光下，大堤边一棵棵挺立着的树木此时都变成了面目狰狞的恶鬼，好像随时会扑过来把好人吃掉。秋园觉得自己是在做着长长的噩梦。

人们用门板抬着田四，王成恩背着秋园眼泪横流，爱民在一旁扶着。王成恩叨念着："是我没福气，留不住这个儿子。"

秋园撕心裂肺地痛哭，嘴里不停地念着："一个好好的儿子、一个好听话的儿子，上午高高兴兴地出去，下午变成这个样子回来。儿啊，你怎么要去玩水？你是从来不玩水的。你留下娘怎么过啊！要是我死一千次、一万次能换回你的命，我愿意啊！"她亲手替田四穿上最好的衣服，一遍遍用手摸着田四："一双新鞋还没穿过，四儿，你穿着上路，不会嫌小吧，你的脚长得好快。儿啊，你在路上慢慢走，妈妈随后就到。"

秋园一连几天不吃不喝，她无力号哭，只是默默地以泪洗面。

这一年，秋园五十多岁。少年丧父，中年丧偶，晚年丧子，人生三

大悲事都让她摊上了。

秋园一遍又一遍地想：难道真是命该如此？我跑来湖北原是为了活命，没有饿死，却还是淹死了，难道非死不可？这次是下定决心死的时候了，四儿死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

王成恩寸步不离地守着，连上个茅坑都跟着，秋园一时找不到机会。后来，她开始起床、吃饭，心里似乎踏实了：反正自己也要死了，跟随田四而去。

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，王成恩要去公社开个紧急会议，想带秋园一同去。

秋园说："你放心去吧，我没事的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想不通也要想通。"

王成恩说："你千万不要做傻事，在家里歇着，我一开完会就回来。"交代再三后才去开会。

秋园心想：这一天终于到了。

她选了几件最喜欢的衣服，想要像平常一样穿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地上路。洗罢澡，穿戴齐整，便找来根棕绳拿在手里。临了，想起来还要梳个头，决不能蓬头散发，便把乱发仔仔细细地抿齐在耳根。哪知眼睛刚碰到镜子，就望见里面有个女人，一根绳子从脖子上绕过耳边往上吊着，眼睛睁着，舌头伸得老长，鲜红鲜红的。

秋园一声尖叫："有鬼！"就往门外跑去。

坐在大门外，秋园仔细回想刚才的事。听说人一旦有了死的念头，

鬼就要跟着这人三天。“我想上吊，鬼就找来了，原来吊死的人是这般模样，真吓人。我死后也是这个样子，会吓着自己的亲人。”秋园将脚朝地面狠狠一跺，“我不死了，我一定不死了！鬼，你去吧！我想通了，就是不死了，你能把我怎样？我死了一个儿子，还有三个儿女。四儿死了，我痛不欲生，我死了，我的儿女也会痛苦不已。我要为他们着想，决不能给他们带来痛苦。我要活下去！”

十三

关于下放的消息已经传了好一阵子。林木丛生的校园就像一个巨大的蜂窝，嗡嗡嘤嘤地散布着下放的传言。下放比例，最初的说法是五分之一，随后开始每日更新，但最终数字尚未确定，第一批下放的名单就公布了。

之骅跟同宿舍的月娥要好。月娥脸上有一大块烧伤的疤痕。有一回，一只乒乓球滚到床底下，月娥举了根蜡烛钻到床下去捡。乒乓球被蜡烛点燃，砰地烧了起来，从此月娥左脸颊就落下了半边手掌大的烧疤。

月娥与之骅都有见不得人的东西。月娥的是她脸上的烧疤，之骅的则是她的出身。就像月娥无法掩盖脸上的烧疤一样，之骅也掩盖不了自己的出身。她们带着人人看得见的缺陷与耻辱在大庭广众下出没，无计可施。

月娥从不相信之骅的命运会比自己的更糟。在月娥眼中，哪个女子能比自己更不幸呢？她丑怪，男人跟她面对面都不想正眼看她。而杨之骅人俊俏，文化高，爱说爱笑。劳动间隙、吃饭时、睡觉前，月娥一遍遍地悄悄对之骅说：“一定不会有你的。下放怎么会轮到你呢？”

之骅失神地坐在床上，贴着墙壁的背脊一阵阵发冷。冰冷的泥墙在后面抵着她。绝望的墙壁。这校舍建在旷野当中，四周是共大学生自己开垦的农田，风像野狗似的四处乱蹿，窗棂被吹得哐当哐当直响，空气中飘散着浓郁的大粪味。她熟悉的气味。乡下的气味。她就是从乡下跑出来的，只要不再回到乡下，她愿意付出一切代价。

天亮以后，大家从一个个蜂窝般的房间里走出来，拥到墙上刚贴出的大红喜报前。红纸上一排排墨黑的名字像列阵的蚂蚁，那是第一批下放农村人员的名单。他们将走上“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”，作为共大学生的表率，下乡务农。

她的名字——杨之骅——是一片红色当中的三只小黑蚂蚁，在她心上爬啊爬啊，心被啮咬得空空荡荡，只剩一片凄惶。

作为知识青年，之骅下放到何家坝。

月娥来看之骅，还带了一张照片，指着上面一个穿黑色短袖衬衫的男子说：“这个人，你要是看得中，我就做个介绍。”

之骅对照片上那个豆粒大的脸很满意。等到她见到乔木林本人时，差不多就是一见钟情了。乔木林穿着照片上那身黑衣服，是府绸的，飘逸潇洒。之骅从未见过穿府绸衣服的男人。他身材瘦削，颧骨略高，算得上面容俊秀，言行有点木讷，看上去是个老实人。

乔木林的光棍生涯已有些年头了。他把别人用来养家糊口的薪水全部花在了自己身上，所以穿得起府绸衣服。工作之余，他打乒乓球、看电影、打扑克、到河里游泳一直游到入秋。

其实乔木林从前在篮球场上见过之骅。共大组织了男女篮球队，轮

流和本县各个工厂、机关的学校打比赛。之骅是女队队员，她个头不高却身手灵活，满场飞跑，像鸟一样轻盈，赢得了“小燕子”的称号。乔木林在场外观看时，留意过这只小燕子。

在月娥家再次见到之骅，她已是个下放到何家坝大队的知识青年。不过相隔一年，她脸上已笼罩了一层命运的晦暗之气。乔木林很熟悉这种气息，一眼就看了出来。

这年之骅二十岁，扎着两根及腰的大辫子，穿着白色衬衣和蓝色背带裙——她最好的一身装束，维持着女学生式的体面外表。但她内心绝望地知道，除了跟这个长相颇为英俊的陌生男人结婚，自己没有别的出路了。

十四

田四死后，秋园常常端起饭碗就发呆，怎么劝也吃不下几口饭。王成恩看在眼里，想着这事得有个盘算。

一日，王成恩对秋园说：“你来湖北，失去了一个儿子。看你如今这般模样，只怕自己的命也保不住，要丢在湖北了。若真这样，我真是对不住你。我最难的时候，你帮我撑起了这个家，把爱民带大。你老家有儿有女，现在是回去的时候了。回去了，有亲生骨肉陪伴，思子之痛会好得快一点。等你复原了，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不要来了，好好在家里度晚年。希望你听得进去我的话，我可绝没有赶你走的意思。”

“我不能回去。田四尸骨未寒，这一走，他地下有灵，还真以为妈妈丢下他不管了。”秋园说罢，大哭不止，又断断续续地说，“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也是你帮了我，让我过了一段好日子。如今你病恹恹的身子也需要人照顾，我放心不下你，不能做没良心的事。这事你以后再不要提

了。”

日子又年复一年地过下去。

王成恩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，又患了严重的哮喘，经常咳嗽不止，喘得嘴唇发紫，好像随时会透不过那口气来。秋园朝夕不离，悉心照料。后来住了院，一住就是三个多月，仍不见转机，最后连路都走不了了。王成恩执意要回家。秋园心里明白，人已病入膏肓，医生也回天乏术了。于是依了他，用板车将他拉回了家。

爱民为了生计，整日在外开车。秋园就每天用板车拉着王成恩去马口医院打针。有个小王护士也是王家庄人，她见秋园一个人天天用板车拉着病人实在辛苦，就主动上门来给王成恩打针。

病仍不见好。一日，秋园喂完药，王成恩伸出干巴巴的手拍拍床沿，说：“你坐下，我有几句话对你说。我的病，看样子不会好了，死是迟早的事。你一定要照我说的去做，否则我死不瞑目。等把我安葬完了，你就赶紧回老家，切莫拖延时间。媳妇不是盏省油的灯，对你不可能有感情。爱民虽对你好，但毕竟不是亲生儿子。等到人家赶你走，你就不值钱了。你回到老家，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去。”

好不容易讲完这许多话，王成恩已是上气不接下气。秋园硬是撑着，不让眼泪流出来。停了一阵，他又说：“人死如灯灭，你对我的好，我到地下也记得。只是我不能陪你再过些日子，如今这样只能拖累你，实在过意不去。想开点，少想点田四，少哭点。还有，家里东西你想要的都带走。”说罢，眼角有泪。

秋园定定地看着王成恩，故作轻松地说：“你想太多了，怪不得病总不见好，原来是思想在作怪。你放心养病，凡事都有我在。照顾你是

应该的，怎么能说是拖累呢？反过来，我病了，你也同样会照顾我。这是慢性病，好起来也要慢些。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也许哪天你爬起来，觉得一身轻松了，病就好了……”实在讲不下去了，一下哭出了声。

“快莫哭，这一阵还没咳一声呢。怎么小王还没来打针呢？”

“只怕是抽不出身，我拉你去吧！”

“我这样躺着舒服，一动又怕咳起来。还是你跑一趟，去跟小王说一声，上午不能来，下午也可以，不要忘记就是。”

“好，我快去快回，你躺着不要动啊。”

王成恩勉强微笑了一下，表示应承。

秋园急匆匆带着小王护士进门的一刹那，映入眼帘的是床边地上静静躺着的一个农药瓶子。秋园大叫一声，连忙扑到床上，一摸，还有余热。“还有救！还有救！”她连声呼道。

王成恩身体蜷曲，嘴边有呕吐物，显然死前经历过痛苦挣扎。

小王把手探到王成恩鼻子下方。“没气了，救不过来了。”

葬了王成恩，秋园去了趟邮局，给子恒拍了张电报：“王伯伯已故，速来接我。”

回到家，秋园对爱民说：“爱民，大大准备回老家了，是按照你爸爸的意思。大大年纪越来越大，以后会成为你们的负担。少个人就少张嘴，大大还是决定回去。”

爱民说："大大，我真舍不得你走，爸爸刚走，你又要走。爸爸交代过我，让我不要留你，怕以后我老婆对你不好。大大，你自己拿主意吧。以后，我会去看大大的。"

隔了一天，子恒就赶到了湖北。他在湖北住了两天，陪秋园去和队上的人告别。

秋园四十六岁去湖北，六十六岁回湖南。

爱民说："大大，我真舍不得你走，爸爸刚走，你又要走。爸爸交代过我，让我不要留你，怕以后我老婆对你不好。大大，你自己拿主意吧。以后，我会去看大大的。"

隔了一天，子恒就赶到了湖北。他在湖北住了两天，陪秋园去和队上的人告别。

秋园四十六岁去湖北，六十六岁回湖南。

第七章　归

一

一九七七年的一天，子恒兴冲冲地从二十多里路外的学校赶回家告诉赔三，高考制度恢复了，有高中毕业证或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的社会青年，不论成分好坏，都可以参加高考。他要赔三去公社报名。

赔三正在挖地，连头都没抬，说："考什么大学？一个初中生种了十一年田，连原来学的东西都丢光了，还考大学呢，莫去丢脸。"

子恒说："过两天，公社就办补习班。离考试还有两个月，家里的事你不要管，先去照个半身照，然后报名参加补习。你初中成绩那么好，记性又好，补习上两个月，再借些高中的书看看，或许就能考取。不管怎样都要去考。"子恒又说："你这会儿就起身，去换身衣服、照个相，后天好去公社报名。"

赔三仍是不情愿："还是算了吧，心里没点底。"

子恒说："不行，好不容易有了机会，怎么不去试一试呢？你快去换身衣服，衣服上好多泥巴。"

赔三说："懒得换，就这样去照，照得再好，怕也考不取。"

好说歹说，赔三去照了个半身照，报上了名。

在公社参加补习的第二天，文教办的一位干部把赔三从教室里喊出来："你不能参加高考，你是初中生，你父亲……"

赔三脸红道：“我晓得了，不考就是。”

赔三拖着一双灌满铅的脚往家走，十分沮丧。路过村里小学时，碰到了小学的鲁老师。

鲁老师问：“子恕，你参加补习怎么又回来了，舍不得几个工分啊？”

赔三把实情告诉了鲁老师。鲁老师一脸不平地说：“真是岂有此理！上面不是有文件吗？报纸上不也讲了吗？像你这类情况，完全可以报考。”

鲁老师经常跟赔三谈天说地，对他非常了解。鲁老师说：“你可以去告状，不让你高考是违反文件规定的。我敢肯定，全公社谁也没你知识底子厚。”

赔三说：“算了算了，这是天意。”

赔三生活上有些稀里糊涂、丢三落四。衣服、帽子、围巾常常不知丢在哪里。在田里做功夫，秋园会用搪瓷缸子给他送水解渴，每次都要交代一句：“记得把缸子带回来。”他十有八九是不记得的。

可赔三很会读书，记忆力也惊人。上学时，历史地理方面的内容很快就背得滚瓜烂熟，问起来没他不知道的。在基建队做小工时，技术员来计算土方，两三位数的乘法，往往技术员还没用算盘算出来，赔三就心算出来了。种了十一年田，赔三没学会犁田、耙田，却懂得科学种田。他连续多年担任队里的育秧员和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植保员。

星期天，赔三喜欢去县城的新华书店看书，就靠在柜台上翻阅。他看书很杂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童话、民间故事……什么都看。那些在

别人眼里枯燥无味的哲学、社会学、自然科学书籍，他也看得津津有味。

离开学校十一年了，现在高考恢复，凭成绩录取，这对赔三来说确实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世上的事还真有峰回路转的时候。过了很久，公社忽然捎口信来，要赔三去参加补习。原来有几个和赔三情况类似的人，与公社交涉了好久。因有明文规定，公社不敢马虎，便答应让他们参加考试，赔三也顺带沾了光。

此时离考试仅剩三天了。填报志愿时，赔三犯难了：填中专吧，年纪超过了；填大学吧，自己只读了个初中。最后，他硬着头皮在大专一栏写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补习机会来得太迟，哪怕三天三夜不睡觉，也才七十二小时。赔三抱着去补习班看看的心态走进教室，发现那些补习了两个月的同学个个斗志昂扬、摩拳擦掌。还有三天就要考试了，老师要他们放松放松。只见他们把那些做过的卷子丢得满地都是，毫不爱惜地在上面践踏。赔三如获至宝，塞了满满一书包回家，整整看了三个通宵，眼睛都熬红了。

政治他不怕，只要看一遍就记住了。高中的数学，他也粗通一些。至于语文、历史，就更不怕了。赔三忽然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信心十足，尽管两眼布满血丝，但精神十足。

考试那天，赔三穿得干干净净，一改往日总是低头走路的习惯，抬起头走在考生当中。

一行人早早来到了位于公社小学的考点。考生们聚集在操场上谈笑风生。大学多年没有采用考试选拔学生了，这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。赔三独自站在操场一角，将昨晚复习过的知识在脑中过一次电影。

开考的铃声响了。全公社共有两百多名考生，分坐在八间教室里，单人单座。赔三坐在靠墙最后一排，看着周围的考生，他又有些丧气。他们大都是历届高中生、应届高中生或民办教师，而他是个停学十一年的初中生、一个农民，考前只补习了三天。

赔三考取了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。

毕业以后，他成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。仁受在世时老说，教师与医生是最好的职业，不管哪朝哪代，总要有人教书，总要有人行医。很长时间里，仁受、秋园都是靠教书养家的。子恒教了一辈子书。赔三也加入了这个队伍。

二

之骅拖着七个月的肚围去河边洗衣服时，背影还像个小姑娘。清晨洁白而浊重的浓雾像一张巨大的鱼网覆盖了前方的道路，她在没有空隙的雾中穿行。她一只胳膊挽着盛满衣物的木桶，另一只手拿着搓衣板和棒槌，这些陈旧的木制家什散发着和生活一样暗淡的气息。

之骅在河边停了下来，雾大得什么也看不见。那是十月的浓雾，夹带着初起的侵人的秋气，一种寒冷寂寞的气息就那么不由分说地铺满了整张河面。她终于站到了那块熟悉的青石板上，困难地蹲坐下来。对七个月的孕妇而言，这是个高难度动作。她小心翼翼地蹲坐着，把衣服一件件从桶里拎出来，浸到河水里，再铺到搓衣板上，一下一下地捶打起来。

砰——砰——砰——，沉闷而响亮的敲击声沿着河面辐射开来，又被浓雾吞吃进去。二十二岁的之骅坐在河边浣洗衣衫，只有孤独的敲击声陪伴着她。浓雾渐渐散开，清澈的流水显现出来了，不远处村子的轮

廓显现出来了。这是县城边缘一个极小极小的村子，散落着七八户人家。

就在她洗完衣服收拾好木桶、棒槌、搓衣板准备回家时，忽然一阵头晕眼花，脚底下的青石板开始摇动，她仿佛不是站在石板上，而是站在一堆浮动的絮状物上。刚才的浓雾此刻似乎聚拢在脚底，她一头栽进了雾里。

河水不深，水流也不湍急，可那刺骨的寒冷伴着恐惧一起袭击着之骅的肉体。她挣扎着重新爬上青石板，挣扎着挽起那桶沉甸甸的衣服，另一只手拿着搓衣板和棒槌，蹒跚着往村里走去。

快到家时，碰到了房东麦芽。麦芽是三个孩子的妈妈。这个好心的女人大惊小怪地夺下之骅手里的东西，帮她脱下又湿又重的裤子，把她赶进被窝里。

麦芽很快就用粗瓷碗小心翼翼地端了一碗东西进来，是为中秋节备下的劣质烧酒。她把酒端到之骅跟前，让她喝下去。之骅浑身哆嗦，嘴唇青紫，毫不犹豫地一仰脖灌下一大口烧酒，心中立即有一团火砰地烧起来。

这酒还派上了另一个用场。

当晚，之骅腹痛如绞。她抱着肚子，先是克制地呻吟，继而满床打滚，身下有液体汩汩流出——羊水破了。

“要生了要生了，这才七个多月就要生。”麦芽一边唠叨，一边赶紧叫她丈夫去大队部给乔木林摇电话。乔木林在县城医院工作，离村子有二十多里地，只有星期天才回家。

之骅完全被疼痛这个魔鬼攫住了。她牙齿咬得咯咯直响，双手紧紧拉住床栏，左翻右滚。老朽的木床经不起她疯狂的力气，摇得几乎散了架。她从床上滚到地上，被麦芽连推带拉地弄上床，又滚了下去。

她声嘶力竭地大喊："妈妈，救救我啊，我要死了！妈妈，救救我啊，我要死了！"疼痛每过几秒就凝聚成一个波峰，然后缓缓过渡到波谷。之骅在疼痛的峰谷间跌宕，后来也没有波峰波谷了，只有一种持续而疯狂的疼痛。

就在之骅抓住麦芽的衣裳用力一扯，所有纽扣硬生生迸脱的瞬间，一个瘦弱的女婴也坠地了。由于在母亲腹中挣扎了太久，她几近窒息，落地时喑哑而沉默。麦芽经验丰富，她迅速剪断脐带，用粗瓷碗里的烧酒简单地消了毒，然后拎起女婴的脚倒提着，对准脚底板啪啪啪地接连敲击了十几下。

哇——哇——，女婴终于发出了细小的哭声。

麦芽松了口气："好了，能活了。"

乔木林带着县医院接生的医生赶到时，之骅的第一个女儿已经呱呱坠地。之骅静静地闭着眼睛，头上栖落着黄豆大的汗珠。从此，她成为一个母亲——如同秋园，如同世世代代的女子。

之骅一共生了三个孩子。孩子们很小的时候，她就告诉他们："长大以后，你们要读大学。"

秋园也好，之骅也好，这一生总是想上学而不得。之骅老对孩子们说，她这辈子就是没有念够书。

后来，之骅的三个孩子都上了大学。

三

赐福山的老屋傍山，山边有株参天的香樟树。曾有人愿出一千元买这棵树，秋园拒绝了。这棵树若伐倒，老屋可能也就塌了。秋园在坪前种了两棵芙蓉，春天会开出硕大的粉白色花朵。旁边搞了个橘园，种了十几株橘树。橘树肯结果，一到季节，枝头就缀满青绿的果实，但往往等不到成熟转黄，一夜之间就被人摘光了。一家人几乎没尝过橘子的滋味。

老和尚早就去世了。

他赖以生存的菩萨在“四清”时被砸烂了，好不容易偷偷摸摸留下一个尺把长的木雕菩萨。他把观音菩萨藏在楼上，自己也睡在楼上，楼下是灶屋，一把木梯子上下。上楼时手里举着菜油灯——小碟子装了菜油搁在竹筒上，碟子里有一根棉纱做的灯芯——幽幽的灯光随着上楼的脚步一晃一晃，照得屋里半明半暗。六十好几的人，视力又差，上次楼很不容易。

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楼上有菩萨，每每等到夜深人静，大家都进入梦乡，老和尚才起来敬菩萨。他敬菩萨是受过专门训练的：叩头时，左脚朝前跨出半步，右腿跪下，先是一声乒，隔一会儿，连续两下乒乓，很有节奏感。乒乓、乒乓……头重重磕在地板上，静夜听起来格外响亮，就这样磕到天明。时间长了，他额头上留下了一个酒杯大的包。

老和尚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常常两腿发软，无法爬楼。一天，他把被子丢下来，就再没上过楼了。

灶屋里有个用泥砖砌成的灶。灶边一个角落里堆了许多干草和树

叶，用来烧火做饭。另一个角落里堆着一大堆从灶膛里扒出来的灰，旁边放着一只大尿桶。床在灶屋门后，上面垫几捆稻草，再放上一床被子，就是他的铺盖了。吃喝拉撒睡全在这灶屋里，屋中脏乱，臭气熏人。他没把菩萨搬下来，怕得罪菩萨。

老和尚两眼深陷，无精打采，每日在村子里慢慢悠悠地走路。

有一天，他突然开始拉肚子，一天要拉上十几次。又过了几天，不见他出门。有人去灶屋看，发现他已经死了。他得的是急性痢疾。

队上的干部去清理老和尚的遗物，发现了一张遗嘱，字写得七歪八扭、模糊不清，大意是他死后，请把他放在禾坪里，堆上柴火将他火化。难怪他有一大堆柴却不舍得烧，此外连米都没有一粒，真不知他有多少天没吃饭了。

三十多年后，村子里传得沸沸扬扬，说是老和尚果真上了天、成了神仙。还有人说看到他驾着祥云来到赐福山，来看庵子里。但究竟是谁看到就不得而知了。

四

秋园去村里一户人家吃喜酒，刚进屋就看到小泉和一伙人坐在一张八仙桌前，人群中传来阵阵惊呼，不知正看着什么热闹。秋园轻轻走过去，看到人王正在八仙桌上表演。

八仙桌一米见方，桌面下方四边都有横梁，横梁与桌面有十七八公分的距离，中间有两根直梁把桌下的空间分成四格。人王就在这格子里钻进钻出，身轻如燕，赢得一片喝彩声。

秋园轻轻走到小泉旁边坐下。小泉太专注，没发现身边有人，倒是

秋园把小泉看了个仔细。小泉的头发干枯萎黄，眼角的扇形皱纹又深又多，好似刻上去的，昔年的光洁明艳已经荡然无存。

秋园碰了碰小泉的手。“梁老师啊！”小泉转过身，一声惊呼，萎黄的脸上显出激动的红晕。她见了亲人一样，拉起秋园的手。两人离开人群，走到坪里。

秋园说：“叫人王出来吧，这么一个小身子，要来耍去也蛮累的。我都看了一会儿，未必非要让别人开心好久不可。”

小泉说：“好，我去把她叫出来。只有你梁老师才会讲这种话。我带人王不管走到哪里，人家就是要她钻桌子、翻跟头。”

人王被小泉牵到身边，秋园摸了摸她的头。仍是那么稀稀疏疏几根头发，身子长大了些，黄而细腻的皮肤有了些许光泽，两个酒杯大的小奶子撑起薄薄的红色小褂子，下身着蓝裤子，脚上是双绣花鞋。干干净净的，看得出是经小泉精心打扮了的。

小泉小声说：“人王做大人了，和我们一样，一月一次，一点点。”

秋园说：“小泉，把这孩子带大不容易啊！你居然把她带大了，你是个好妈妈。我觉得你瘦了些，日子过得还好吗？两个媳妇对你好不好？”

“梁老师，我瘦了蛮多啊，你想不到我有多累。两个媳妇都不喜欢人王，嫌丢了她们的脸。我虽是做婆婆的，可因为人王，在她们面前也做不起人。原本给人做衣能赚几个钱，现在她们两个一出工，细伢子全丢给我，还觉得我没带好。细伢子一哭，她们就非要问出个子丑寅卯来。梁老师，你说细伢子哪里能不哭一下？帮她们带了，不但冇有功

劳，连苦劳都冇有，气都气瘦了。”

“要不分开来，你带着人王和国臣过。”

“家是早就分了，但等于没有分。她们要赚工分，我能不带孩子吗？我不是不愿带孩子，就是不想看她们的脸色。两个崽对我都好，两个媳妇就整天担心我替哪个做多了，替自己做少了，吃了亏。别人说媳妇难当，我做媳妇倒冇受一点气，想不到当了婆婆却要受气。梁老师，你不知媳妇看人王的那种眼神，才叫人难受啊！”

“想开些，凡事别往心里去。人王有你和国臣疼就够了。不是她们身上掉下来的肉，自然就不喜欢。”

“梁老师，今天碰到你也是我的运气，把心里话都讲出来了。你又这样开导我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邻里之间是不能讲媳妇的事情的，怕惹是生非。整天放在心里想呀想，越想越气。”

“小泉，你比我强，你还年轻，经得起折腾。年轻就是本钱，放宽心过日子。身体好，就尽量多帮她们做事，一家人也分不出个彼此。实在做不得也冇办法，总不会把你吃掉吧。”

“梁老师，经你这一讲，我也想通了，不气了。能做时尽量做，真是不能做就不做了。不怕，还能把我吃了不成！”

说罢，两个人都笑了起来。就这样絮絮叨叨讲到上桌吃饭为止。

一晃，距那次吃酒已经过去了两年多，秋园再没遇到小泉。

一日，小泉忽然到家里来了。秋园仔细打量她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小泉比上次见面又差多了：缩着身子，面容愈加萎黄，嘴角两

旁的肌肉无力地松垂着。

秋园说："没带人王来？"

"梁老师，我就是特为来告诉你，人王走在我前面了。"小泉说着，嘴一瘪就哭了起来。

秋园递上豆子芝麻茶，说："小泉，不伤心不伤心，赶快喝口热茶，暖暖身子。"

小泉抽泣着接过茶，啜了一口，捧着茶杯就发起呆来。两人沉默了一会儿。

人王是双抢[22]时掉进水缸里淹死的。

当时，媳妇和崽，还有国臣都要到田里去，打禾的打禾，栽禾的栽禾。小泉在家要煮几口人的茶饭，还要洗衣、喂猪、晒谷、带细伢子……忙得像个陀螺满地转。人王整天拿根比自己还长的棍子，站在坪里赶鸡，防鸡偷谷吃。这边赶走了，另一边又来了，连吃饭时都要守在一旁看着。有只大公鸡欺负人王个头矮小，谷也不吃了，要啄人王碗里的饭吃。人王就手忙脚乱地跟大公鸡抢饭吃。这场面小泉见过一次，心酸得不行，把那公鸡追打出好远。

那天，太阳实在是毒，地都晒得要冒烟。小泉到另一个晒谷坪翻谷去了。人王大概口渴了，桌上的冷茶她够不到，就去水缸里舀冷水喝。偏偏那天没挑水，只剩下小半缸水，人王舀不到，就踮起脚使劲去舀，结果一头栽到缸里去了。

小泉翻谷回来，看到一群鸡在悠闲地吃谷，人王不知到哪里去了。

小泉边喊边寻，后来才在缸里找到她。人已经没气了。

小泉讲完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秋园说："小泉，快不要哭了，你自己都瘦得不像样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还是活人要紧。这几十年，人王跟着你，冇享到太多福，总也冇受太多罪。不是你那么耐烦，人王根本活不成人。如果你死在她前头，她才叫可怜呢，连个替她赶公鸡的人都冇得。小泉，你不要觉得不中听啊，人王走了也好，早点去投胎，下辈子做个正常人，成家立业，那有多好。"

小泉说："梁老师，你讲的道理我懂。其实人王这副模样活在世上蛮作孽。就是这么些年带亲了，舍不得。我经常想起她那个可怜的小身子，想想心里就痛，就要哭。"

秋园说："小泉，生死有命，只好少想点，让人王安心去投胎。"

秋园劝慰地摩挲着小泉的手。那手掌粗糙，满是深深的纹路，里面全是做活留下来的色素，永远洗不掉，是一种洁净的丑陋。

五

秋园七十多岁时依然步伐矫健，喜欢自己出门买个东西或办点事情。黄土路一到雨天便湿漉漉、粘答答的，一踩一脚泥。可秋园喜欢去塘里洗东西。凡是自己能做的事，决不等孩子们回来，这是她的信条。

子恒和赔三陪着秋园一起住在赐福山老屋。兄弟俩一大早出门，去各自学校教书，下午五点多才能到家。他们总是跨进大门就喊："妈妈！妈妈！"要是秋园答应得慢了点，弟兄俩便会惊慌失措，到处寻找。秋园看到兄弟俩回来了，自是高兴异常，麻利地泡上豆子芝麻茶，

送到儿子手中。

赔三结婚后，每周五回自己家里住一晚，周六上午赶回老屋，换子恒回自己家。周日晚上，兄弟俩又齐聚老屋，周一早上各奔学校。

尽管兄弟俩如此辛苦地来回，秋园仍要一整天一整天地守着山林深处这一栋屋子。如果没人在屋前田头做事，老屋里就静得只剩下风。

子恒和赔三在学校里也提心吊胆，担心秋园独自在老屋有什么意外，比如洗衣服掉进塘里之类。

子恒曾经提出一起住在学校里，可秋园不同意，她不愿自己什么事都不做，要儿子养着。她找队上要了两丘田，请人种着，让兄弟俩出点工钱，每年能打十来担谷，根本不用买粮食。蔬菜也自给，偶尔买些荤腥。秋园觉得这样挺好，没给兄弟俩添负担。

五十六岁那年，子恒决定提早退休，来老屋陪伴秋园。

子恒退休在家，除了和秋园做伴，也砍柴、种菜、写字、看书。老屋后面是个山坡，长满了灌木和低矮的松树。子恒想在山上栽几棵竹子，以后编个篮子、簸箕之类，就不用向人买了。再栽上一两棵枫树，枫叶红的时候很好看，能让老屋活跃些，免得僧气十足。

子恒问人要了棵根部很大的竹子，把竹梢砍掉，用稻草包上砍掉处，栽在屋后山上。又栽了两棵小枫树。第二年，山上长出三棵好大的笋子，然后变成三棵大竹子。几年后，老屋成了青山立其侧，竹林立其后。枫树也有一人多高，巴掌大的叶子，秋天便红艳艳一片，在阳光下闪着光辉。

老房子依山而建，不断有竹叶和枫叶飘落在屋顶上。站在山顶望

去，黑瓦上铺陈着红的枫叶、绿的竹叶，着实好看。可这些叶子盖住了屋上的瓦，妨碍了水流的畅通，一遇刮风下雨，屋里就到处漏水。一年总要请好几回泥工上屋顶扫树叶和捡漏[23]，成了空前的大麻烦。

一日，子恒扫地。弯腰扫到秋园床底时，竟然发现那儿生出两棵竹笋，一般大小、高矮，似双胞胎样长在床底下。子恒觉得好笑，忙叫秋园来看。“这竹子生命力真强，从山上地底下钻进房里，花了多少力气。要是它们知道自己会成为盘中餐，绝不会贸然行事。”说完，子恒将床铺搬开，挖出笋子，笋块雪白、脆嫩。

那年之骅回家，吃到了没见过阳光的笋子，但没能喝上鸡汤。秋园养的十三只鸡又被偷了，仍是挖墙脚进来。

六

八十九岁那年，秋园平地跌了一跤，胯骨跌断了，只能仰面朝天躺着。

她疼啊、疼啊、疼啊……没有了肉，只有骨头，那一把疼痛的碎骨。骨头抵着床垫很不好受，她不停地让人给她换姿势。每搬动一下，她便疼得像一只吱吱叫的小鼠——被捕鼠夹和疼痛夹住的、皱缩绝望的小鼠。

子恒和赔三抬着她去了医院，想接好她的骨头。可是接了又断。他们又冒险把她搬上车，送到省里最好的骨科医院。那儿的医生只肯开药，不肯接骨，担心在骨头接上那一瞬间，她会疼得晕死过去，再也醒不过来。

之骅赶回老屋，每天精心照料秋园：抚摸她的身体以减轻痛楚；小

心翼翼挪动她的身体，以免生褥疮；实在疼得厉害就喂服安眠药，让她昏昏睡去。后来，秋园神志不那么清醒了，对之骅说：“你是谁啊？何里对我这么好？”

那个酷热的夏天，秋园不安地死去了。

先是喉头涌上一阵痰，急剧地喘咳，然后奄奄一息地平缓下去。最后一刻，她突然睁大眼睛，看了她的孩子们一眼——长大了的孩子们正立于床头，守候着她的死亡。

这就是她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眼。就这样，秋园带着她的碎骨、她骨头里的疼痛、她的最后一眼，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整理遗物的时候，之骅在秋园的棉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

一九三二年，从洛阳到南京

一九三七年，从汉口到湘阴

一九六〇年，从湖南到湖北

一九八〇年，从湖北回湖南

心翼翼挪动她的身体，以免生褥疮；实在疼得厉害就喂服安眠药，让她昏昏睡去。后来，秋园神志不那么清醒了，对之骅说：“你是谁啊？何里对我这么好？”

那个酷热的夏天，秋园不安地死去了。

先是喉头涌上一阵痰，急剧地喘咳，然后奄奄一息地平缓下去。最后一刻，她突然睁大眼睛，看了她的孩子们一眼——长大了的孩子们正立于床头，守候着她的死亡。

这就是她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眼。就这样，秋园带着她的碎骨、她骨头里的疼痛、她的最后一眼，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整理遗物的时候，之骅在秋园的棉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

一九三二年，从洛阳到南京

一九三七年，从汉口到湘阴

一九六〇年，从湖南到湖北

一九八〇年，从湖北回湖南

代后记　解命运的谜

章红

第一次去赐福山——那个被我妈妈称为“庵子里”的地方，我只有七岁。妈妈带着姐姐、我和弟弟坐在运送毛竹的卡车车厢里，绿色油布搭成车篷，看不到天空，但车厢尾部是敞开的，顺着戳出去的毛竹，可以看见道路和两边的青山疾速朝后退去，无止无休。

路上的弯道相当多，一会儿一个急弯，我们被甩来甩去，在毛竹上东倒西歪，爆发出一阵阵惊呼与笑声。我们乐此不疲地数着究竟有多少个弯道，困了就在毛竹上睡一会儿，就这样被免费运到了湖南。

能够不花钱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该怎么描述我们那时的穷困呢？一天晚上，妈妈决定带我们去看电影，可是左算右算，怎么着都差两角钱。妈妈发动我们爬进床底下，搬开衣柜、碗柜，搜寻枕头下面、抽屉角落各处，期望会有不经意落下的两角钱。噢，没有，没有。最后，妈妈向邻居借了两角钱，我们高高兴兴去看了电影。

回想起来，妈妈那时大概三十多岁。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，她已经一遍遍同我们说起：“等你们长大了，要读大学。”在那个小县城，连老师都不大知道大学这回事呢。

这本书是我妈妈写的，她就是文中的之骅。写好后我帮她录入电脑，起初在天涯社区连载，算起来那竟然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。如她自序中所言，这是一部在厨房里完成的书稿。说来奇怪，我每次写点什么都非常困难，好像无时不在写作瓶颈中。但妈妈写起东西来就像拧开自

来水龙头，随开随有，文字顺畅地从笔端流出。我想，那是艰辛生活给予她的馈赠。

书中的秋园是我外婆。外婆讲话柔软、缓慢，清爽文雅的外形也区别于大多数乡下婆婆。她早已认湖南是故乡，认庵子里是终老之地，可是到老她仍像一棵异地移栽的植物，带着水土不服的痕迹。

现在还留存在我脑海里的画面，是外婆穿着浅灰色立领偏襟棉布褂子，一手举起蒲扇放在额前略挡太阳，那双裹了又放开的脚咚咚咚走在乡村土路上，带着我们去走人家。每到一户人家，我们就饮上一杯豆子芝麻茶，豆子芝麻炒过后喷香，茶里还会加一点点盐。

最后一次见到外婆，我三十多岁，已是一个女孩的母亲。外婆已八十八岁高龄，她依然清瘦文雅、头脑清晰，但活力明显减退，话变得很少，安安静静的。

庵子里就跟小说中描写的一样，并排三间平房，门前有个大晒坪，右侧是个小橘园，左侧挺立着一株高大的香樟树。

一行人离去时，外婆送我们到晒坪。那是五月，门口两棵树正繁花满枝，花朵粉白，花瓣繁复。

“好漂亮啊，这是什么花？”

“这是芙蓉。”一直安安静静的外婆显然很高兴回答我这个问题，她牵过我的手，指着不远处的山崖，语气中满满的遗憾，“如果你们早来半个月就好了，四月那崖上都是杜鹃花，好看得很。”

八十八岁，依然为我没看到山崖上的杜鹃感到惋惜。

“外公那个斯文劲啊、那个爱干净啊，我们出门，他都要拿把衣刷子追出来，从上到下把你刷个遍……”这是妈妈反复跟我们讲的细节。每当她讲起外公，我就觉得她变了——从一个操劳的、疲倦的妈妈变成了一个满怀崇拜与依恋的小女孩。

关于从未谋面的外公，我知道他爱干净，性情柔和，走路都怕踩死蚂蚁，一生没有做过恶事，写一手好字，不擅农事，是个书呆子，心地尤其良善……我没能见到他，因为他一九六〇年就死于饥饿，去世前后全身肿得亮晶晶的，肚子大得裤子都系不上，用书里的话说就是，像个“阔佬”。

然而，关于外公的印象毕竟是轻浅的，隔着死亡这一距离，我们安全地听着他的故事，多少像对待一个局外人。

后来，年近古稀的妈妈开始动笔写她的自传体小说。阅读小说时，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拉进一个家庭残缺不全的历史中，那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家在时代大浪中载沉载浮、挣扎求生的过程。我惊讶地发现，这个家是靠一位裹过脚的母亲和她不幸而早慧的女儿撑持起来的。

贫穷、饥饿、歧视、无望每天都在侵蚀着这个家庭，乡村在此时显现出残忍与恶意。之骅意识到这种生活的绝望，选择逃离乡村。依靠动物觅食般的本能，她来到一个偏远的小城，求学、落户、嫁人，开始建立自己的生活。但生活的基调并未改变，她穷尽半生所追求的，依然仅仅是能够活下去。

外婆去世时，我去湖南参加了葬礼，陪伴妈妈把外婆生前喜爱的衣服一件一件放入棺木。在一件衣服的口袋里，我发现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一些年份和地点——外婆记下的最简略的生平，最后两行是：

一生尝尽酸甜苦辣

终落得如此下场

她用这两句来形容自己的一生。我想起福克纳的小说《我弥留之际》里，艾迪的父亲常说的一句话：“活着的理由，就是为了过那种不死不活的漫长日子做准备。”

我见过非洲大草原上的牛羚横渡马拉河的情景。对牛羚来说，它们的命运就是渡过马拉河，河水会让它们一再跌倒，只要意志力稍微退却，可能连求生的意念都会放弃。

外婆、妈妈这些被放逐到社会底层的人们，在命运面前显得如此渺小无力，仿佛随时会被揉碎。然而，人比自己想象的更加柔韧，她们永远不会被彻底毁掉。当之骅——我的妈妈——在晚年拿起笔回首自己的一生，真正的救赎方才开始。

一生尝尽酸甜苦辣

终落得如此下场

她用这两句来形容自己的一生。我想起福克纳的小说《我弥留之际》里，艾迪的父亲常说的一句话：“活着的理由，就是为了过那种不死不活的漫长日子做准备。”

我见过非洲大草原上的牛羚横渡马拉河的情景。对牛羚来说，它们的命运就是渡过马拉河，河水会让它们一再跌倒，只要意志力稍微退却，可能连求生的意念都会放弃。

外婆、妈妈这些被放逐到社会底层的人们，在命运面前显得如此渺小无力，仿佛随时会被揉碎。然而，人比自己想象的更加柔韧，她们永远不会被彻底毁掉。当之骅——我的妈妈——在晚年拿起笔回首自己的一生，真正的救赎方才开始。

[1]升筒，量米的竹筒，直径约两寸。

[2]光洋，银元的一种，民国时期主要流通货币之一。

[3]娭毑，方言，年老妇女。

[4]老倌，方言，老年男性。

[5]爹爹，方言，祖父。

[6]咯，方言，这、这么。

[7]当时较大规模的乡村小学才设有六个年级，叫作完全小学，简称完小。

[8]妹娌，方言，女孩、女儿。

[9]纸媒子，用纸搓成的条状物，即纸捻子。

[10]稀里，方言，垃圾。

[11]打磨头，方言，受罪。

[12]毛把钱，方言，一角多钱。

[13]荒货，废品。

[14]两万块，相当于如今的人民币两元。

[15]劳慰，方言，谢谢。

[16]尿火虫，方言，蚯蚓。

[17]烧火土灰，将草皮铲成一堆，其下挖洞，再将枯枝败叶塞入洞中，随后点火烧至成灰。冷却后的火土灰一般用作肥料。

[18]革新饭，在蒸熟的钵子饭里掺点水，再蒸一次，以增大其体积。

[19]鸡婆树，方言，矮矮的松树。

[20]狗钢刺，即八角刺，其叶片边缘长有刺齿。

[21]籽，方言，黄芩的籽实。

[22]双抢，抢收和抢种水稻。

[23]捡漏，清除烂瓦，补上新瓦。